《柳殘陽小說專輯之63》



《柳殘陽小說專輯之63》

索命鞭



《第二冊》

柳殘陽小說專輯之63

索命鞭

第二冊 柳殘陽著

合成書局總經銷

索命鞭

柳殘陽

小說專輯 63

《第二冊》

合成系列

合成書局 總經銷

封面封底 本公司編輯部設計

題字/集古名家書帖

索命鞭

柳殘陽

第二冊

柳殘陽小說專輯

書名	冊數	定價
修羅七絕	二冊	320元
幻劍毒刃	一冊	160元
雷之魄	三冊	480元
邪神門徒	三冊	480元
如來八法	二冊	320元
星魂	二冊	320元
血斧	二冊	320元
竹與劍	二冊	360元
大龍頭	三冊	480元
劫後恩仇	二冊	360元
金鵰盟	一冊	160元
蕩魔誌	三冊	480元
渡心指	三冊	480元
霜月刀	三冊	480元
大煞手	三冊	480元
神手無相	三冊	540元
梟中雄	三冊	540元
梟霸	三冊	540元
拂曉刺殺	二冊	320元
十方瘟神	二冊	320元
剪翼	一冊	160元
傲爺刀	三冊	480元
傷情箭	一冊	160元
銀牛角	三冊	480元
千手劍	三冊	480元
七海飛龍記	三冊	480元
五嶽風雲	三冊	480元
斷刃	二冊	360元
天山劍寒錄	三冊	480元
血煙劫	三冊	480元
天魁星	二冊	320元
鐵血俠情傳	三冊	480元
鷹揚天下	二冊	320元
煞威棒	一冊	160元
山君	一冊	160元
瀝血伏龍	一冊	160元
火符	二冊	320元
鳳凰羅漢坐山虎	二冊	320元
烈日孤鷹	三冊	480元
鐵脚媳婦	二冊	320元
漢江刀聲	二冊	320元
血刀江湖載酒行	一冊	160元
天寶誌異	四冊	620元
俠盜如來風	二冊	320元
血魂山之誓	三冊	470元
閻王梭	三冊	480元
血魄忠魂困蛟龍	三冊	510元
忠義江湖	四冊	640元
青龍在天	三冊	480元
生死鎚	三冊	480元
怒劍狂火	三冊	480元
鐵面伕心	三冊	480元
牧虎三山	三冊	480元
金家樓	三冊	480元

他躍起長嘯一聲，道：

「好厲害的陣法。」

那激烈的嘯聲穿空而起，震得四週草木簌簌而響，他身子如射向空際的彈丸，超越這八個番僧的頭頂，那揮洒的劍如一片銀幕般的飄落。

阿布拉吼道：

「小心。」

但，阿布拉的叫聲雖然很快，可是鐵無情那玄秘的快劍，已乘他們八個番僧尚來不及應變的剎那，一劍已穿在一個紅衣番僧的胸前，在血光伴著慘叫聲中，鐵無情的身子絲毫不停，又是一劍揮去，只見兩個龐大的人影落地，又死了兩個。

八蟻陣少了三個，頓時潰不成形，已失了威力。

阿布拉面若死灰，顫聲道：

「你這是什麼劍法？」

淡淡一笑，鐵無情道：

「王者秘劍……」

阿布拉大惊失色道：

索命鞭

著　者：柳殘陽
出版者：大美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發行人：張銘森
發行所：合成書局
總經銷：合成書局門市部
台北市重慶北路一段83巷27號
電話：5417597
郵政劃撥帳號：第0110066－2號（合成書局收）
印刷廠：欣泰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台北縣三重市長壽街33巷1號
電話：9722754
美州加拿大總經銷　泛亞書局
PAN ASIAN PUBLICATIONS
69 Blue Eagle Trail
Agincourt, Ontario M1V 1K6
TELEPHONE (416) 292-7544
CANADA
定　價：新台幣：壹佰陸拾元
美　金：7元2角
港　幣：30元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六月初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一二六六號
郵購八折優待　郵票通用

「你是王者之尊的傳人？」

點點頭，鐵無情哼了一聲道：

「不錯。」

阿布拉直氣的仰空大笑，笑的全身直抖，全身衣衫都隆隆鼓起，說是笑，倒不如說是哭，自家的十個兄弟，眼見已去了一半，這是他想都沒有想到的事情，憑金輪法王那塊金字招牌，親手訓練的十名弟子，居然連著死傷五個，這種結果只怕連金輪法王都始料不及。

阿布拉吼道：

「我們會報仇……」

字音在舌尖上方逝，人已帶著剩下的四個師兄弟向外飄去，眨眼間，已翻出數丈，行動當眞快速。

屠一刀厲聲道：

「別放過他們……」

他似乎已恨透了這些番僧，提起身子疾速而去，遠處殺聲不絕，鐵無情雙目清朗如星，朝前一望，道：

「快去。」

於是，數道人影如晴空疾電般的飛馳著——

蝎子和錐子兩股人已會合在一起，但他們所面對的敵人太強了，雪飛狐手下果然還有兩下子，一下子便阻止了雙方面的攻勢，錐子和蝎子久攻不下，心裡俱是焦急不已，他們不信雪飛狐有這麼大的力量，當他們受到頑強抵抗之時，他們發現，那個指揮的人—金輪法王，他身著一襲黃色袈裟，站在那裡穩當的指揮著那群漢子，很有自信的環顧著全場，似乎很有把握掌握著全局——

蝎子怒聲道：

「宰了他……」

兩個人似乎是同一個心意，雙雙拔起身形，自左右向金輪法王撲去，金輪法王早已預料會有這種結果，瞄了兩人一眼，道：

「你倆功夫很好，如果跟了本法王，我保證你倆會更有前程，如果你倆自以爲功夫不錯，妄想和本法王動手，嘿嘿，你倆往後只怕很難再有風光的日子了。」

一劍劈出，蝎子厲聲道：

「放屁。」

他早已聽過這位番僧的大名，深知此人功力厲害，出劍盡量講求個快字，那一劍如空中的電

光一閃，可謂快到了極點，那想到金輪法王黃袍一晃，已避開這狠厲的一劍，其身法之快，簡直無法形容。

而錐子却未等金輪法王的身子完全曳落，馭起冷劍曳空而起，向著金輪法王當頭猛劈而落。隨著這疾快的攻勢，蝎子也不停歇，自腰而下，一輪劍影硬是劈向金輪法王的下盤，兩大高手密集的攻擊，可說是無懈可擊，應是天衣無縫，金輪法王在這兩大高手聯手的襲擊下，果然顯出其不平凡的藝業，面對著頂上和下盤的劍勢，左右兩掌忽地一分，一上一下，兩道剛勁的掌力倏然擊出。

錐子只覺壓力奇大，渾厚的力道吹襲的讓他喘不過氣來，那柄劍此刻居然發不出絲毫威力，逼得他趕快掉身，向旁邊滑落。

而蝎子却要硬撐下去，哇地一聲，張口噴出一口鮮血，手上的冷劍喳地一聲，斷了兩截。

蝎子心裡大駭，道：

「你——」

他顧不得再傷敵人，連著五個翻滾才脫開金輪法王的掌勁範圍，胸口已有隱隱之痛——

金輪法王冷冷大笑道：

「那個錐子就比你聰明多了，決不硬接本法王的掌力，你這頭笨豬，如果不是溜得快，嘿嘿，你還能在這兒喘大氣——」

蝎子怒吼道：

「咱們再試試。」

此刻他那顧得自己身上的內傷，握著那柄斷劍，一展身形，衝了過去，錐子唯恐他有失閃，移身攔著，道：

「慢點——」

金輪法王嘿嘿地道：

「剛才有個玩刀的老小子，刀法凌厲，連殺了不少人的那個老小子，可是屠一刀，這個老王八聰明的緊，不敢來碰我，脫出重圍跑了，嘿嘿，如果加上他，嘿嘿，憑你們三個之力，也許還能和我打成平手……」

只聽遠處有人叫道：

「誰說我跑了。」

金輪法王一怔，舉目一望，只見自己座下十大弟子，狼狽的向這裡奔跑而來，而在他們身後還跟了那個凶狠的屠一刀。

阿布拉喘聲道：

「師父。」

金輪法王眉頭一皺，道：

「這是怎麽囘事？」

阿布拉嚅嚅的道：

「弟子——」

屠一刀躍身上前，吼道：

「他媽的，你那些熊徒弟有個鳥用，十大弟子還剩下五個要死不活的東西，待會兒，連你這個老烏龜都保不住……」

他一眼看見蝎子面色蒼白，嘴唇上沾著一絲鮮血，楞了一楞，屠一刀詫異的道：

「怎麽啦？受傷了。」

蝎子豪氣干雲，道：

「沒什麽！略略受了點傷……」

屠一刀一指金輪法王，厲聲道：

「是不是這老小子，他那隻手打的？說，我非砍下這老東西那隻打人的手不可……」

此人性子暴烈，說話像連珠炮，而手上那柄刀，更是不閒着，隨著他那快速的話聲一連七八刀劈了過去，此人刀法自成一格，那七八刀一氣呵成，密密麻麻，一刀連著一刀，居然逼得金輪法王倒退了好幾步。

阿布拉吼道：

「大膽，敢向我師父出手。」

一縷鏇影照著屠一刀揮去，而隨著他身後的幾名師兄弟緊跟著衝了出去，將屠一刀圍在中間。

錐子吼道：

「好呀，咱們就殺殺看。」

誰知金輪法王嘿地一聲道：

「退下。」

阿布拉還眞怕他這位師父，一聽師父話聲，立刻收勢，和那幾個師兄弟急急忙忙的退在一邊。

金輪法王目注屠一刀，道：

「你就是屠一刀——」

屠一刀把眼一瞪，道：

「怎麽樣？」

金輪法王嘿嘿地道：

「我在西域就常常聽起中原武林有十個名符其實的大惡人，想不到一踏進中土，先遇上了你，看你刀法，果然有那麼點功力，只是你還不是本法王的對手。」

屠一刀大笑道：

「那你何不試試？」

說完，手中的刀已迅快的在空中劃了四刀。

金輪法王目注他劃出的四刀，大聲道：

「離魂刀法——」

屠一刀嘿嘿地笑了，道：

「不錯，這可是傳自西域的離魂刀法，金輪法王，別以為你是西域一個土霸王就可來中原武林撒野，你們西域的武功，嘿嘿，我老屠也能沾上點邊……」

金輪法王面色突然一凝，道：

「你會『離魂刀法』，屠一刀，你可是十五年前潛入『達拉宮』和哭僧論刀三天三夜之人……」

這是金輪法王心中的一個秘密，他出自「達拉宮」的弟子，也是哭僧的徒弟，十五年前，屠一刀進入達拉宮遇上哭僧，論刀的時候，金輪法王還沒有出師呢。

屠一刀冷冷地道：

「哭老前輩可安好無恙……」

金輪法王嘿嘿地道：

「家師已仙逝……」

屠一刀心裡一陣難過，目中竟浮現出一層淚影，道：

「真想不到，十五年了……」

金輪法王嗯了一聲道：

「屠一刀，你既然去過『達拉宮』，那咱們就不能算是外人，今日你幫助我金輪法王收拾了姓鐵的，嘿嘿，本法王會尊你一聲前輩——」

屠一刀哈哈大笑道：

「金輪法王，你忘了一件事——」

金輪法王一怔道：

「什麼事？」

面上猛地一寒，屠一刀道：

「『達拉宮』的弟子永遠不准踏入中土，如果有事非來中原不可，必須遵守在中原不展露武

功的誓約，更不可帶武器兵刃在中原行走，這個你忘了麼？」

金輪法王一震，道：

「這——」

屠一刀厲聲道：

「難道哭僧沒跟你交待過……」

金輪法王長吸口氣，道：

「有——」

屠一刀怒聲道：

「既然有，你爲何還敢來中土……」

金輪法王面上一股羞紅，長吸口氣，道：

「哭大師已作古，那個誓言就不再作數……」

屠一刀憤憤地道：

「好呀，你這個忘恩負義的東西，恩師一死，你就不把哭大師當一回事，金輪，哭僧如果在天有知，只怕眞會哭個三天三夜，有徒如此，『達拉宮』的威信將永遠掃地了，一代大師哭和尚更要一頭撞死了。」

阿布拉顫聲道：

「師父，我們回西域吧……」

金輪法王怒聲道：

「住嘴，咱們在『達拉宮』辛辛苦苦的練功爲的是什麼？就是要在中原揚眉吐氣一番，如今咱們才應雪飛狐的邀請，難道遇上屠一刀就回頭了，決不回頭，除非中原道上沒有咱們可應付之人，否則，我要讓『達拉宮』的武功在中原揚名立萬……」

他說的斬釘截鐵，似乎沒有人能改變他那堅強的意志和決心，可見此人已無法兼顧後果了。

屠一刀冷冷地道：

「你不後悔——」

金輪法王聞言大笑起來，他這一生中，自幼在達拉宮學藝，除了一個哭僧能讓他信服外，尋常人根本沒放在他眼裡，屠一刀雖然和哭僧有三天三夜論刀的緣法，但，金輪法王却沒將此人放在眼裡。

金輪法王冷冷地道：

「有何後悔之處？」

屠一刀大聲道：

「我必須告訴你二件事，否則你不會死心。」

金輪法王楞楞地道：

「那兩件事，跟達拉宮有關的事，我幾乎沒有不知道的，你難道會變出新鮮的來——」

屠一刀冷笑道：

「頭一件，哭僧有沒有教你『離魂刀法』……」

搖搖頭，金輪法王苦笑道：

「恩師什麼武功都教我了，只有『離魂刀』沒有教我，他只說這刀法要靠緣份，不是人人可練的，當時我也以爲它不過是一套普通的刀法，那知恩師臨終前，才告訴我『離魂刀法』是天下最厲害的刀法，舉世只有一個人會，希望有機會，我能學著這套刀法……」

嗯，屠一刀嗯了一聲道：

「哭僧只說了一半，還有一半沒告訴你。」

一呆，金輪法王道：

「那一半……」

屠一刀嘿嘿地道：

「哭僧和我談論天下刀法之時，就曾笑著告訴我，假如『達拉宮』弟子有人敢違背他的誓言

，踏入中原一步，就用『離魂刀法』將他們趕出中原，嘿嘿，金輪，『離魂刀法』的威力你永遠不會知道，因爲連我也不知道……」

金輪法王聞言一震，道：

「你不會『離魂刀法』……」

屠一刀冷冷地道：

「我會，却沒使用過，這也是哭僧當年的要求，除了用來嚇阻達拉宮弟子外，不可對外人施展……」

氣的一跺脚，金輪法王道：

「第二件呢？」

屠一刀大聲道：

「有王者之尊在江湖上一天，達拉宮就永遠要迴避，當年哭僧曾和王者之尊第二代傳人論武談道，雙方許過諾言，哭僧可曾跟你提過……」

點點頭，金輪法王嘿嘿地道：

「有，關於這點，嘿嘿，我不識尊者何人？當然不必迴避什麼？」

屠一刀冷聲的道：

「如果此人站在你面前呢……」

金輪法王哼地一聲道：

「先師的約定跟我沒有關係，先師既然羽化，所有約定全都自然消逝，屠一刀，你今日這一連串屁話，對我金輪法王全不生效——」

屠一刀氣的全身抖顫，道：

「好，哭僧交待的事，我必須要執行了。」

鐵無情靜靜的聽完了他們的對話，終於忍不住了，道：

「慢著——」

屠一刀怒聲道：

「少主，這個王八蛋已不是人了，連他恩師的話都敢違背，可見他壞到什麼程度了，我屠一刀雖是個大惡人，但，絕對知道尊師重道，不如一刀將他劈了……」

點點頭，鐵無情淡淡地道：

「別急，先給他一點機會……」他和緩地道。

「金輪法王，我知道你是雪飛狐請來的人，爲的就是要對付我，憑心而論，你幫不了什麼忙，並非我瞧不起你，老屠的『離魂刀』你就應付不了……」

一聽這話，金輪法王當眞是要氣炸了肚子，他千山萬水，忍著千里之苦，遠來中土，爲的是什麼？就是要露露達拉宮那超絕的武功，讓金輪法王在中原樹立一個形象，那裡想到半途殺出個屠一刀，居然和自己師父哭僧扯上關係，哭僧暗中留了一手，竟傳「離魂刀法」給屠一刀，爲的就是嚇阻達拉宮的人進入中土，「離魂刀法」到底有何威力？他並不清楚，但，屠一刀想用這套刀法嚇退他，老實說，他無法甘心，此刻又鑽出個年輕人，還是屠一刀的頂頭，他更不服氣了，心裡那股氣不禁愈集愈多……

金輪法王怒聲道：

「你就是鐵無情……」

淡淡一笑，鐵無情道：

「我相信雪飛狐已把我介紹的很清楚了！」

嗯，點了一下頭，金輪法王道：

「老雪都告訴我了！」

鐵無情哼地一聲道：

「你還要動手麼？」

金輪法王怒笑道：

「你殺了我徒弟，我能饒了你麼？」

阿布拉神色蒼白道：

「師父，他功力……」

金輪法王一揮手吼道：

「我知道，你那五個師弟全給人劈了，咱們『達拉宮』丟不起這個人，回西域也沒有辦法向道上兄弟交待，再說老雪又那麼禮遇咱們，今日就是全部達拉宮弟子葬身此地，這口氣也要拼下去……」

阿布拉面若死灰的道：

「是，師父——」

金輪法王擧頭望了遠處一眼，此刻兩邊的殺伐已全歇了手，自從鐵無情率兄弟趕來這裡，雪飛狐那些手下因爲沒有金輪法王的指揮，頓時失了依持，錐子手下立刻反攻，殺的他們全退了回去，金輪法王眉頭一皺，道：

「姓鐵的，本王要單獨鬥你。」

鐵無情嗯了一聲道：

「好。」

屠一刀呸地一聲道：

「不行，少主，這一場要我老屠來。」

鐵無情一怔道：

「爲什麼？」

屠一刀大聲道：

「我必須先執行哭和尚交待我的誓言，只要有達拉宮的在此，我老屠便須先了斷這件事。」

金輪法王怒聲道：

「阿布拉，你就和弟兄看看他『離魂刀』到底有何高明之處，憑什麼敢仗著師父的威風在這裡唬人……」

阿布拉並不知金輪法王對「離魂刀」只有一知半解，難窺其堂奧，心底裡還眞有點顧忌，他知道阿布拉功力算是很特殊的一個，由他先試探一下離魂刀法的凌厲攻法，自己也許憑藉經驗能看出破解方法。

阿布拉一拾大鐵鏟道：

「是，師父。」

阿布拉將大鐵鏟抖得直晃，道：

「屠老前輩，請賜招。」

屠一刀冷冷地道：

「你可要注意了，我這刀法是你們達拉宮的鎮宮之寶，其威力連我也不知道有多大，到時候我收不住手，別怪我沒事先說明——」

阿布拉恭聲道：

「我會小心——」

他的確是很小心，因為離魂刀法在「達拉宮」裡只有繪影繪神的傳說，雖是達拉宮鎮宮之寶，畢竟見過的人不多，哭僧是達拉宮的主持，一生都在哭笑中渡過，他將這門刀法不傳弟子而傳外人，在諸弟子中無人能想通其中道理，殊不知這套刀法並非普通之人能練，一定要在刀法有得天獨厚的根基才能練這套刀法，屠一刀是玩刀的大行家，在達拉宮和哭僧細論天下刀法之時，其精闢的看法，和對刀的熟知，使哭僧動了愛才之心，雖說屠一刀在江湖中被列為十惡之一，但哭僧依然傳他這套刀法，唯一條件是這套刀法決不可輕易使用，除非在生死關頭、唇亡齒寒的情形下才能用這套刀法，更重要的是達拉宮弟子曾在列祖列宗的神前賭過咒、發過誓，永不踏進中原武林，哭僧授命屠一刀，將來如果有不肖子弟進軍中土之時，只要遇上，即可使用這套刀法格殺勿論。

阿布拉真的很小心，他將全身功力貫注在大鐵鏟上，暗暗一震，大鐵鏟上傳來噹噹一陣輕響，只見阿布拉向前踏出半步，那柄大鐵鏟有若泰山之石，自空中當頭蓋下，這一招集阿布拉全身之力，其力無窮，當頭罩下，能避的人並不太多，在想像中，屠一刀一定是左避或右閃，因為對方的力道超過一般人能抵禦的能力，連金輪法王都暗中讚了一聲，如果以他來說，使用大鐵鏟這類重武器，他也會用同樣的招式來壓迫屠一刀走避。

那知屠一刀大喝一聲道：

「好，果然是達拉宮弟子——」

他不但不加閃避，反而大步往前一踏，那柄刀在空中顫了七顫，如空中飛掠的蜜蜂翅膀般，震動的如海裡的層浪，密密麻麻的向前推去，迎著壓落的巨鏟——

噹——

一陣金鏟交擊之聲，只見那大鐵鏟的鏟頭如被削落的西瓜一樣，斷裂了七八截，而屠一刀的那柄冷刃卻無法歇止，依然原式不變的向阿布拉劈去。

這真是凌厲而慘烈的一刀，那揮灑的氣勢能令人喪魂落魄、膽顫心寒，阿布拉如陷在無底的深淵，彷彿面對著令人駭懼的死神般，楞在那裡，連閃都閃不掉。

驀然地——

他那幾個師弟已熬不住這種情景的持續，在厲吼中、在憤駭下，四道人影奮不顧身的向屠一刀撲去，他們已忘了「離魂刀」的怖厲，四道鏟影同時揮落。

屠一刀吼道：

「閃呀！」

他實在不想傷害這些人，可是「離魂刀」刀法太霸道了，霸道的連他都無法駁使，只見那柄刀如長眼睛一樣，猛地向後一撤，光影在閃爍中，突然靜止下來，四顆血淋淋的頭顱隨著曳落的刀影而滾向地上。

龐大的身影隨著噴灑的鮮血而倒栽在地上。

一刀斃了四名達拉宮的高手，這是匪所思夷的事情。

阿布拉如失神的白癡一樣，雙腿軟軟的東倒西歪，他被這一幕情景給嚇呆了，幾乎懷疑自己在惡夢之中。

良久——

金輪法王方自失神中醒了過來，道：

「好快的刀……」

屠一刀背脊也滲出了汗珠，道：

「現在我給你兩條路，一是立刻滾回達拉宮，二是你能受得了「離魂刀」的霸氣，你只要有自信能躲的過我的刀法，往後中土將無人能攔阻的了你……」

金輪法王的目珠在紅潤，跺脚道：

「我好恨……」

屠一刀冷冷地道：

「恨什麼？」

金輪法王恨聲道：

「我恨我師父爲什麼會留了這一手刀法，爲什麼不將「離魂刀法」傳給達拉宮的弟子，而傳給了一個有十惡之名的屠一刀……」

不屑的一笑，屠一刀道：

「哭僧是何許人，他德高望重，早已看出你將來必有不軌之心，所以暗中留了這一手，金輪法王，識相的，立刻回轉『達拉宮』，否則，你必死在這裡……」

金輪法王雙目赤紅，厲聲道：

「你殺我這麼多弟子，妄想扯平，姓屠的，『離魂刀法』固然霸道無敵，別忘了，本法王的金輪也是天下無敵的，哭師父傳你『離魂刀法』雖是對付達拉宮弟子，但他却沒有告訴你離魂刀

法唯一的尅星就是雙火輪……」

屠一刀心弦一震，道：

「你何不試試？」

但他腦海裡却在瞬息的旋轉著，暗暗的忖思著：

「怪不得哭僧在和我暢論天下各門各派刀法之時曾說過，『離魂刀法』雖有霸氣，却非天下無敵，達拉宮還有一種武功正是『離魂刀』的尅星，達拉宮這門武功只能傳給將來接掌達拉宮的主持，難道金輪法王就是將來的達拉宮之主……」

金輪法王大眼一瞪，道：

「我是想試試，但，對象決不會是你……」

一呆，屠一刀道：

「那會是誰？」

金輪法王冷冷地道：

「鐵鷹殺手的頭頭，鐵朋友……」

鐵無情聞言冷冷大笑道：

「我早明白你的意思了，你唯恐你的秘招露了出來，讓我們有了準備，金輪法王，你盡管出

手，達拉宮的武學固可在武林中佔有一席之處，但決不是最高的……」

金輪法王氣的全身抖動，道：

「你……」

鐵無情冷冷地道：

「別動氣，臨陣動氣，可是武家的大忌……」

12

金輪法王能在西域成爲一個局面，果然是位很聰明的人，與人對敵，講究的是氣勢和沉著，鐵無情能領袖這多中原好手，絕非普通之輩，雪飛狐重金將他禮聘而來，目的就是要除去此人，自己在未動手前如果犯了大忌，這一仗當眞不易取勝，一念至此，他立刻收攝心神，長吸口氣，將那股翻動的憤怒強自壓了下去。

鐵無情目光輕輕掠過他的臉上，很讚賞的啊了一聲，道：

「你是個了不起的人，有勇氣接受別人善意的建議，對一個練武的人來說，這是保護自己的頭一關，能沉住氣才是致勝的開始，嗯，你不愧是西域的高手……」

金輪法王幾乎要氣炸了肺，在達拉宮他是一人之下，千人之上的佼佼者，一向說一不二，宮中弟子見著他，無不尊敬畏懼，他說的話就是命令，就是權威，那想到甫踏入中土，就遇上一個會教訓人的狂生小子，雖然腦子裡一直在告訴他，面對如此強大的敵人，必須要沉著的對付，尤切忌氣浮，可是，在達拉宮歷年來養成的驕狂，使他硬是壓不住那股子怒火。

他嘿嘿地道：

「小子，你在教訓我……」

鐵無情淡淡地道：

「我只是善意的告訴你。」

金輪法王怒聲道：

「我希望你的武功能跟你的嘴一樣的硬，江湖上耍嘴皮子的人往往都沒有什麼眞材實學，但願你別讓我失望。」

話語一落，手裡已多了兩個冷艷四射的銀輪。

那就是他成名的武器，火艷雙輪，又叫奪命金輪，就憑著兩個旋轉的輪子，讓他在西域爭得如日中天的威名，他相信在雙輪之下，天下鮮有能倖免之人。

淡冷的那麼一笑，鐵無情那柄王者之劍如水樣的撤了出來，條條冷光在空中如水波般的浮動，金輪法王是個識貨的人，一眼，他已看出對方手中的劍是柄千古難得一見的好劍，僅從劍刃上散射出那股灰濛濛、青蔥蔥的氤氳中就知道這柄劍有多快利了。

禁不住心裡那股子狂跳，金輪法王道：

「好劍。」

鐵無情嗯了一聲道：

「你眞識貨……」

金輪法王大笑道：

「我早已久仰此劍的威名，這把劍給我們西域武林很大的衝擊，如果本法王能將這柄劍携回西域，嘿嘿，必能提昇本法王在西域的武林地位，老實說，本法王來中原固然要見識見識中原的武學，主要是要看看這柄傳說中的利器，我運氣眞好，才來這裡就碰上它……」

哼，鐵無情哼了一聲道：

「雪飛狐只怕早告訴你這柄劍的來歷了。」

點點頭，金輪法王道：

「雪飛狐如果不提這柄劍，我還未必會來呢，當年哭僧在達拉宮就曾當著宮中所有的弟子說過，要想當天下第一人，就必須會會王者之尊，可見這位尊者的武功有多高了，你姓鐵的也許會點王者的功夫，但，決不會贏過我們達拉宮的武功……」

嗯，鐵無情雙目一冷，道：

「那要動過手後才知道——」

金輪法王大喝道：

「好，我就讓你見識見識……」

兩隻鋒銳的銀輪在他手裡突然旋轉起來，只見一片銀芒如斜掛在蒼穹中的星芒般，耀眼而光亮，更令人想不到的是這兩個銀輪在旋轉激盪中，居然發出一片嗡嗡之聲，這種聲音不但尖銳，震得耳中嗡嗡直響，而且能使人腦子裡混混沌沌，有種意識不清的感受。

阿布拉立刻退了七八步之外，他彷彿知道這種異響的功能和威力，兩隻手居然堵起自己的耳朵，屠一刀神情一變，立刻想到怪不得金輪法王說達拉宮還有一套功夫，是「離魂刀法」的尅星呢，看這雙輪的威力，果然不比「離魂刀法」差，眞要動起手來，自己果非他的對手。

那陣呼嘯愈來愈厲，居然將四周的人逼的紛紛退後，隨著這激盪的怪音，一縷縷白茫茫的冷氣隨著旋轉的兩個輪子而流瀉出來，迷迷濛濛的，漸漸讓人看不見金輪法王的身影。

鐵無情面對著這樣怪異的兵器，他只有凝神的貫注著對方，手中的王者之劍業已斜運而起，可是那種刺耳的嘯銳之音，使他耳鼓有些痛疼，他暗暗運了一口氣，將全身功力運轉全身，愼重的等待對方的出手。

果然，金輪法王一聲大吼道：

「看刀——」

他稱這兩個輪子爲刀，隨著他的話聲，兩道光影忽然自空而至，挾著無比的風吼，和那冷豔的光流，朝著鐵無情疾劊而落。

鐵無情憤怒的道：

「來吧。」

那柄劍有若千斤之重般的迎著對方的飛輪疾快的射去，他的劍揮出的時間，正是飛輪撲身的剎那，只聽噹地一聲，一輪火花在空中濺射，兩個輪子倏地彈射而起，又盤旋的自空中滑落。

鐵無情只覺劍上傳來一股浩大的震力，幾乎要將他手中之劍震飛出去，他這才曉得金輪法王果然是個僅見的江湖高手，僅僅這兩個飛輪的威力，江湖上已鮮有敵手，他那敢稍有大意，一見兩個輪影排山而來，立刻一個閃移，一劍已穿空而去。

誰知金輪法王大笑道：

「你想躲？」

那兩隻飛輪彷彿通靈似的，無論鐵無情如何閃移，那兩隻飛輪始終尾隨不捨的疾瀉而下，似乎非砍了他而永不休止。

鐵無情面對如此強大的敵手，長吸口氣，道：

「我就接一招。」

他不再閃移，更不畏避，全身功力全逼及在劍刃上，雙足踏在地上，面對著兩隻快速而來的飛輪，那柄劍已疾快的連點兩點。

「噹，噹——」

在金鐵交擊聲中，鐵無情趁著那兩隻飛輪被盪開的一瞬間，倏地躍起身子，向金輪法王撲了過去，金輪法王料不到對手有這麼快的身手，能拿捏的恰如其份，他可不敢輕敵，飛輪立刻收回手中，朝著鐵無情推去。

鐵無情沉聲道：

「好功夫……」

就在此刻，金輪法王的飛輪推出的剎那，自那輪子裡驀地射出三點寒星，快速的射向鐵無情的面門上。

哈多顫聲道：

「少主，小心呀——」

半空中倏地響起鐵無情那暢朗的笑聲，誰也不知道他爲何而笑，可是那三點寒星射向他之後，有若石沉入海，渺無踪影。

金輪法王顫聲道：

「星宿歸隱法，你是星宿海的……」

鐵無情可不知星宿海是何方神聖，但，這些功夫全是那金面王裡那片金箋所載的功夫，他當

然不會知道王者之尊的武技是直源自星宿海的星宿老人，金輪法王是西域達拉宮的弟子，對星宿海武功一向不陌生，一見之下，頓時大驚失色，因爲哭僧會再三告誡，達拉宮的武功只要一遇上星宿海的弟子，將會無所發揮，因爲哭僧本身就是從星宿海偷跑出來的弟子……

鐵無情冷冷地道：

「你怕了。」

金輪法王長嘆一聲道：

「我的確怕了。」

鐵無情一收長劍，道：

「既然怕了，爲何還不滾……」

金輪法王長嘆一聲道：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雖然你的武功令我寒懼，可是我必須作最後一搏，因爲雪飛狐在等待我們的結果，不有個交待，我很難離開……」

阿布拉神色一變，道：

「師父，不要……」

但金輪法王已掄起了那兩個飛輪，他雙目突然睜的好大好厲酷，只見在那兩個飛輪旋轉平飛

的刹那，他的嘴一張，一蓬血雨向鐵無情噴去。

血影如濛濛的雨絲，將這四週都化在濛朧之中，經過那飛輪的轉旋，血雨如疾驟的疾矢，向鐵無情噴灑而來。

鐵無情這一刹那只覺眼前一片糢糊，根本看不清金輪法王的人影，他急速的收攝住心神，讓自己腦子一片清明，因爲那陣血雨落在飛輪上眞如火焰一樣的令人寒悚，此刻他才明白爲何金輪法王稱這兩個輪刀爲火焰飛輪的道理了。

誰又知道金輪法王爲了和鐵無情作最後一搏，已將自己的舌頭咬碎，用舌尖的血液來作爲引開敵方的視覺，可是他却忘了，鐵無情的功夫是來自金面王的秘笈上，他即使閉上雙目也能測知敵人方位，只見他冷劍倏地一轉，冷刄劃起一道強光，疾射而去。

啊——

金輪法王慘叫一聲，那兩道輪影已射向半空，他瞪著那雙碩大的目光頹然的倒向地上，胸口上已被冷劍穿了一個血洞，鮮血汩汩地流了出來。

阿布拉慘叫道：

「師父……」

金輪法王苦澀的道：

「阿布拉，抱起我來——」

血水已顯透了衣衫，阿布拉雙手將金輪法王抱了起來，緊緊的貼在自己胸前，眼淚如泉水般的往外湧，道：

「師父……」

喘了口氣，金輪法王顫聲道：

「抱我回達拉宮，我不要死在他們面前……」

點點頭，阿布拉慘聲道：

「我一定把師父送回達拉宮——」

他抱著那個即將斷氣的金輪法王，走出了七八步，驀地一個回身，雙目如刃般的瞪著鐵無情，厲聲道：

「達拉宮子弟將永遠記住今日之恥——」

鐵無情暗暗的嘆了口氣，對這個年輕人那種堅毅倔強的神情只有黯然的搖搖頭，雖然阿布拉眼神裡充滿著無情的怨毒，他還是很佩服阿布拉的智慧和勇氣……

屠一刀却嘿地一聲道：

「有我老屠在一天，達拉宮的人就別進中土一步……」

阿布拉彷彿沒有聽見一樣，踏著沉穩的步子，一步一步的朝前走著，血却沿著他的衫袂而滴下來，那是金輪法王的血，他已流失了太多的血了……

風又在半空中呼嘯，那翻轉的雲塊使這裡蒙上太多的蕭瑟，那熱熾的殺氣並沒有隨著這邊殺伐的休止而歇止，反而令人感覺出另一層的危機一直在沿續著……

西門飄雪的眼珠子在瞬快的變幻著，他望著冷冷的寒空裡，似乎已預知金輪法王的下場會怎麼樣？阮二嫂彷彿禁不住寒空的冷風，緊緊貼著這個其冷如冰的年輕人身邊，她像是依持在那堵寬厚的牆上，有種安全又落實的感覺，此刻，她眞渴望鐵無情不要再來這裡，不要再進她的園子，她願意永遠這樣站著，永遠貼在這個強壯的年輕人臂膀上，因爲她覺得太踏實了……

半響，西門飄雪冷漠的道：

「我要殺了他……」

一震，驚詫的抬起那雙眸珠，阮二嫂道：

「是老雪——」

搖搖頭，西門飄雪道：

「他不配……」

阮二嫂背脊上猶然淌出了一股冷汗，道：

「那是誰？」
話音如吹自九幽的陰風，西門飄雪道：
「鐵無情——」
阮二嫂顫聲道：
「你是怎麼回事，咱們說好的，只要解決了雪飛狐，他所有的家當都是咱倆的，下半輩子，咱倆享受不盡榮華富貴，如果你要和鐵無情硬碰硬，萬一……」
鼻子裡一聲冷哼，西門飄雪道：
「你不會懂，一個眞正的劍手一生中都難得碰到一個對手，尤其是像鐵無情這樣的對手，千中找不出一個來，老雪那些家財固然很誘惑人，可是和鐵無情交手的事更使我心動，我不會會他，簡直是連覺都睡不著……」
阮二嫂輕輕吐了口氣在西門飄雪臉上，她吐氣如蘭，香味迷人，話語如夢似的道：
「晚上有我侍候你，保你睡的好……」
這個女人很了解男人，她相信自己的柔情能溶化掉一座冰山，西門飄雪雖然是塊冰，她也有辦法化掉它……
西門飄雪斜睨了她一眼，道：

「少跟我玩這個，阮二嫂，殺了姓鐵的，再殺老雪，這個步驟我已擬定好了，想想看，鐵無情能毀了金輪法王，明日必將轟動武林，而我，再殺了鐵無情，嘿嘿，江湖上又如何的傳誦我，我要名，也要利，在名利兩方面，我一樣也不會捨棄，你既然要做我的女人，就依我的計劃行事……」
阮二嫂急聲道：
「別忘了，眼前這個人並不好惹……」
西門飄雪冷冷大笑道：
「我西門飄雪七歲練劍，在劍道上我化了二十五個年頭，學得一身好本事，爲的就是出人頭地，替西門家爭一口氣，我的父親是玩劍的，却死在劍下，我的哥哥和弟弟也是玩劍的，也是死在劍下，西門家只剩下我一個人了，我曾向我死去的父親和兄弟發誓，我要成爲天下第一劍手，讓世上之人都知道西門家才是眞正的劍道世家，因爲西門世家有太多的人爲劍道殉道了……」
聽了這話一呆，阮二嫂道：
「那你更要珍惜自己才對，西門世家不能斷後，我會替西門家傳下子孫，但，那必須停止今日之事……」
「別說了。」

西門飄雪身子朝前踏出一步，遙見雪飛狐已帶著七八個人向這裡緩緩而來，這財霸一方的大財主果然很有一套，不知從那裡弄來那麼多好手，這七八個人中俱是江湖上挺負盛名之輩，西門飄雪一向高傲，心裡雖然很明白這些人的來歷，但却視而不見的迎風而去，連看都不看一眼。

雪飛狐嘿嘿地道：

「西門兄，來，老夫替你引見引見……」

那知西門飄雪冷冷地道：

「不用了，我們各幹各的事……」

這話夠狂也夠傲了，這七八位江湖豪客可全是在場面上露臉的漢子，一聽西門飄雪這種口吻和話語，全都皺了皺眉頭，他們也是一方的霸子，何曾讓人給這樣掃過面子，俗語說人要臉樹要皮，這太給他們下不了台了。

只見一個面色黝黑的漢子怒聲道：

「他媽的有什麼了不起，我墨萍就不信你那把劍能咬了我的鳥去，天下狂人我見多了，還沒見過像你這樣囂張的……」

呸，西門飄雪呸地一聲道：

「你說什麼？」

他的手已緩緩抓向自己的劍柄，此人最容不得別人在他面前賣狂，一見墨萍的話語不遜，胸中立刻湧上一片殺機，雪飛狐可是老江湖了，這種場面他可不願發生，因爲大敵當前，往後的殺戮全要靠他們，立刻往前一站，道：

「別鬧了，大夥有什麼過不去，等這邊的事完了之後再說，姓鐵的才是大家的敵人，如果只爲了幾句話而亂了陣腳，嘿嘿，那豈不是給姓鐵的有機可乘——」

格格一笑，阮二嫂嫵媚的一張臉如春花般的綻放了，她那銀鈴般的笑聲讓人有種如沐春風般輕鬆親切而愉快，這些武林豪客可是久聞此女的艷名，如今她突然站在他們的面前，那羞花閉月的面容立刻將這些人的目光吸引住了，刹那間，那股子殺氣沖淡了不少……

阮二嫂笑聲未斂的道：

「我們當家的可說的不錯，咱們都是自家人，爲了一點言語而生誤會，那就太傷和氣了，各位都是一方的高人，小女子也請大家息息火……」

這陣燕語輕聲，聽進這批人耳裡，那眞比一首歌還好聽，他們這才驚嘆阮二嫂的美艷，更欣賞她說話的語氣，果然，他們全將剛才的事忘了，因爲他們的目光全讓這女人的嬌柔嫵媚所吸引了……

只聽一個漢子道：

「果然絕色，怪不得能響譽江湖呢……」

雪飛狐乾笑道：

「燕子李眞有意思，改天請內子陪你喝兩杯……」

燕子李心底一涼，暗暗在責怪自己，媽的，老雪這個老狐狸，嘴裡雖不帶刺，可也夠我受的，自己當著老雪的面談這娘們的過去，豈不是挖人瘡疤，呸呸，他趕緊收拾心神，面色略紅的乾笑著……

半空裡，已傳來隱隱的脚步聲……

大夥心裡全都一緊，據他們所知金輪法王守的第一道關卡已徹底毀了，雪飛狐不信鐵無情眞能天下無敵，他相信金輪法王雖不能致勝，至少也將那些殺手給毀了不少，只要鐵鷹組合折損了不少，今日之鬥，憑西門飄雪這些人，定能取勝……

阮二嫂面上冷艷的道：

「來了。」

果然，在衆人擁簇下，鐵無情已瀟灑的踱了過來，錐子和蝎子分立左右，屠一刀和哈多黑三緊隨在後，最後面就是錐子那幫子兄弟，個個都是出名的殺手。

除了雪飛狐外，這些人全沒見過鐵無情的本人，誰也不會想到在短短數月中能創出如日中天

的萬兒，居然會是這樣一個年輕的嫩小子。

年紀雖然是年輕了點，但，以錐子、蝎子、屠一刀、黑三，這些脚踪四海顛的人物，都自動的投效了他，願奉他爲王，若非眞有兩把刷子，很難令這些人信服的，這批雪飛狐請來的高手心裡雖然詫異，暗地裡也不能不佩服鐵無情的風采和穩重，面對著這種山雨欲來的場面，鐵無情是那麼穩重和沉毅。

站在禮貌上、站在輩份上，鐵無情都得稱一聲雪飛狐一聲叔叔，鐵無情雖是挾恨而來，他可不願在枱面上落人口實，先拱拱手，道：

「雪叔叔，久違了。」

這聲雪叔叔令雪飛狐的臉有些飛紅，想起當年和鐵夢秋共遨江湖之時，三十六友之名當眞是譽滿江湖，那是何等風光的情景，而鐵無情當年不過是個流著兩撇鼻涕的孩子，跟在自己屁股後啃著糖葫蘆，如今，鐵無情長得雄偉瀟灑，與昔日之孩子不可同日而語，眞是人間滄海，歲月不饒人，而他已是髮根見白，已邁入老年之列了……

雪飛狐嘿嘿地道：

「你也好，數日不見你已跟以前不同了，可不是當年那個小毛孩子了，唉，歲月不饒人，雪叔也老了，往後，大江湖將是你們年輕人的天下了……」

鐵無情拱手道：

「謝謝雪叔的誇獎……」

這種話語對白，那像是有深仇血恨的人，倒像是一個風度翩翩的長者，正在諄諄詢探晚生的近況，話語間，不含一點火爆味，眞讓人懷疑，他們是朋友還是敵人？

西門飄雪嘴角裡噙著一絲酷冷的笑意，他似乎對這種無謂的客套不感興趣，雙手背負在身後，站在那大園裡的一塊斜石頭上，目光遠眺，這裡的事彷彿與他一點關係也沒有，可是，他身上所散發出來的那股冷冰冰的傲氣，却令人覺得格外寒懼。

屠一刀暗中一震，低聲道：

「西門飄雪……」

這話音很低，西門飄雪却似聽到一般，只是很冷厲的瞟了他一眼，那神情正如一個人在街上行走，有人認得他一樣，雖然，他對屠一刀印象並不太好，但，有屠一刀這樣身份地位的人認得他，心裡總覺得格外舒坦——

雪飛狐嘿嘿一笑道：

「賢姪，我來替你引見幾位武林同道……」

搖搖頭，鐵無情苦笑道：

「相識未必有情，道上朋友也未必會將我這個毛頭小夥子瞧在眼裡，如果這裡都是家父的舊識，待會兒就更不好說話了，恕在下放肆，不如不識……」

果然又是個狂生，西門飄雪已經夠狂了，連站在同一邊的人都不想多交談幾句，而鐵無情那種口吻，更是令人有些受不了，站在雪飛狐身邊的人都怒形於色的有股子怒意，西門飄雪却訝異的瞧了鐵無情一眼，頓時，他有種頗是知音的感受，剎那間，連他這個自負的漢子，都欣賞起這個年輕人了。

皺皺眉，雪飛狐嘿嘿地道：

「賢姪太不給這些朋友面子了。」

雪飛狐是何等人物，那有不借機挑起這些人和鐵無情的衝突道理，他雖然淡淡的一句話，果然把所有的人都激怒了。

墨萍剛想發作，却有人比他還忍不住，那是響譽河朔的風鈴客，此人一向孤傲，輕易不與外人往來，雪飛狐當年曾送了風鈴客一副畫，兩人便結了交情，此番風鈴客是聽江湖上傳說雪飛狐有了麻煩，自動前來助拳，他一向看不慣別人那種目無尊長的樣子，乾呵一聲道：

「年輕人，瞧不起別人就是瞧不起自己，瞧瞧你有多大年紀，就是會那麼幾下子，也用不著這樣狂傲……」

拱拱手，鐵無情淡淡地道：

「前輩教訓的是，在下失禮了。」

風鈴客哼地一聲道：

「前倨後恭，倒眞讓人瞧不起——」

他是得理不饒人，口唇間頓時刻薄起來。

嘿地一聲，屠一刀那性子一向暴烈，一見風鈴客那麼不上道，鐵無情已經低聲下氣了，他還那麼耀武揚威的在訓人，心裡實在瞥不下去，嘿然聲中道：

「媽的，你是那個婊子兒，把你當人你還裝鬼嚇人，別人不知道你風鈴客是個什麼玩意，我老屠可淸楚的很，你他媽的，故作風雅，愛玩畫弄竹的，骨子裡却他媽的玩盡了多少女人、採了多少花……」

一震，鐵無情道：

「老屠，他是個採花賊……」

點點頭，屠一刀嗯了一聲道：

「錯不了，這婊子兒專誘拐別人媳婦兒，毀在他手裡的娘們不下幾十個，少主，他可不是個東西……」

屠一刀口沒遮攔的這一嚷嚷，風鈴客那張臉可掛不住了，雖然他玩女人是衆所週知的事，可是，畢竟是人要臉樹要皮，縱然是偸鮮嘗腥的事，也不願別人公然道出，風鈴客怒聲道：

「姓屠的，你在這裡大吼小叫的……」

屠一刀嘿嘿大笑道：

「我不但要吼，還要把你的醜事全掀出來。」

風鈴客厲聲道：

「你想死。」

別看風鈴客溫文儒雅的樣子，在那張和善的面孔之後，所隱藏的厲酷，決不比一個面容酷惡的人好得多，他的長袖一揮，數點冷星悄無聲息的向屠一刀射去。

此刻雙方距離很近，風鈴客又是在悶聲不吭的情形下射出，屠一刀雖然發覺得快，但，那數點寒芒又快又疾的疾射而至，他再快的身手也避之不及。

只聽鐵無情沉聲道：

「你敢。」

他的身子倏地一移，已攔在屠一刀的身前，手掌猛地伸出，彷彿有股大力遙遙的吸吮著，那數點寒星盡數落在他的掌心之中。

這是一種內力無上修為的表現，是內家最難的一層，鐵無情這一手立刻震懾全場，風鈴客面若死灰，他可沒想到鐵無情能在瞬間破了他那苦心淬練的暗器，他既恨又怒的道：

「你以為有一身內功就能救得了他……」

鐵無情的手掌心緩緩攤開，只見掌心裡青光流閃，霍然耀目的有五根鋼針扎在那裡，他滿臉不屑的道：

「蜂尾針——」

俗語說最毒婦人心、黃蜂尾上針，將蜂尾針比做女人心，可見此針有多毒了，針是毒的，而風鈴客那顆心更毒，非歹毒之人，決不會用這個當暗器，鐵無情雙目仰空一凝，又低緩的道：

「你能用這針殺人，你本身必是該殺之人……」

手掌在空中一翻，空中僅有餘光一抹，彷彿根本沒發生什麼事情一樣，而那鋒銳的毒針已深深嵌在風鈴客的眉心處，一連五根，並列的如梅形般，風鈴客如碰上一幕驚恐的事情，瞪大了眼珠子，望著半空，一張嘴半合半開的張列著，那神情當真是厲怖。

風鈴客就這樣死在自己的蜂針下，人雖已死，殭而不化，依舊是站在那裡，鐵無情那一手暗器比風鈴客高明多了，他殺人的手法太快了，全場又是一震，此刻他們才明瞭，眼前的鐵無情果然非尋常之輩——

雪飛狐擊掌道：

「好手法。」

淡淡一笑，鐵無情道：

「風鈴客是個色狼，早就該死，而他雖是該死，却是你的朋友，他死了，你不難過麼？」

這真是一針見血，雪飛狐那有不知道這是鐵無情故意給自己難看，他眼珠子略略一轉，豈會不明白這年輕人的心意，嘿嘿地道：

「疆場將士，殺伐搏命，本是平常之事，風鈴客是我的朋友，我當然會妥善的照顧他的後事，在這裡，我們都是他的朋友，自然會替他血洗此仇……」

此人當真是個老狐狸，三言兩語已將事情輕描淡寫的描過去，而將這筆血仇却輕易的印在他那批朋友頭上，果然跟風鈴客同時來的秋無燕首先忍不住了，他是風鈴客的結拜兄弟，這次是風鈴客之邀來看熱鬧的，沒想到風鈴客却死在自己的暗器下。

秋無燕是祁連白雲牧場的場主，跟中原武林並不熟諗，可是白雲牧場的威名却是中原武林人人樂道的，秋無燕的功夫有多高多深，沒有人知道，可是他帶來的三個跟班的架勢，絕對是個標準的練家子，這三個漢子俱黑斗蓬、黑衣褲，腰裡俱纏著鼓鼓的兵刃。

秋無燕憤聲道：

「鐵兄弟，你狠了點，我那位兄弟也許在行為上過火了點，你可以給他教訓，斷他一手或一足，萬萬不能二話不說，就結了他的命……」

冷澀的笑了笑，鐵無情道：

「一個淫賊，一個玩女人的高手，毀了多少良家婦女，這種人你會和他為友，可見你是個是非不分的人……」

秋無燕嘿嘿地道：

「罵的好，我承認……」

鐵無情大笑道：

「這樣一個人，你還要替他報仇麼？」

秋無燕大聲道：

「要——」

一怔，鐵無情道：

「為什麼？他不值——」

秋無燕嘿嘿地道，

「他的行為固然可恥，連我都不恥他的為人，可是他畢竟和我交往了十幾年，這是一份友情

，我必須為這份友情付出代價，要為朋友討回公道……」

點點頭，鐵無情大笑道：

「好理由，風鈴客有你這樣的朋友，雖然死了也會沒有憾意，我也佩服你的道義，就憑你這幾句話，你是個值得尊敬的人……」

秋無燕聞言果然哈哈大笑，雖然兩個人是敵對的，但那由衷的讚譽，還是讓人愉快的，秋無燕一臉笑意，道：

「我們還是敵人——」

嗯，鐵無情雙目望著遠處，道：

「一個不凡的敵人，也是位可愛的敵人，但願我沒有遇上你，可是我們還是遇上了，你出手吧，我還有很多事要和雪叔談，咱們最好快點解決……」

漠冷的臉上浮現出一片殺機，秋無燕道：

「白雲牧場秋某人在祁連山也有一分局面，今日你惹上了白雲牧場，往後的日子會很難過……」

鐵無情眉頭一皺，道：

「江湖日子本來就是刀口舐血，得罪一個也是死，得罪十個也是死，白雲牧場只不過是江湖

的一分子，我並不在乎多一個……」

秋無燕大聲道：

「好豪氣——」

他的話聲一落，身後那三個漢子霍地躍了出來，三個人手上俱多了一柄短劍，幾乎是同一種握劍的式子，分三個不同的角度向鐵無情圍過來。

秋無燕一沉聲道：

「田昭、賀森、孤老三，這裡沒你們的事——」

三個祁連山的漢子，有著天生的佩傲，雖然他們的主子已喝阻他們，但，他們一心爲主子，沒有一個肯退後或退縮，田昭大聲道：

「秋當家的，這種事那能由你親自動手，兩軍交手，卒子先走，這裡由我們兄弟先上……」

蝎子不屑的道：

「如果三位要一塊上，我蝎子也不會閒著……」

祁連山三條漢子在江湖上並不陌生，手底下的功夫也眞不含糊，他們一瞪蝎子，孤老三已叫道：

「通通來吧，看看那個婊子兒會腿軟……」

孤老三的話很尖酸，蝎子是個冷靜的殺手，也決不會被一句尖酸的話而激怒，只見他緩緩跨步而出，臨近祁連山這三條漢子面前，一柄冷劍倏忽飄灑了出去，那快速的劍法，令孤老三和田昭、賀森疾速而退，他三個在怒叱聲中而躍了過來，揮劍就砍——

秋無燕沉聲道：

「住手。」

這三條血性漢子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他們這位主，秋無燕一聲沉喝，立刻收手而退，只見秋無燕面如鐵青，寒著一張臉，道：

「跟我回白雲牧場……」

田昭詫然的道：

「當家的，我們尚未交手，爲何——」

秋無燕怒聲道：

「你們看看自己身上，早已是已死之人……」

三條漢子悚然而驚，斗然低頭，只見每人胸前皆有一劍洞，蝎子是手下留了情，那是因爲白雲牧場的名譽還是不壞，否則，這三條漢子全躺下了。

三個人臉上一陣白一陣紅，額際上都滲出了汗珠，他們想不到蝎子的劍術這麼高，羞愧之下

三人擧劍，欲自絕於此——

秋無燕厲聲道：

「要死就回牧場死，決不在此丟人——」

說完，他悻悻的轉身而去，那三條漢子默默的，沒再說一句話，跟著他們的主匆匆而去。

雪飛狐一震，道：

「秋兄……」

秋無燕連頭都沒同一下，大步而行。

鐵無情淡淡地道：

「雪叔，該咱們了……」

雪飛狐嘿嘿地道：

「只怕有位朋友更想會會你……」

鐵無情嗯了一聲道：

「一定是那位先生……」

西門飄雪哈哈大笑道：

「你怎麼知道是我……」

鐵無情凝重的道：

「先生雖不會說過一句話，但，那股子氣勢已告訴我你是什麼樣的人了，在江湖上能有你那種氣度的人不多，雪叔還眞有兩下子，能請到你這樣的人物……」

雪飛狐得意的道：

「他是宮內第一劍手，西門飄雪——」

西門飄雪臉上一片寒氣，聞言並沒有多大的快意，一絲輕微的笑意都沒有，反而更冷厲了。

只是口氣很冷，西門飄雪低沉的道：

「鐵朋友很有眼光……」

鐵無情大笑道：

「老實說，在這裡你才是唯一的高手。」

西門飄雪冷冰地道：

「你憑何判斷，知道我是高手。」

鐵無情很有自信的道：

「劍道修養全在那股氣上，氣壯勢大，氣勢自然壓人，一個眞正的高手只要在勢子上就能分辨出高低，閣下喜怒俱不形於色，足見劍道已在心中，凡心中有劍之人，其面必冷，才有那種穩如泰

山而色不變的豪情，而閣下兩方兼俱，當然是個不平凡的人物……」

阮二嫂一聽鐵無情如此稱讚西門飄雪，臉靨上立時浮上一抹笑意，癡癡的凝視著她的情人。

13

西門飄雪眞能沉得住氣，鐵無情那樣誇耀他，不管他心裡有何想法，絕不形露在面上，這就是他與衆不同的地方，他只是面色其冷的凝視着鐵無情，比刻，他由鐵無情的論點裡才知道眼前的人更是個可怕的敵手，因爲對方僅從他的架勢上就已知道敵手的深淺了。

雪飛狐臉上漾起一抹詭秘的笑意，老實說，他所往來的這群人，在他心裡只有西門飄雪和金輪法王才是個人物，尤其西門飄雪，在劍道上所浸淫的功力可說是能敵者不多，他不相信鐵無情能應付得了，至少西門飄雪帶給鐵鷹組合的威脅不少……

空中是寒凝的，氣壓也低沉的彷彿有一椿東西卡在喉嚨裡使人透不過氣來，西門飄雪已跨了出去，那步子是輕緩而一致的，每個步伐都有一定的方寸，阮二嫂突然緊張起來，一張臉靨變的好白好蒼涼，那細柔的嬌軀開始抖顫了，她和西門飄雪認識的太久太久了，她知道西門飄雪每要殺人之時，都是這種步伐和表情，那是他一貫的動作………

蝎子一挫腰，飄了出來，道：

「少主，我要會會西門朋友……」

西門飄雪目光一掠，道：

「你不是對手。」

蝎子嘿地一聲道：

「未必——」

蝎子的劍如水樣的洒了出來，那眞是快速而利落的一劍，快中帶狠，狠中含霸，這才是蝎子的眞正功夫，利刄眼看已到了西門飄雪的胸前，他站在那裡連動也沒動一下，當劍光已近他衣衫的刹那，他的手僅是一晃，誰也沒看淸他的劍是怎麼出手的，可是却聽到噹地一聲，蝎子的劍被擋開了，蝎子的劍不但被擋開了，手臂上還多了一條血槽，一股鮮血自手臂上流下來，他握劍的手已垂了下來，那一劍是怎麼中的，別人是沒看出來，却曉得那是西門飄雪的劍給傷的。

蝎子冷漠的道：

「好劍法。」

淡淡一笑，西門飄雪道：

「你也不錯，剛才那一劍尋常人是躲不過的，我雖然躲過了，那是因爲我了解你的劍勢，因爲一個高明的殺手，劍法講究的是快利和狠厲，只要了解這點，避開你的劍法就不難了。」

蝎子肅然的道：

「高明。」

西門飄雪瞄了鐵無情一眼，道：

「對這位鐵朋友，我就沒那麼大的把握了……」

淡冷的臉上，浮掠起一抹淡然的笑意，鐵無情道：

「客氣，西門兄，我知道你是雪叔的朋友，目的是來對付我，咱們功夫不會差太多，是死是活全靠運氣，你可以出手了……」

西門飄雪點點頭，道：

「你是個爽快的人，唯有爽快的人才能將劍法練到最高境界，看來咱們這一場很難論勝負了。」

他的眼神集中，將全部精力集中在鐵無情身上，只見西門飄雪的肩頭略略一動，一溜冷光破空而出，如空中閃過的疾電，一閃而沒——

而鐵無情動作也不慢，在對方的劍式發動的同時，他那柄神兵利器，業已如昂首半空的蛇信子，那麼敏銳的疾飄而逝，雙方的劍都是稍沾卽走，絕不碰擊在一處，那浮遊的身子，眞如空中的燕子，穿梭而快速。

刹那間，兩人的身子在空中盤旋而去——

只有兩個影子，而居然無法分辯那個是那個？

場中俱是武學的行家，他們似乎已忘却了仇恨，俱被這一場激烈的交手而吸引住了，目光隨着他們那翻動的身影而移轉。

阮二嫂手心裡已揑出了冷汗，她連口氣都不敢喘一下，唯恐自己的呼吸聲破壞了兩人的交手，她臉上的神色却隨着那激烈的劍影而轉幻，因爲她也是個劍道高手，她可品鑑出兩人功力的深厚……

雪飛狐臉色愈來愈凝重？已沒有先前那麼輕鬆了，因爲西門飄雪所給他的倚持太重要了，這是唯一能克制敵方的高手，如今這位高手却尚未站上半點上風……

驀地裡——

兩個人身形突然一分，雙雙自空中曳落下來，鐵無情還是那股朗朗的表情，洒脫的含笑而立，那柄劍已歸進劍鞘之中，而西門飄雪却面色蒼白，長袍的前擺已裂開了一道口子，他凝注在鐵無情的臉上，冷澀的道：

「你才是眞正的劍手……」

鐵無情淡淡地道：

「那裡，我僥倖……」

西門飄雪嘴角一掀，道：

「我將永遠不再用劍……」

只見手中那柄劍深陷泥地之中，暗中一震，強大的勁力已折斷了他最心愛的那把利劍，那是一個劍手的悲哀，捨了自己最順手的利器，而終生不再用劍，這是多麼悲愴的心境——

鐵無情楞了一楞，道：

「西門兄，你這是何苦？」

西門飄雪長吸口氣，道：

「我一生練劍，與敵交手，從未敗過，連平手的機會都很少，今日敗在你手裡，證明我的劍術沒有練到家，即然不能成爲天下之最，那還練它幹什麼？」

雪飛狐急聲道：

「飄雪，勝敗不能論英雄，你不能這樣就罷手了，咱們曾約定好，你要幫我除了他……」

一轉頭，西門飄雪冷冷地道：

「你可以自己動手，我西門飄雪決不幹了……」

此人是個劍客，劍客有劍客的傲氣，他似乎有許多不屑和悲愴，狠狠的瞪了雪飛狐一眼，然後向鐵無情拱拱手，低冷的道：

「你剛才很可以殺了我，爲什麼故意手下留情，江湖上都說你是劍冷心酷的人，這種做法與你個性不合……」

臉上一片肅然，鐵無情正色道：

「一個眞正的高手是值得別人尊敬的，你不但會劍，更懂得劍，僅這點已非普通劍手能比，我敬佩的是這樣的漢子，是你這樣的高手，如果殺了你，我內心才會一輩子悔恨，一輩子抱憾…………」

西門飄雪終於有些激動了，聲音略高的道：

「好，鐵兄弟，知我者是你，懂劍道者也是你，我們雖然是在這種情形下認識的，這輩子，我永遠把你當朋友，隨時隨地都會恭候大駕，咱們痛飲幾杯——」

說完話，他仰頭一陣暢快爽朗的大笑，阮二嫂那顆心終算是放下了，可是她忽然全身打了一個冷顫，因爲她感覺出有股陰影突然掠進了心頭……

雪飛狐嘿嘿地道：

「你們是朋友了，老夫還能在道上混麼？」

一隻手已快速的貼在西門飄的背後，那是個致命的死穴，西門飄雪那料到雪飛狐會在衆目睽睽下突然向自己下手，他冷冷地道：

「老雪，你想幹什麼？」

雪飛狐嘿嘿地道：

「我是個愛才如命的人，是人才就得甘爲我用，即然不聽我的，我決不會留他讓別人使用…………」

好毒的心，好低俗的手段，西門飄雪嘴角發出一聲不屑的冷笑，他彷彿根本不想再分辯什麼，雙目緩緩垂下，而四週的人却沒有一個敢出手救人，因爲在那種情況下，無人能救得了他。

滿面的憤怒和殺氣，鐵無情怒聲道：

「雪叔，這手段卑劣——」

雪飛狐嘿嘿地道：

「你懂個屁，現在我給你上一堂做人的道裡，人無橫財不富，馬無野草不肥，用人也是一樣，能用者就用，不能用的就殺，免得將來成爲敵人，像西門飄雪這樣的人，留下是個禍患，如爲別人所用，必將後患無窮……」

話聲方落，阮二嫂已格格嬌笑起來，她輕緩的移動着細碎的步履，緩緩貼近雪飛狐的身邊，道：

「老雪，我還眞虧跟了你，當年你金屋藏嬌的買下我，如果我不答應，只怕早活不過今日

了……………」

雪飛狐苦笑道：

「夫人，這是兩碼子事，跟這個扯不上邊……………」

阮二嫂一張臉輕輕挨在他的耳邊，低聲道：

「萬一有一天你玩夠了，會不會連我也殺了………」

搖搖頭，雪飛狐叱道：

「胡說，我那捨得………」

這個老狐狸一輩子都跟人玩陰的，誰會想到還有個人比他還陰，阮二嫂突然抽出一柄七首，猛地向腰眼上刺去，這種變化只怕連雪飛狐都沒有想到，跟你同床共枕的女人會出手殺他，只見他哎呀一聲，人已半蹲下去，西門飄雪借這稍蹤即逝的機會已移閃出去。

雪飛狐顫聲道：

「妳，妳………」

阮二嫂冷冷地道：

「枕邊人殺了自己的丈夫是不是，老雪，你應該先去打聽打聽，飄雪和我的關係，當年如果不是你拿了大把大把的銀子從老鴇子手裡強行把我買過來，我會依了你麼？我和飄雪是從小長大的，我們青梅竹馬，共許終身，阮二嫂雖是個婊子，但，決非忘情背信之人，如果不是你，我和飄雪早成了夫妻………」

雪飛狐楞了，阮二嫂這一番話，比那一刀還讓他痛苦，他驚悸的望着這個風情萬種又能讓男人動心的女人，幾乎不相信這番話是出自她的嘴裡，也許現實太冷酷了，這掩不住的事實令這個快近中年的人突然蒼老了許多，他悚然的道：

「怪不得你要我請他來助我呢………」

嗯，阮二嫂冷厲的道：

「我請飄雪來幫助你，倒是出自肺腑的助你，可是，你千不該萬不該要殺飄雪，這全是你自己造成的，怨不得我下手傷你………」

雪飛狐厲聲道：

「婊子貨，此仇我雪飛狐必報………」

阮二嫂不屑的道：

「省省吧，眼前的大禍你就脫不過，鐵公子的血海深仇你就交待不了，念在咱們夫妻一場，我不想說的太難聽，希望你能脫過這一次刼難………」

說完話再也不看雪飛狐一眼，她滿面痴情的望着西門飄雪，他輕輕挽着她的手臂，緩緩而去。

雪飛狐憤怒的吼道：

「婊子，你別走……」

他雙目凶光大露，向他身後的那些漢子望了一眼，只見這些人俱寒冷的望着他，他想不到顯赫一時的他，此刻連一點威風也擺不出來，黯然的嘆了口氣，腰際一陣一陣劇痛傳來，他伸手一摸，只見一片鮮血，雪飛狐作夢也沒想到自己會栽在自己人手裡，他惶亂的突然扯出了劍………

鐵無情冷冷地道：

「雪叔，你還能動手麼？」

雪飛狐嘿嘿地道：

「怎麼？你要跟我交手。」

點點頭，鐵無情道：

「雪叔，父仇不共戴天，做子女的能不報麼？」

雪飛狐顫聲道：

「你殺我吧。」

搖搖頭，鐵無情愴然的道：

「你受了傷，現在殺你並不是件光榮的事情………」

站在一旁的屠一刀嘿地一聲道：

「少主，你有那份容情，我老屠可沒有那麼好的心腸，咱們兄弟千山萬水的來這裡，可全是爲了這雜碎，如今他想要死，嘿嘿，我就成全他………」

老屠果然揮刀躍了過來，鐵無情神手一攔，道：

「老屠，先讓他療傷，等他傷好了，我自然會給他一次機會，目前咱們不要乘人之危………」

雪飛狐一呆道：

「你不殺我……」

鐵無情面色一寒，道：

「只是讓你多活幾天而已………」

× ×

在那棟黑屋子裡，只有一盞油灯散發着一縷昏黃的燈火，這裡只有一張床，一張桌子和兩把椅子，雪飛狐滿頭的蓬髮凌亂的已糾結在一起，他雙目赤紅的瞪着屋子的每一個角落，尋覓不出有那個地方可讓他鑽出這間屋子，一連七天，七天裡雖然已將身上的傷給養好了，可是等死的滋味並不好受，他已親眼看見過鐵無情那身功夫，決非他一人之力所能對付的，他知道自己只要困在這裡，就無法逃脫死亡的命運———

剎那間，他將這一切的後果全歸咎於阮二嫂，如果不是這娘們，他不會落到如此地步，如果西門飄雪不是臨時抽腿，他更不會敗到這種程度，此刻，他將所有的恨全怪罪在這兩個人身上，所以，他發誓，他只要能脫離這裡，他必要手刄這兩個人，那怕是天涯海角，那怕是付出多高的代價，他都要親手追殺他們……

眼前最重要的是如何脫離此困，如何溜掉，四週都是守着他的殺手，要從這間屋子走出去，眞比登天還難……

他看過整個屋子的四週，明椿暗椿不下十幾道，要從囚籠裡脫出去，除非有神仙之能，遁土之功，否則，雪飛狐當眞要死在這裡了……

堂堂的東王，擧天下之首富，有永遠花不完的財富，享不盡的富貴，如今却在這裡等死，他怎麼也嚥不下這口氣……。

他忽然想到了那條繫在腰上的腰帶，那是一百二十顆寶石鑲成的金縷玉絲帶，擧世就這麼一條，價值能買下半個洛陽城，這是他身邊唯一最值錢的東西，隨便摘下一顆寶石都能過上一輩子，他摸了摸那條帶子，假如這條帶子能換取他的那條命，他願意……。

咚咚咚——

他敲了三下窗櫺，屋外立刻有人喝道：

「幹什麼？不怕吵死人……」

那是錐子的手下，是個道地的殺手。

雪飛狐低聲道：

「兄弟，我想請你幫點小忙……」

說着，他將戴在手上的藍玉戒子遞了出去，一顆藍汪汪的戒子呈散着奪目的光芒，那漢子鼻子裡哼了一下，冷冷地道：

「這是什麼意思？」

雪飛狐嘿嘿地道：

「不成意思，給小兄弟一點小玩意……」

那漢子將藍玉戒子握在手心裡看了二眼，道：

「別想用這玩意讓我放了你，我沒那個膽——」

搖搖頭，雪飛狐道：

「老夫還不會那麼不上路，我只想問你幾句話？」

那漢子哦了一聲道：

「說吧。」

雪飛狐嘿嘿地道：

「我只想知道這裡由誰負責………」

那漢子想了想，道：

「黑三、黑大爺………」

雪飛狐眼珠子一轉，道：

「告訴他，我想見他………」

那漢子一楞，道：

「就這麼簡單——」

雪飛狐嗯了一聲道：

「大家都在外面跑的，我不會過份要求你，你只要傳話給黑三，這顆大內藍玉戒就是你的………」

那漢子哼地一聲道：

「等着———」

雪飛狐根本沒有選擇只有等，他聽見那漢子吹着口哨離開了，雪飛狐那兩隻手在緊緊的握着，他不知道這漢子會不會把話傳到，黑三會不會來，一剎那，各種紛亂的思緒紛至沓來，腦子裡

幾乎連一刻也不停下……

他在焦慮中等待，等待這唯一的希望，連晚飯他都沒有心思吃，那知正在他失望而不安中，那扇門忽然被推開了，黑三面容冷肅的走了進來。

雪飛狐激動的道：

「黑三——」

黑三冷冷地瞄了他一眼，道：

「你找我，什麼事………」

雷飛狐揉揉手，嘿嘿地道：

「我想跟你談個條件………」

黑三不屑的道：

「你不會想叫我放了你吧………」

雪飛狐那顆心幾乎要跳出去，道：

「正是要你放了我………」

黑三哈哈大笑道：

「老雪，鐵少主的爲人怎麼樣？你是見過了，他的武功如何？你也很清楚，我如果把你放了

，鐵少主會饒了我麼？而我又如何交待這件事……」

雪飛狐嘿嘿地道：

「黑三，別人不了解你，我却相當清楚，當年你是個綠林大盜，被王者之尊給降服了，願終生爲奴，可是如今王者之尊換了主，你心裡並不服氣，時時都在動那個金面王的念頭……」

黑三神色一變，道：

「你怎麼知道……」

雪飛狐嘿嘿地道：

「別忘了，你有個女人……」

黑三眞的震顫了，他沒想到雪飛狐的消息這麼靈通，靈通的啥事都很清楚，他那曉得雪飛狐爲了對付鐵無情，不惜花下巨資，搜集鐵無情和身邊那些人的資料，老雪在這方面很下了一些功夫，黑三，哈多每個人的過去，他都有一套完整的資料……」

黑三冷冷地道：

「那又怎麼樣？你以爲我會聽你的……」

雪飛狐嘿嘿地道：

「如果我能幫你拿到金面王，了却你多年心願……」

黑三冷笑道：

「你死在眼前，又能幫我什麼？」

雪飛狐揚一揚手中那條鑲滿一百二十顆的寶石玉帶，那確是條讓人看了心動的寶物，紅藍黃綠，各色各樣的寶石散射着各種不同的光華，金縷玉絲，價值不菲，黑三在綠林道上多年，什麼樣的寶貝沒見過，就是沒看過這樣名貴的玉帶子。

雪飛狐雙手遞過去，道：

「送給你……」

黑三一縮身子，道：

「這個還動不了我的心……」

雪飛狐嘿嘿地道：

「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份，如果，你放了我，除了這個外，我願將我全部的家當分給你一半，洛陽的寶興行，北京的通順樓，還有天壇的驛運行……」

哼地一聲，黑三冷冷地道：

「誰又信的過……」

由這句話裡，雪飛狐知道他心動了，憑心而論，雪飛狐還是個很守信用的人，三十六友的素

行，黑三也很清楚，他相信雪飛狐辦的到，只是，他知道如果自己這樣做了，天下要容身就難了……

雪飛狐似乎看穿了他的心事，道：

「我會畫押給你，還有一件事我都爲你想好了，你跟我一塊走，江湖上要想混下去，唯有除了鐵無情，否則，咱倆逃到天涯海角，還是會被他追上……」

點點頭，黑三道：

「不錯。」

雪飛狐嘿嘿地道：

「要除掉鐵無情不難，咱們只要進了「三恨園」——」

黑三大惊道：

「那地方無人能去，去了就死……」

雪飛狐嘿嘿地道：

「我是唯一能去的人，因爲百善禪師，百惡老尼，還有無心居士，他們跟我有那麼點交情……

……」

黑三沉思道：

「三恨園的三位怪人，絕不出那個谷一步，你難道能說服他們，出來殺掉鐵少主……」

眼珠子一翻，雪飛狐得意的道：

「他們雖不會出谷，難道我們不會引姓鐵的進去，黑三，只要鐵無情進了「三恨園」，他就甭想活着出來，那具金面王就會到你手中……」

金面王是黑三多年夢寐以求的寶物，在鐵無情從銅人堡將他們救出來的時候起，他心裡就不平衡，若非哈多和他有那份交情，他眞不甘跟着鐵無情，王者之尊二代之主死後，他就發誓要那面金面王，如今，這個秘密給雪飛狐查出來了，他知道隱瞞下去也沒多大意思，而雪飛狐每句話似乎都說中了他的心事……

黑三想了想，道：

「他會上當麼？」

雪飛狐一拍胸脯，道：

「我老雪一日不死，鐵無情一日不會放過我，因爲他老子的死，跟我多少有關係，況且，那批黃金大部份都在我手裡——」

黑三雙眉一皺，道：

「他果然不會放過你………」

雪飛狐嘿嘿地道：

「你設法幫我出去，好處自然有你的………」

黑三心裡一橫，道：

「好，咱們博一博手氣——」

他伸手將那條寶石腰帶拿在手裡，咬咬牙，向雪飛狐施了個眼色，然後，他拍拍手——

站在外面那個漢子走了進來，道：

「黑爺，有事………」

黑三嗯了一聲，道：

「把姓雪的給我綑起來………」

雪飛狐方自一楞，那漢子已提着一個牛皮繩子撲了過來，而黑三却在這漢子身子一撲的刹那，伸指點了他的穴道。

黑三急聲道：

「快換上他的衣服——」

雪飛狐嘿嘿地道：

「高明——」

黑三冷冷地道：

「如果不這樣，你只怕連這屋子也出不去………」

雪飛狐動作眞快，已脫下那漢子的一身黑衣換上，而將自己衣服給那漢子穿上，然後，把那漢子放在床上，他倆看看沒有什麼破綻，雙雙踏了出去，門已關上——

茫茫的黑夜中，這兩人很順利的走了出去，那些值夜的漢子一見是黑三和自家兄弟，紛紛揮手示意，任他倆暢行無阻——

兩個人急快的離開了那囚房，雪飛狐那顆忐忑不安的心終於放下來了，道：

「黑兄，我這裡先謝了。」

黑三冷冷地道：

「那倒不必，只要你守信就行了。」

雪飛狐長吸口氣，道：

「我說過的話必定算數——」

驀地裡——

一個生冷的話聲，道：

「你說過的話就像放屁那樣，永遠是臭的……」

黑三和雪飛狐兩人悚然而驚，在這節骨眼上，突然冒出了這樣的話聲，顯然兩人的行動已給人識破了，黑三全身功力凝聚，雙目其冷如刄，沉聲道：

「誰？」

只見哈多寒着一張臉緩緩自黑暗中踱了出來，他雙目有股凜然的怒光瞪着黑三，森冷冷的道

「黑三，你對得起少主麼？」

黑三心底一寒，道：

「哈兄，我……」

哈多冷冷地道：

「你尚沒有鑄成大錯之前，立刻押着姓雪的回去。」

黑三一呆道：

「這……」

雪飛狐嘿嘿地道：

「黑三，咱們眼前已無路可走了，是生是死兩條路全由你自己選擇，姓哈的，看樣子是不會放

過我倆了……」

黑三苦澀的道：

「哈兄，請原諒我……」

他和哈多有十餘年的交情，一見哈多那張嚴肅的臉，一股惶悚和難過的心緒掠過心坎，雙眼一轉，居然跪在哈多的面前。

哈多一呆，上前扶道：

「起來，人活着要像條漢子……」

他伸手去拉黑三的手臂，黑三猛地一掌由下而上切了過來，那一掌又快又疾，又是在哈多猝不及防的情形下，哈多只覺胸口如被雷殛，哇地一聲噴出一口鮮血，人已仰身而倒。

他顫聲的道：

「黑三，你……」

黑三嘿嘿地道：

「我不想殺你，可是這件事被你撞見了，如果不這樣，我們決走不了，念在多年交情上，請原諒了……」

哈多顫聲道：

「黑三，別做傻事，你會受天理………」

雪飛狐冷冷地道：

「宰了他———」

他上前一掌拍下，哈多的身子已被劈出老遠，那噴洒的血漬濺了滿地，哈多在抖顫着，黑三怒叱道：

「老雪，你———」

雪飛狐哼地道：

「不宰了他，咱們能逃的了麼………」

黑三一咬牙，躍起身來，拉着雪飛狐疾躍而去，黑夜裡，風冷如刀，那無情的寒夜使這裡更加淒冷———

昏黃的灯影下，哈多的屍體被抬了回來，那扭曲的臉龐，滿身的鮮血，在在說明他是受了沉重致命的掌傷，鐵無情那張臉顯得蒼白，他沒想到會有這種結果，他的心隨着哈多嘴裡流出來的血液而絞碎，哈多是個忠厚而耿直的老人，他有份執着的忠義，寬厚的心境，他默守着對王者之尊的精誠，願一代代的爲奴，這是他敦厚的地方，也是鐵無情最尊敬的地方………

他改變了鐵無情的一生，給了鐵無情那玄秘的功夫，也拓展了鐵無情人生的歷程，鐵無情在

難過中想到了哈娃娜，他如何向哈娃娜解說哈多的死因………。

錐子沉痛的道：

「當家的，咱們追，黑三和老雪跑不出去………」

雙目中含着淚，鐵無情冷冷地道：

「天涯海角，我也要剁了他們………」

錐子苦澀的道：

「當家的，那個小兄弟收了老雪的一枚戒子，這是我的手下，所有一切的罪都有我承擔—————」

揮了手，鐵無情道：

「別說這些，我要知道他們往那裡跑的………」

蝎子道：

「很快就有消息了，我們的人會立刻回報………」

鐵鷹的漢子果然都是追踪採探的好手，他們從出事到目前不過僅僅幾個時辰，但，他們却將黑三和雪飛狐的形踪掌握的很好，消息很快的傳了回來。

兩個漢子已奔回，錐子道：

「大腳，有消息麼？」

那個叫大腳的漢子拱手道：

「有，我們兄弟一路跟下去，總算將他們的行踪弄清楚了，這兩個人行動相當隱密，時東時西，走的完全是荒山野地……」

蝎子怒聲道：

「大腳，廢話不要太多，我們只要知道他們在那裡落腳，目的地倒底在那裡？」

大腳喘了口氣，道：

「他們如喪家之犬，那裡還敢落腳，據屬下一路追踪研判，這兩個人是往三恨園那方面走………」

三恨、百善、百惡、無心，江湖上三個俱與佛門有緣的三個怪人，取三恨之名，霸佔骷髏谷武林道上，誰都不願也不敢進入三恨園，黑三和雪飛狐兩人難道不怕死，硬往鬼門關闖……。

屠一刀恨聲道：

「媽的，他們倒會找個地方躲……」

蝎子沉思道：

「大腳，通知弟兄，嚴密的監視着這兩個人，不管這兩個傢伙躲在那裡，咱們也要把他倆挖出來……」

大腳嘿嘿地道：

「請放心，我大腳別的本事沒有，追踪踩盤絕對是一流的，我已命兄弟們守在那裡，一有動靜，他們會立刻囘報……」

鐵無情望着哈多的屍體，沉痛的道：

「咱們先安葬了哈多……」

屠一刀大聲道：

「對，入土爲安，雖然哈多死的很寃，我們兄弟一定會替他報仇，可是，少主，咱們要不要通知哈姑娘……」

鐵無情全身一震，愴然的道：

「當然要通知，立刻派兄弟去七絕島告訴她老爺子已經死了，請她節哀順變，咱們必將元凶擒囘，再祭她的義父……」

在兩根白臘前，幾盤素菓，三柱信香，鐵無情率領全體兄弟向這位可敬的老人致敬，他們兄弟全是一條心，全是血性的漢子，誰又想到兄弟中出了個黑三，黑三居然叛離了他們的組合，而又傷害了最令人敬仰的哈多，鐵無情揮淚了，他痛心失去了一個最得力又忠厚的助手……

一撮泥土掩蓋了多少千古英雄，哈多在衆兄弟的抉柩下，埋進了那杯泥土裡，永遠伴着清風星月，長眠於地下，而他將永遠消失於這個混沌的人世………。

當喪事完畢以後，鐵無情已迫不及待的道：

「老屠，咱們要立刻採取行動………」

屠一刀一揚眉道：

「當然，乘大夥的心還沒冷，而在沸騰的時候，我們要將這兩個賊子砍了，給老哈雪恨…………………」

錐子低沉的道：

「當家的，兄弟那股火已在燃燒，我們就硬闖骷髏谷，看看那兩個龜兒子能在誰的褲襠裡躲着………」

沉思片刻，鐵無情道：

「兄弟，進骷髏谷會三恨老人，不要去這麼多人，你知道，三恨是三個古怪的人，他即然不願陌生人入谷，自然是有它的道理，拿黑三和老雪，也用不着這些兄弟，我想和老屠兩個人就辦的了………」

錐子凝重的道：

「不行，我們不能讓當家的單獨犯險，這樣好了，老屠，蝎子和我，咱們四個人入谷，一來大夥可以照應，二來我們也想會會那三個老怪物………」

蝎子堅決的道：

「對，替老哈報仇是大夥的事，我當然要算一份……」

鐵無情想了想，長吸口氣道：

「好，咱們這就闖闖骷髏谷——」

× × × ×

當鐵鷹兄弟歷經數日快騎跋踄，又經過風雨飄搖渡船而至七絕島，將那封信交到哈娃娜手上時，哈娃娜彷彿遭到雷殛似的站在那裡，人若木雞般的呆在那裡，眼淚如斷了線一樣，串串連連的自腮靨上滾落下來，她幾乎不敢相信這種事會發生在哈多身上，那個慈祥又憨厚的老人，給了她最美好的童年時光，也付出了他一生的愛，雖然她已知道那不是她親生的父親，她還是敬他愛他，養育之恩大如天，他永遠是她心目中的父親………

送信者絲毫也沒停留，又趕了回去。

此處，香花四溢，萬紫千紅的各色小花遍植島上，海風習習，碩大的海鳥在空中飛掠，浪花輕吻着岩石，濺起了點點滴滴的水榭，哈娃娜站在巖石邊已站立了兩個多時辰，她痴望着遠處的

大海，彷彿沉緬在往昔的思緒裡，站着站着，那夕陽已漸漸來臨，直到耳邊響起一聲道：

「孩子——」

那是她爹七絕神君的聲音，她連動都沒動，七絕神君已疼愛的飄落在她的身後，他伸出那隻慈愛的手輕輕扶着哈娃娜的肩頭，道：

「孩子，你站在這裡幹什麼？」

哈娃娜驀一回頭，面上淚痕未乾，七絕神君睹狀一呆，驚詫的道：

「你怎麼啦？」

哈娃娜只覺一肚子委曲無處發洩，哇地一聲扒在爹爹的懷裡嗚嗚地哭了起來，七絕神君怒聲道：

「誰欺負你，告訴爹爹，爹殺了他……」

搖搖頭，哈娃娜顫聲道：

「我爹死了……」

七絕神君怒聲道：

「胡說，爹不是活的好好的……」

哈娃娜苦澀的道：

「不是你，是……」

七絕神君一震道：

「哈多……」

嗯，哈娃娜清聲道：

「爹，我要替他報仇……」

七絕神君心底一沉，道：

「他是給人殺的……」

嗯，哈娃娜嗯了一聲，將鐵無情那封信遞給了七絕神君，七絕神君眼珠眼珠子一瞄那信的內容，驚詫的道：

「他們要去三恨園，那裡去不得……」

哈娃娜一聽大悰，道：

「爹，那裡很危險……」

七絕神君面色凝重的道：

「百善僧、百惡尼、無心居士、湖海三怪，殺人如吃白飯，武功高深似海，骷髏谷裡盡是骷髏，進去的人沒有能活着走出來……」

這一說，哈娃娜那顆心幾乎要跳出口腔來，她也不知道爲什麼？那顆心全懸在鐵無情身上，此刻，她惶恐而顫悚的望着七絕神君，道：

「爹，我要幫助鐵少主……」

七絕神君一愣，道：

「別胡說，你現在正在練功，要四十九天才能練成，這時候離島，豈不前功盡棄……」

哈娃娜哀求的道：

「爹，我不要練功了，我只要替我爹報仇，鐵少主已去骷髏谷，我不能讓他一個人冒險……

……」

七絕神君鼻子裡哼了一聲道：

「不行——」

哈娃娜只覺那顆心全碎了，哇地一聲轉身狂奔而去，然後，在狂奔中向海裡躍去，讓冰冷的海水衝擊着她那嬌弱的身軀，七絕神君大惊道：

「你，你……」

他飛躍在海面上，拉起哈娃娜彈回島岩，而哈娃娜却已暈迷過去，眼眶裡盡是那傷心的淚珠

……

14

「生人止步，

進谷者死！」

八個鮮紅的血字那麼血淋淋的寫在石碑之上，那個石碑斜斜的挿在入谷之處，四周密林蒼鬱，風聲呼嘯、蛛絲滿佈的將谷中唯一的通路都封死了，一股逼人的厲怖，使人望而却步，一大群的烏鴉棲息於林中，怪異的鳴叫此起彼落，這得確是個令人寒懼的地方。

長吸口氣，鐵無情站在谷口向裡面望了一下，錐子暗暗罵了一聲，始終沒看見老脚和那兩個弟兄，他向各處瞭望了一下，道：

「老脚死到那裡去了？」

蝎子苦澀的道：

「他再也不會說話了！」

隨着他的話聲，只見入谷百來尺處，一棵蒼翠的古檜上，斜斜吊着三個黑衣漢子的屍體，那三個人的頭已被人割去，血淋淋的尚在滴着血，更令人髮指的是一群群兀鷹正在那裡盤旋的啃食

着三個人的屍體。

錐子怒聲道：

「他媽的——」

一蓬鐵荔子射了過去，將那些正在爭食的兀鷹擊斃了好幾隻，那些食人鷹彷彿受到驚吓般的紛紛展翅飛向半空，牠們似乎尚捨不得離開這些美食，猶自盤旋不去！

鐵無情難過的道：

「咱們弟兄又少了三個！」

錐子恨聲道：

「那裡丟那裡找，這些血債全向老雪和黑三找回來，當家的，咱們是偷偷混進去，還是硬闖？」

鐵無情面上一片寒冷，道：

「硬闖？咱們即然來了，當然光明正大的進去，今日之事只怕不會那麼容易善了！」

屠一刀嘿地一聲道：

「好！我先闖！」

這個在十惡中素有屠大胆之稱，有名的天不怕地不怕，任何場面他都是水裡去火裡來，此刻

這個玩刀的行家，一移大步，帶頭當先向前衝去。

蝎子隨後而至，道：

「屠兄！小心——」

屠一刀哈地一聲道：

「我就不信那三個老怪物能把我咬掉！」

話音方逝，耳際突然響起一陣微若蚊子般的聲音，道：

「別再前進，否則後悔——」

屠一刀看看四處一眼，喝道：

「後悔個屁，我老屠不信邪門！」

那知他話聲甫落，右頰上已重重的挨了一掌，只見一個身穿黃袍的白眉老人，滿面紅光的合掌而立，他以一雙柔和的目光望着屠一刀，口喧佛號，道：

「小友！不聽老衲話，你就吃耳光——」

屠一刀那一耳光挨的真不輕，眼前金星直冒，頭有點嗡嗡直響，他還是頭一回讓人給人這樣打過，再聽這老和尚叫自己是小友，心裡那股子怒火有若火中澆油，他憤憤地吼道：

「你這老東西有多大？居然敢叫我小友！」

那老和尚合什道：

「老衲今年一百有五，叫你一聲小友有何失體，打你一耳光是要救你的那條命，我百善上體天心，下念蒼生，不忍讓你與那三個一樣，成了沒頭屍首，所以才來警告你們，別再妄進谷中一步，不然，那後果……」

三恨園的百善禪師一入各人耳中，俱是心神一震，想不到他們才踏進谷裡便遇上這個老魔星，有人說百善禪師是介於佛邪之間，性情隨自己而變，有時候一片善心，絕不妄予殺生，有時其嗜殺之性，能讓人駭聳聽聞，屠一刀可不信邪的很，嘿嘿地道：

「禿驢！那三個兄弟可是你殺的？」

百善禪師斜睨了掛在樹梢子上的三個屍體一眼，一副與他毫無相關的樣子，淡淡地道：

「死幾個人有何大驚小怪，骷髏谷從我們三個老東西進駐之後，那天不死幾個。小友，也許你還不知道，在老衲住處，有道骷髏牆，算算看，多少個人頭能造一道牆，他們三個只不過是九牛一毛……」

那真是危言聳聽又使人驚悸的事情，用骷髏做牆，他們倒底是凶神下凡，還是惡煞擋道，屠一刀、錐子和蝎子全是殺過人，見過血的人，聽了這話也不禁汗毛豎立，百善禪師、百惡老尼、還有那無心居士，三個自認與佛門結緣的人，居然嗜殺如命，這倒底是什麼人物？

鐵無情嘆道：

「老和尚，上天有好生之德，你們如此嗜殺如戲，難道不怕天報？」

百善禪師雙目精光一閃，投落在鐵無情的臉上，他那白淨的臉上展露出一絲微笑，道：

「少年郎！你長的好！」

鐵無情拱手道：

「謝謝前輩誇獎，在下鐵無情，今日率兄弟來這裡，完全是爲了追捕兩個已無人性的人，如果大師肯將這兩個人交出來，晚輩……」

百善禪師用手阻止他，道：

「別再硬闖，否則都會沒命，我百善和尚還有那麼一點佛心，不願你們送死，才守在這裡不讓你們進去！」

鐵無情搖搖頭道：

「大師如果肯將那兩個人交出來，在下……」

百善禪師合掌，道：

「你說的那兩位施主已接受本園的保護，誰都不能將他帶走，除非你們自信能經得起我們三個老東西的考驗，但，那種機會不多，因爲憑你們目前幾個人的力量，只怕連老衲都應付不了！

」

錐子吼道：

「大師！我不信！」

他當然不信，連蝎子和屠一刀都不信，他們俱是目前江湖上的佼佼者，江湖上雖說一山還有一山高，但，高高不過天，他們也許是差上那麼一點，但，決不相信四個頂尖的行家會鬥不過他一個人。

錐子那股傲氣使他滿肚子的不服氣，身子已如箭矢般的向前射去，一縷劍影在火光乍閃的刹那，向百善禪師一揮而去。

百善禪師哈哈一笑道：

「溺死的全是會水的，少年人，你還算幸運的，遇上老衲，其他兩個決不會讓你有再見天日的機會！」

誰也沒看清楚他是如何出手的，只見他那寬大的袖子一抖，兩根指頭已揑住了錐子劈來的劍光，錐子的冷劍驀地停在半空，百善禪師仰天一聲大笑，道：

「小友！這種劍法能殺人麼？」

錐子心底一涼，滿面羞紅，他這一劍可說是集畢身功力於一擊，速度和角度均用的很好，誰會想到對方僅僅是揮洒了一下衣袖，就揑住了自己的冷劍，他悚然一震，暗中運勁一扯，道：

「你！」

百善禪師一鬆手，道：

「去吧！」

眞的去了，錐子彷佛被一股浩瀚的大力一推似的，胸前氣血一陣翻湧，蹬蹬地震出七、八步，硬是用盡全身之力才將那退倒的身子刹住。

錐子神情一變，面色立刻變的蒼白，道：

「老禪師果然高明，晚輩自嘆弗如……」

百善禪師揮手道：

「去吧！別妄送生命！」

這位看似祥和的老禪師說完話，雙掌合什，口喧佛號，轉身緩緩而去，灰淡的衣袍在風中飄舞，頗有仙風道骨之態。

鐵無情咬咬牙，高聲道：

「老禪師！在下多謝你的好意，為了那兩個人，在下不得不硬闖了！」

百善禪師頭也沒回，只是冷冷地道：

「好倔強的孩子，隨你吧！我有心救你們，你們硬要送死，骷髏谷裡今日又要平添幾縷寃魂，佛心已渡，奈何自尋，小友再和老衲見面，就不會這麼幸運了！」

袍影隨風而淡，他已遠遠而去。

屠一刀面色凝重的道：

「當家的！咱們是進還是退？」

鐵無情聞言突然仰天哈哈大笑，他豪氣干雲的道：

「老哥哥！咱們在外面混世面，如果是遇強則退，遇狠則跑，遇善則欺，遇弱則殺，咱們豈不成了江湖無賴了，眼前固然凶險難纏，但，咱們却不可弱了江湖的本色，雖然敵不過他們，咱們這身骨頭却是硬的，寧可讓他打死，也不讓他嚇死！」

這番話說的衆人熱血沸騰，只覺有股沖天的浩氣充塞每人心田之中，蝎子雙目一寒，道：

「當家的！生死事小，義氣爲先，就算咱們兄弟今日就是全栽在這裡，也決不會皺個眉頭！」

四條熱血的漢子昂首挺胸的向前行去，沿着那條谷道，他們毫無所懼，也毫無所怨的向裡面摸進。

進得谷中，前面霍然開朗，只見谷中遍植野花，三間茅屋依山而立，而一道白牆橫在路邊，屠一刀撞了撞鐵無情，道：

「當家的，你瞧，骷髏——」

果如傳言一樣，那一道矮牆看上去是黃白的牆，仔細一瞄，陡覺毛骨悚然，居然全是一顆顆骷髏頭堆起來的，雖是一堆白骨，看的也令人寒悲，大夥站在骷髏牆前，頓時被這一副慘景震懾住了。

鐵無情長嘆一聲道：

「想不到這三個老東西眞殺了這麼多人，三恨園、骷髏骨，他們倒低有何恨事，要殺害這麼多人？」

蝎子冷冷地道：

「看他們這種殺人的手段，就知道不是什麼好人！」

那知他的話聲甫落，一眼瞄見左邊那間小茅屋前的兩棵大樹上，吊着兩個漢子，這兩個人俱斜垂着頭，伸着舌頭，顯然兩人已被吊了很久。

屠一刀一震道：

「老雪和黑三——」

話音尚在舌尖溜轉，那間茅屋的門已砰然的被推開了，個全身黑袍的清瘦老叟手裡提了一

把殺魚刀走了出來，他左手提刀、右手拿磨刀石，低着頭走到門前的一口井前，緩緩坐在石檯上，掏了一盆水，在那裡磨起刀來。

只聽他嘿嘿一笑道：

「這兩個小子吊的差不多了，如果他們說的全是鬼話，嘿嘿，這把殺魚刀拿來殺人，可鋒利的很！」

磨刀殺人，他是要殺老雪和黑三。

屠一刀裂嘴一笑道：

「大爺！你磨刀要做啥？」

那黑袍老叟緩緩抬起頭來，瞪了屠一刀，道：

「殺人！」

屠一刀啊了一聲道：

「殺誰呀？是不是那兩個人？」

黑衣老叟嘿嘿地道：

「殺你！」

屠一刀心裡突覺一寒，這尋常的兩個字在平常聽來並沒什麼？那知今日從這個老叟嘴裡吐出來，却有股毛骨悚然的感覺，心底裡彷彿有種無形的壓力深深的襲來。

老屠畢竟是位歷經風浪的江湖豪客，在這種陰森厲怖的情形下，他仰天一聲大笑，嘿嘿地道：

「老爺子！你我往日無怨，近日無仇，爲何殺我？」

那黑衣老叟哼了一聲道：

「你看看那堆骷髏，有那個和我有仇，他們送上門來，踏入這塊地上，就該留在這裡，我這裡種了很多麥子、菜蔬，需要用肥料來養它們！」

屠一刀大寒道：

「你把他們當肥料？」

黑衣老叟嘿嘿地道：

「這有什麼值得你大驚小怪，人來自然、回歸自然，死了要入土，土裡化作肥料再養天地萬物，如此生生不息，循環相依相生，我只是依法則行事而已！」

屠一刀想不到這個老人殺人還有一套法則，更有一套讓你無法置信的說辭，他憤憤地道：

「你隨意殺人，是有理由？」

黑衣老叟揚了揚刀，道：

「你就是今日我要殺的人！」

屠一刀將腰裡的刀一撤，冷冷地道：

「別忘了，我也是玩刀的！」

哼，黑衣老叟冷冷地道：

「在我無心居士面前，有誰敢自稱是玩刀的，天下刀法本無形，橫着一刀、豎着一刀，刀刀都可殺人，那只是普通的刀法，有種刀法，只怕你連看都沒看過！」

一楞，屠一刀不信的道：

「天下刀法我雖未必全見過，但多少也能尋出蛛絲馬跡，老爺子！你說說看，那種刀法我沒看過！」

那老叟一揮手中的殺魚刀，道：

「心刀！」

「心刀？」

楞了一楞，屠一刀道：

點點頭，無心居士道：

「刀在心裡，能隨意殺人！」

屠一刀嘿嘿地道：

「有人能吹天吹地，在那裡隨口唬人，如果眞如老爺子說的那樣，豈不是如劍仙之流！」

無心居士滿臉不屑的道：

「你懂個屁，眞正刀法在心裡！」

屠一刀頓覺豪勇無比，道：

「我倒要瞧瞧，你如何馭刀！」

無心居士伸手一洒那柄殺魚刀，道：

「小心了！我讓你見識見識！」

隨着他的話聲，那柄殺魚刀猶地自他手中彈了起來，猶地向屠一刀疾射過來，這柄刀去勢之急，連屠一刀深俱戒心之人，都吓了一跳，他是個在刀上有相當修養的人，一見殺魚刀遙空而至，手中的刀，迅快迎上劈去，那知殺魚刀在空中，自行一個旋轉，猛然斜切而來，此刀無線無索，自行翔遊空中，那位無心居士依然坐在那裡，身手連動都沒動一下，全憑他的意念在運刀，這種前所未見的馭刀法，令全場的人俱是一震，俱被他這種神妙的功夫所震駭。

屠一刀面臨這柄殺魚刀的攻伐，得確是駭懼不已，他對那柄捉摸不定的殺魚刀還眞有點難予應付，在連番被逼的情形下，他根本連攻擊的機會都沒有。

冷刀霍霍，雙方的刀已換了七、八招。

雙眉一皺，鐵無情突然道：

「老屠！退出七步！」

屠一刀一怔，依言迅快的退了七步，無心居士突然一收刀，那柄殺魚刀已飛囘他的手中，在那雙冷酷的目光裡閃露着一片詫異之色，道：

「你這個人很多嘴！」

淡淡一笑，鐵無情道：

「前輩果然好功力，能以意馭刀，這種功夫在江湖上可不多見，可是前輩功力雖高，但，僅限於十尺之內，超過十尺，這空中的刀就威力不足！」

無心居士滿面佩服的道：

「好小子！果然觀察入微，連這點你都看出來了，嘿嘿，心刀在於氣，以氣使刀，本是武家最高境界，所以古人有取人首級於里外之說，我無心居士生平最大的嗜好就是武學，凡勝我者，我必不恥下問，崇敬如師，敗我者必取其命，即然連我都不如，活着倒不如死了！」

這一番怪論，頓使鐵無情心裡一緊，勝者爲師，敗者即死，以無心居士目前這種功力，能不死在他手裡的只怕少之又少，殺人還有理由，更怪的是敗在他手裡的人必死，而他敗在別人手裡

，不但不必死，他還要拜人爲師，這番論說，只怕武林中僅此一人。

鐵無情哈哈大笑道：

「前輩可曾敗過幾次？」

沉思片刻，無心居士嘿嘿地道：

「二次！」

鐵無情大笑道：

「那表示你並不是天下無敵之人，畢竟還有人勝過你，如果僥倖，前輩今日只怕要敗第三次了！」

無心居士聞言大怒，道：

「胡說！我頭一次是敗在我師兄手裡，同門較藝，並不爲過，第二次敗在七絕神君手裡，這老東西功夫比我是高了很多，就是敗了也不丟人，除了這兩次外。嘿嘿，那些想找我比武的人，全成了一具具骷髏！」

他瞄了鐵無情一眼，又冷冷地道：

「看你年歲輕輕，口氣却大的很，憑你們這四個人，要想在骷髏谷裡安全脫身，嘿嘿，只怕是難上加難，我無心居士眞想不透，明知道三根園裡的三個怪物，人人都有一段恨事，你們還要

硬往這裡送死！」

鐵無情淡淡地道：

「來者不善，善者不來，我們是來追踪兩位朋友，前輩如果肯高抬貴手，將這兩位朋友交出來，我兄弟立刻退出貴寶地。」

無心一楞，道：

「我這裡從不留置任何人，任何人也別想在這裡活過天明，你們說的兩個人我怎麼沒有見過？」

屠一刀嘿地一聲道：

「你他媽的還眞會裝糊塗，那兩個王八蛋如今被你吊在那裡，你居然還跟我們裝羊！」

無心居士瞄了雪飛狐一眼，道：

「這兩個人就是你們要找的人？」

點點頭，鐵無情凝重的道：

「我們必須將他兩帶回去，他們背負着太多的罪惡，那位姓雪的與在下有着血海深仇，那位黑三，却是殺害自家兄弟的人！」

無心居士目光朝樹上吊着的兩個人斜睨了一眼，道：

「我不管他倆跟你們有什麼恩怨，這兩個人已是骷髏谷百惡老尼的指名唯一留下之人！」

屠一刀吼道：

「留下又怎麼樣？我們非要這兩個人不可！」

無心居士瞪了他一眼，道：

「你已是必死之人，還敢在這裡大吼大叫！」

屠一刀仰天大笑道：

「我老屠早就不想活了，有種……」

他底下的話還沒吼完，耳邊驀地響起一聲冷笑，道：

「誰不想活了，我來送他終！」

隨着這陣話聲，屠一刀只覺得眼前黑影一閃，緊隨着胸前砰地一聲，一股大力已重重地擊在他身上，他哇地一聲大叫，人已扒在地上。

眼前一花，只見一個全身都着紅花衣衫的女尼飄然而落，女尼穿花袍，這眞是少見的鮮事，她面色紅潤，眉清目秀，看上去僅有五十餘歲，但出手狠辣，一照面就將屠一刀給打得口吐鮮血，屠一刀若非身子硬朗，這一掌只怕會要了命。

屠一刀嘴裡含血，怒吼道：

「媽的！妖尼！妳有本事打死我！」

百惡老尼格格地道：

「那好呀！半個多月來，我已經很久沒有殺人了，先前在谷口宰了那三個臭小子，實在還沒過癮，沒想到你們這四塊料居然不聽警告，硬要闖進來，那就不能怪我尼姑心狠手辣了。」

鐵無情聽的心裡一痛，原來谷口死去的兄弟是這位尼姑殺的，錐子的眼睛紅了，死去的三個全是跟着他多年的好兄弟，那位大脚更是個忠肝義胆的好幫手，錐子憤憤地道：

「好呀！臭娘們！你好狠的手段——」

百惡老尼眼皮子一翻，道：

「我這一生中最痛恨別人罵我是臭娘們！小子！本尼就割掉你的舌根子！」

錐子厲聲道：

「割掉舌根子大不了不能講話，如果去了命根子，那就不能玩娘們……」

他在氣憤之下，已口沒遮攔，百惡老尼本來就不是個善類，一聽錐子這話不但不生氣，反而格格地蕩笑不已，她格格地道：

「那好呀！本尼已好久沒劊過別人的命根子了，你即然不想要了，我就給你剪掉！」

隨着她的話聲，手裡已多了個雙刄大剪刀，這剪刀是她平日在骷髏谷裡修理花木用的，這時候居然拿來當武器，呼地一聲已向錐子的下盤揮來。

錐子厲聲道：

「好！我就鬥鬥妳！」

他的劍更快，在那大剪刀尚存餘勢之時，倏地揮劍向百惡老尼劈去，誰知百惡老尼的大剪刀一翻，突然自下而上，將錐子那柄劍給夾了過去，一抖間，錐子的劍有若失落大海裡，居然被大剪刀給捲飛了。

錐子一呆道：

「妳……！」

百惡老尼的功夫太高了，僅一招就將錐子的劍刄給捲了，她那隻大剪捲飛了錐子的劍後，倏地往下一沉，果然向錐子的下盤襲來，其手法快速，僅在眨眼之間，錐子站在那裡想躲，却不知該如何躲起，因爲百惡老尼這一招，部位拿捏的可謂巧極，他如果下墜，胸前或臉部俱在被攻範圍之內，如若上躍，那部位正是命根子之處。

僅這一遲疑，利剪已經滑落，錐子雙目一閉，暗道：

「罷了！」

就在他索性閉目待斃的刹那，右肩突然被人一提，隨着自己的身子被推開一邊，只見鐵無情

寒着一張臉，已運指將百惡老尼的利剪給挾住了。

淡冷的一笑，鐵無情冷冷地道：

「妳下手太毒了！」

百惡老尼混身一震，她決不會想到眼前的這個年青人能將她手中的剪刀給捏住，憑她數十年的沉厚修爲，她不信有人能接住這一招。但，事實已擺在眼前，這年青人果然是有這樣的功力，她哎呀一聲道：

「好呀！你比我乾兒子強多了！」

乾兒子，那是誰？能做百惡神尼乾兒子的人，一定不是個尋常的人。否則，以百惡、百善、無心三個老怪的倔傲，豈會隨意收乾兒子。

鐵無情冷冷地道：

「我只請老前輩同意在下帶兩個人走！」

百惡老尼嘿嘿地道：

「你是指老雪？」

點點頭，鐵無情，道：

「不錯！」

百惡老尼面色冷清的道：

「你們別做夢了，他是我乾兒子的好朋友，本來我是不會讓無心把他倆吊起來的，因爲他倆沒有得到我們三個老傢伙的允許而私闖進來，那個雪飛狐有我乾兒子的信物，嘿嘿，我才沒宰了他倆！」

鐵無情哦了一聲道：

「老前輩何不將人交給我們？」

百惡怒聲道：

「放屁！我乾兒子的好朋友，在本谷就受我百惡的庇護，除非那個人能打得過我們三個老鬼！」

鐵無情嘆了口氣，道：

「老前輩！那會死人的！」

點點頭，百惡神尼笑道：

「不錯！我就喜歡殺人，你如果敵不過我們三個，嘿嘿，你就得死，這是我們骷髏谷定下的規矩！」

長吸口氣，鐵無情道：

「在下就向前輩們領教領教！」

蝎子哼聲道：

「當家的！」

他們每個人心裡都有數，百善、百惡和無心，三個人任何一個都是脚踩四海顫的高手，那個都是頂尖中的頂尖，高手中的高手，鐵無情是他們的把子，他要以一敵三，那無異是雞蛋碰石頭，頓時，他們全緊張起來。

屠一刀拚着受傷的身體，叫道：

「不行！要幹大家幹！」

百惡嘿嘿地道：

「那太好了！骷髏谷裡很久沒有這麼熱鬧了，有你們這幾個勉強可以的功夫，正是我們三個老不死的練功好靶子，不過我要告訴你們，你們可要卯足了勁，我們下手立判生死，誰也不會留情！」

蝎子一展長劍，道：

「殺吧！不拼也是死！」

擊擊掌，百惡叫道：

「老頭子，你還不滾出來，憑我們二個人那能練那個『百骨大陣』！」

隨着她的叫聲，百善和尚自屋後轉了出來，這個百善和尚似乎藏在那裡很久了，此刻緩緩的踱了出來，有種莫可奈何的樣子，他口喧佛號合什，道：

「小友！你怎不聽老衲之言？」

鐵無情長吸口氣，道：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百善禪師合什道：

「百骨大法可是霸道毒辣，只要一進陣中，即無一可倖免之人，這幾年進入谷中之人無一能夠躲過此陣，你可看看那道骷髏牆，每個骷髏都是代表着一個武者的生命，最後，他們結果都一樣，沒有一個走出此谷！」

鐵無情嗯了一聲道：

「前輩！我有個請求！」

百善禪師嗯了一聲道：

「說吧！骷髏谷中只有老衲還講道理，你可請求，只要合理，老衲必會答應你！」

鐵無情大聲道：

「百骨大法想必是個極厲害的陣法，在下和兄弟們自知活存的希望不大，但，為了所負的使命，為了江湖上那一點道義，我鐵無情無可畏縮，更不會畏縮，我只請求各位，如果我不幸戰死此陣，希望不要難為我的兄弟，讓他們安全的離開此谷！」

錐子吼道：

「當家的！咱們是一塊幹！」

屠一刀呆呆地道：

「當家的！難道你要一個人拼三個？」

嗯，鐵無情凝重的道：

「不錯！百骨大法是武林罕見的陰毒之法，你們若和我同鬥此法，只會阻礙我的進攻力量，反使我顧前顧後，如若大夥犯險，不如由我一個人拼！」

蝎子激動的道：

「當家的！你這是陷兄弟於不義！」

鐵無情大聲道：

「住嘴！鐵鷹的兄弟不能就此絕滅於江湖，我死了，還有你們撐着，如果咱們大夥全栽在這裡，鐵鷹就算完了，在江湖上將會沒沒而終！」

蝎子叫道：

「不錯呀！可是我們兄弟總不能讓你一個人冒險！」

鐵無情怒聲道：

「你們三個聽着，如果那個不聽話，硬要插上一脚，就如這個一樣，咱們的交情和兄弟之情全完了！」

說着一揮劍，他那截長袍的衣角就被割了下來，割袍斷義，在江湖上可是很嚴重的事情，也就是各幫派間所謂的「破門」，「破門」也就是永遠不要再進這個組合，與兄弟全然反臉，在道上，這是最重的處罰，鐵無情擺明了架勢，龍頭老大的話是永不更改的，鐵令卽然發出，屠一刀、錐子和蝎子全傻直了眼，楞在當地。

老屠顫聲道：

「這！這是………」

鐵無情冷冷地道：

「我說的話絕對算數！」

百惡老尼嘿嘿地道：

「小子！你好聰明，居然用這種方法扣住我們，嘿嘿，你實在不夠聰明，如果你敗了，嘿嘿

，我百惡一樣會追殺他們，個個都別想活！」

憒憒的哼了一聲，鐵無情道：

「你果然是個心腸狠毒之人！」

百惡大叫道：

「你說對了，我老尼姑即叫百惡，那種壞事幹不出來，殺個人又能算什麼！小子！你是走錯了門，投錯了胎，遇上我，那是死路一條！」

鐵無情冷冷地道：

「好！不管你有多惡、有多狠。今日，我姓鐵的就鬥鬥你們的百骨大法，如果在下僥倖不死，我頭一個殺的就是你百惡老尼！」

百惡老尼格格地道：

「我見過太多像你這樣的人，沒動手前都有視死如歸的樣子，動起手來，嘿嘿，跪在地上叫爺爺、奶奶的太多了，但願你不是那種人！」

一揚手中冷劍，鐵無情，道：

「三位！請擺陣吧！」

錐子和蝎子的手俱按在劍柄上，雖然，他們不能出手，但，兩個人已打定了主意，只要鐵無

情一有危險，他們拼了受「破門」的重處，也要捨命一拼。

無心居士緩緩站了起來，道：

「我看不過五招……」

百善禪師凝重的道：

「三十招就不錯了！」

呸，百惡呸地一聲道：

「你這個老禿顱盡會替他長威風，他要是能過了三十招，咱們這三塊料的百骨大法就甭練了！」

百善禪師苦笑道：

「老衲了解他比妳透澈多了，此子並非池中之物，其能耐之強，只怕不會差於你！」

這一說，百惡老尼更是氣憤，她十六歲出道江湖，如今已年高七十餘，何種人物沒見過、何種場面沒碰上，別說鐵無情年紀輕輕，就是再沉練持重，她也不會放在心上，暴烈的沉喝了一聲道：

「禿子！我看你是瞎了眼！」

此女性烈殘暴，話聲一落，已將手中的大剪扔了出去，伸出那雙潔白若玉的手掌，自掌心中

已透出一片殷紅的血色，並有一股濛濛的紫紅霧色透出來。

屠一刀悸聲道：

「白骨掌！」

百善和無心的身形隨着百惡的掌式而躍動起來，兩個人合會了百惡的身勢，而將鐵無情困在中間，六隻手掌在空中交錯，六道血影使他們掌心中透出，刹那間，百骨大法已在殺霧迷漫中展開……。

15

百骨大法是舉世間最陰毒的掌力和陣法，施展者必須在百骨掌中浸淫數十年，才能將百骨大法施展出來，施功者不僅要有渾厚的功力，尤要將那股內力練至純陰之勁，所以百骨大法一展開，四週立刻有股陰森森、淒慘慘的寒氣散發出來，困在陣中的人，會情不自禁的寒悸畏懼，那正是百骨大法的懾神之術，人被懾了神魂，鬥志必定全無，所以，要鬥百骨大法必須先能克制那股森寒之氣。

面對這樣的高手，面對這樣強悍的陣法，鐵無情尚未展開攻勢，已感覺出這陣法的壓力，他只覺全身寒意濃厚，四週俱是慘森森、殷紅紅的掌影，更怪的眼裡彷彿看見許多枯骨白髏的在自己面前跳躍，又像是有無數個的怨魂厲鬼，在向自己索命似的時撲時飄，他腦中意念飛閃，頓時幻象叢生，使他定不下神來。

長吸口氣，鐵無情已將那口眞氣呑進腹中，氣納丹田，腦中陡然一片清明，全身功力立刻運轉七十二週天，緩緩的吐了口氣，雙目頓時寒芒四射，眼前幻景立時一消，那柄千古神劍，已緩緩的推斜在胸前，劍氣濛濛，冷艷流閃，使他罩在一片劍霧之中。

百惡一震，道：

「好劍——」

百善禪師冷冷地道：

「劍固然好，那份沉凝比那柄劍還可怕！」

此刻的鐵無情臉上隨着濛濛劍霧而透射出一片凛然不懼的正義之色，百惡和無心全看出來了，兩個人這才相信百善說的果然有道理，三個人都知道這位年青劍手已非往昔那些普通高手可比，六隻手掌倏地一合，一股浩瀚冷颯的掌力如排山倒海之勢向鐵無情衝來。

鐵無情面臨這種威烈的掌勁，只覺一股冰寒似要將自己冰凍起來，他雖然已運功護體，依然能感受到寒冷的強勁襲擊，而那股掌勁是集合三人之力，六大掌力，掌尚未到，已逼得他有些承受不住，在剎那間，他已了解這百骨大法的厲害和威力。

他長吸氣，道：

「好陣法！」

他身子隨着襲來的掌力而飄起，手中長劍突然一抖，六點寒光向這三大高手點去，出劍之快，果非尋常——

百善、百惡和無心集合三人之力，居然沒能將鐵無情給震飛，反而讓他揮出三劍，竟逼得他

們收掌變招。

無心吼道：

「好小子！」

三個人身形陡地旋轉翻躍，只見四處掌影飄飛，一幢幢鬼影般的掌勁如疾落驟雨，向鐵無情追殺不已。

鐵無情在這三大高手百骨大法之下，果然不能施展的開，他只覺壓力奇重，呼吸已有急促之感，劍影在翻飛中，居然無法扭轉頹勢。

屠一刀看的心驚肉跳，吼道：

「媽的，拼了，我們全上！」

他見四道人影在旋轉般的追逐着，他們的主雖然有守有為，但，那只是暫時的拼突，明眼人一瞧便知，這三個老東西尚未完全下殺手，否則，這場面早該結束了。

錐子凝重的道：

「別亂出手，咱們的主說過，誰要出手就要破門……」

屠一刀急道：

「你看他，尚能支持多久？」

這種話誰也不願下斷語，可是鐵無情額際見汗，步履已沒有先前那麼穩健，而百骨大法的圈子似乎是愈收愈緊，六道掌影眼看已將鐵無情的劍勢壓了下去。

百惡厲笑道：

「再有兩招，他就受不了！」

只聽百善口喧佛號道：

「別忘了，再兩招就是三十招外了！」

百惡狠狠劈出一掌，厲聲道：

「那又怎麼樣？像這種強硬的小子，那能留在江湖，咱們雖然已不出江湖，但，決不可留下一個這樣強的敵手，沒別的，宰了他。」

隨着這揮出的一掌，三個人的身子忽然往前一躍，只見三個人突然化掌為指，向鐵無情的腦袋上抓來。

這正是百骨掌的煞招，鐵無情面臨這樣的攻勢，長劍迅快的劈出，但，對方俱知他必然是這個反應，指掌倏忽間一晃，各分三路襲到——

長嘯一聲，鐵無情身子疾射，劍影幻化的連施七招，只聽一陣衣衫撕裂聲，他的胸前和背後俱被抓了一下，雖然他移身快速，還是指痕壘壘，痛入骨澈——

而三老絕不放鬆，攻勢更加凌厲——

突然——

空中傳來一縷清澈而明亮的簫聲，這簫聲如碎金裂石般的威烈，百惡和百善、無心三個人恍如中了一錘似的，搖搖晃晃的挫了一挫，而鐵無情却借對方這一挫之勢，冷劍斜着劃了出去，百惡的頸子上已被劃了一道血口，無心的右臂挨了一劍，痛的兩人哇哇大叫。

陣法陡地一緩，百善脫口道：

「七絕簫！」

不錯，場中果然多了兩個人，七絕神君黃衫飄飄，洒脫的如鶴立雞群，雖然不掩面上老態，還是那麼飄逸的令人激賞。

哈娃娜一雙霧茫茫的大眼睛裡，濛上一層憂悒而焦慮，她站在七絕神君身邊，一身淺白花的裙子，頭上戴着三朵大紅花，雖然清瘦了許多，却難掩那自然之美。

「是你……」

百惡老尼面色一片蒼白，道：

七絕神君淡淡地道：

「是我！二十年沒見了，妳還是那個脾氣，動起手來，恨不得要置人於死地，多大年紀了，

也該給自己留點德，免得進了地獄，還要受那阿鼻之苦！」

百惡老尼幾乎給七絕神君那番話氣結了，她瞪了七絕神君一眼，雙眉倒竪，憤憤地吼了起來，道：

「你這老不死的，眼看着就宰了那小子，給你七絕簫亂了陣法，別人怕你七絕神君，我們三個老東西可沒把你放在眼裡，今天，你硬要闖進來，看我老太婆不將你腦袋揪下來，當球踢……。」

此女性子急烈，氣呼呼地跑到七絕神君面前破口大罵，七絕神君似乎很了解此女的性子，笑哈哈的不語。

百善合什道：

「施主不在七絕島享清福，却跑來這裡横上揷一脚，難道這位小朋友，跟你有什麼關係？」

七絕神君搖搖頭，道：

「跟本君沒有什麼關係，不過跟我女兒有點牽扯！」

百善禪師微微一愣，道：

「令媛？」

老和尚的銳利目光一下子落在哈娃娜身上，哈娃娜在這老和尚灼灼目光下，用嘴嘟了嘟鐵無情，道：

「他是我的……我的……」

她本來想說，「他是我的朋友」可是想起自己隨着哈多奉鐵無情爲主，此刻，居然不知怎麼說才好，百善禪師似乎很能了解男女間事，合什道：

「小友！妳救不了他！」

哈娃娜焦急的道：

「你們要殺他，那就連我也殺了吧！」

百惡聞言格格地道：

「那好呀！能讓你們死在一塊，就成了同命鴛鴦！」

七絕神君憤憤地道：

「你胡說什麼？」

百惡老尼恨恨地道：

「連你也在內，你也別想跑！」

七絕神君哈哈大笑道：

「那好呀！咱們幾個老不死的再鬥……」

無心居士嘿嘿地道：

「鬥就鬥，我們三個還會怕了你？」

七絕神君向鐵無情眨了一下眼睛，道：

「在這裡動手不夠寬濶，來，有本事，你們跟我上峰頂，在那裡我們可打上個三天三夜……」

隨着他的話聲，七絕神君那寬大的身形倏地向上拔起，人若蒼鷹般的向前掠起，眨眼間，人已在十丈之外，並回頭向那三個老東西頻頻招手。

百惡老尼受不了他這一激，厲聲道：

「好！咱們難道怕了你？」

只見三條人影如煙霧般的急縱而去。

鐵無情苦笑道：

「哈姑娘……！」

哈娃娜面露淒苦的道：

「鐵公子！我爹曾交待我，他把這三個老怪物引走，我們就下手拿人，那個黑三和老雪全吊

在那裡，我們先把倆人押走！」

嗯，鐵無情道：

「好！」

錐子和蝎子人早已拔起，解下老雪和黑三的繩子，各自點了兩人的穴道，押着他倆往谷外奔去。

一行人，眨眼間，已出了谷外。耳邊，却遙遙傳來一陣陣碎金裂石的簫聲，空氣中似是隨着這陣簫聲凝結着一股寒悚的殺氣，而滿山林子也隨着簫音簌簌而響，可見七絕神君與這三個老怪物的殺伐是何等的激烈。

驀地裡——

左邊一個面容冷削尖下巴漢子，目光銳利的望着他們，那神情有些怪異，又有幾許懷疑之色，眼見鐵無情已經過他的身前，他突然沉聲道：

「站住！」

屠一刀急吼吼地道：

「幹什麼？攔路搶刼呀？」

那漢子哼地一聲道：

「那位雪姓朋友請給我留下!」

雪飛狐已清醒過來，他一見那漢子。叫道：

「石班!救我!」

石班，又是位震動武林的人物，太阿劍石班在江湖上可是頂尖中的頂尖，冷酷中的冷酷，揮劍必死人，不死不揮劍，那柄劍可犀利的緊。

鐵無情冷冷地道：

「你跟老雪是朋友?」

石班冷冷的道：

「略有交情!」

鐵無情搖搖頭道：

「我勸你少插手，鐵鷹的事你管不了。」

太阿劍石班的眼睛果然亮了，他的消息靈通的很，近日江湖的名組合—鐵鷹，他是久違了，眞難得，他才踏進骷髏谷便碰上了，他嘿嘿地一笑道：

「你一定姓鐵了?」

點點頭，鐵無情笑道：

「正是在下!」

石班仰天一聲大笑道：

「那可幸會了!鐵朋友!你們進了骷髏谷………」

嗯，鐵無情淡淡地道：

「剛剛出來!」

石班立刻面現驚異之色，他有些不信的道：

「沒有人攔阻你們?」

屠一刀嘿嘿地道：

「我們大大方方的進去，大大方方的出來!」

石班怒叱道：

「胡說!姓屠的，別以爲我不認識你，十惡中人，我見過了八個，十惡又怎麼樣?在我石班的眼裡，也不過如此。」

屠一刀怒聲道：

「好小子!有種，我老屠就鬥鬥你!」

一擺手，鐵無情道：

「老屠！辦正事要緊，現在不是鬥氣的時候。」

屠一刀對這位主還眞尊敬，果然閉口不言。

石班茫然的道：

「骷髏谷進去容易，出來難，我乾娘會那麼痛快的讓你們走，朋友！我難以相信！」

鐵無情冷冷地道：

「你何不去問問你的乾娘！」

說完，揮揮手，蝎子和錐子架着老雪和黑三上路。

石班怒聲道：

「我沒讓你們走——」

屠一刀蹩不住了，怒聲道：

「媽的！你以爲你是誰？只不過是那個老尼姑的乾兒子，就在這裡耀武揚威了，鐵鷹兄弟不會含糊給你，有事盡可朝我兄弟來——」

石班厲聲道：

「你想死！」

僅見劍光在空中一閃，一抹寒勁迅快如電般的向屠一刀面上飛來，屠一刀那想到對方的劍這

麼快，尚未會過意來，劍刄已至面門——

只聽一聲冷笑，石班的劍突然盪了開去，叮地一聲，石班只覺握劍的手腕一震，那枝劍已失了準頭，自屠一刀臉頰擦過，差一點就割了屠一刀那張並不年輕的老臉。

太阿劍石班幾乎不敢相信世上還有人能攔住他的出手，從他學劍、練劍至今，他所面臨的高手可說不下百來個，任何玩劍的高手，在他手裡不是斷臂，就是慘死，遑論有人能逃過他的手去，誰知自己這最拿手的出劍法，居然給人破了，不但破了，還將他的劍給擊歪了。

他失色之下，道：

「你！」

鐵無情冷冷地道：

「別仰仗着自已那手快劍，就能隨意殺人，天下劍法比你快的太多了，石朋友，我要是你，就不會鋒芒太露，現在，你的快劍已暴露了基本上的缺點——」

石班震駭的道：

「缺點！你說我的劍法有缺點？」

點點頭，嗯了一聲，鐵無情道：

「你是玩劍的，仔細想想我的話——」

石班嘿嘿地道：

「鐵朋友！甭想了，我只要你留下一句話。」

鐵無情一怔道：

「什麼話？」

石班冷冷地道：

「姓雪的是我的朋友，你放不放人？」

搖搖頭，鐵無情堅毅的道：

「沒有人能從我手裡奪他回去，除非有人能殺了我。」

石班大笑道：

「我，石班就是殺你之人！」

淡淡一笑，鐵無情嗯了一聲道：

「有氣魄，夠豪情，你出手吧！」

石班憑着一枝太阿劍行遍江湖數千里，會過各門各派各幫會的劍手，每個與他交手之人，一聽他的名字，俱會在面上露出一種沉重凝寒之色，從沒有一個能在他面前笑得出來，那個不是小小心心的面對着自己，而眼前這位較自己還年輕的敵手，所表現的却截然不同，他顯得那麼輕鬆

愉快，他的心忽然繃緊了起來。

石班的劍緩緩舉了起來，道：

「你是我所遇見最可怕的敵手！」

淡淡一笑，鐵無情笑道：

「你以後就不會怕了！」

一怔，石班道：

「爲什麼？」

鐵無情冷冷地道：

「因爲你沒機會再怕任何事了！」

石班聞言大怒道：

「你……！」

鐵無情淡逸的道：

「冷靜點，否則你會死的更快！」

太阿劍石班闖蕩江湖以來，可沒讓人給這樣玩過，他就像一隻過街的老鼠，讓一隻威猛的大狸貓給逮個正着，那隻大狸貓彷彿在用它的爪子，有一爪，沒一爪的戲要着他，而那隻老鼠却全

身抖索的在生死間掙扎，狸貓代表鐵無情，老鼠正是他自己。

石班懊惱的吼了起來，道：

「媽的，你有何能耐這麼囂張……」

隨着他的吼聲，他的劍双已隨手劈了出去，此人的劍法果然有不可忽視的能耐，那一揮，劍双的速度和威力竟能碎金裂石，狠辣的令人寒顫。

劍光已閃過鐵無情的面前，快的有蒼穹寒光一隱。

鐵無情斷喝道：

「果然不錯！」

鏗鏘聲有若晴空裡的霹靂，那柄王者之劍已悄然迎了上去，叮地一聲，兩劍一觸，火光一濺，眞如羚羊掛角，海濶天空的已穿進石班的劍幕之中。

石班駭異大叫道：

「我的媽！」

他可沒想到有人的劍法比他猶快上半拍，當他從惊夢之中醒過來之時，那柄劍已穿過他的肋骨，他痛的大吼一聲，縮身而倒，鮮血已噴了出來。

鐵無情將劍拔了出來，道：

「你命還算大！」

石班顫聲道：

「我會報仇！」

鐵無情讚聲道：

「還像條漢子，我會等着！」

石班捂着肋骨的劍傷，面色由紅變白，他忍着那錐骨的刺痛，將太阿劍握的好緊，瞪大了眼睛，望着這位令他永生都不能忘記的強敵。

一揮手，鐵無情道：

「上路！」

雪飛狐的面色如灰，他那唯一的一點希望都幻滅了，此刻他已想像到自己會有什麼樣的下場，全身竟抖索起來，絕望的如一隻垂死的野獸，再也使不出那股狠勁了，乞憐的望着鐵無情冀望着那僅有的一點希望——

咚地一聲，屠一刀在他屁股上踹了一脚，怒道：

「媽的，你還在等什麼？」

雪飛狐向前一栽，差點沒跪下，他踉蹌的爬起。

黑三倒還像條漢子，悶不吭聲的走了！

× × × ×

風冷嗖嗖地令人泛起一陣寒悸，暗暗的天空，幽幽地令人有種淒苦的哀傷，那一對白燭在風嘯中搖幌，一明一暗的幾乎要被風梢子吹滅——

三柱清香嬝嬝地飄着輕煙，緩慢的在空中擴散，疊疊的冥紙已被燒成了灰，在飛揚、在盤旋，週遭有若幽靈似的閃晃着幢幢影子，哈娃娜跪在那堆起的拱墳前，淚如斷了綫樣的滾滾而下——

「爹！」

那淒厲的呼叫，令人心酸，誰都會掩鼻而泣，黑三已跪在他老友的墳前，一陣自責和愧疚，使他也淌下了淚水，哈多和他有過命的交情，只因為一時的貪念，使他泯了心智，做出不仁不義的舉動，他很江湖的表白了內心的愧悔，已將自己的罪行，一力的承擔了下來。

那張臉已寒冷的佈上一片沉痛，鐵無情的嘴緊緊的抿着，內心的創痛使他不知該如何懲處這個叛幫的兄弟，黑三不但已奉他為主，更是鐵鷹的一份子，雖然自家兄弟犯了家規，但，他眞不願有那種懲處的場面出現。

屠一刀在兄弟面前，首先忍耐不住，叫道：

「當家的，你說話呀！」

鐵無情當然知道屠一刀指的是什麼，他咬了咬嘴唇，那句話他實在不願意吐出來，可是所有兄弟把目光全落在他的身上，他身為鐵鷹之主必須有個明確的交待，長嘆了口氣，道：

「破門！」

那是道上的規矩，背了道義、喪了義氣，組合裡有組合的法則，有幫會的規矩，破門，就是逐出組合之外，對道上兄弟來說，這是最重的懲罰，兄弟犯了錯，寧可三刀六眼，也不願意破門，破門之後，道上就永遠沒得混了，所有兄弟都會唾棄你，那種恥辱，無人願意承受。

屠一刀狠聲道：

「黑三！當家的要破你的門，可有意見？」

搖搖頭，黑三苦澀的道：

「沒有！」

屠一刀嗯了一聲道：

「行！」

他回身喝道：

「拿家法！」

立刻有位黑衣兄弟，雙手捧着一個托盤，那托盤裡有一條紅巾覆蓋着，那位小兄弟雙手恭敬的將盤子遞到屠一刀面前，屠一刀緩緩的解開那條紅巾，一柄耀眼奪目的匕首斜放在托盤裡，屠一刀伸手抓住了匕首，問道：

「兄弟破門情誼斷。」

「各分東西兩無情。」

只見四週的兄弟齊聲叫了起來，雖然僅僅十四個字，但由兄弟嘴裡吐了出來，個個眼裡都含着滾滾的淚水，血濃於水，喝血酒，沾過香，舉過頭，發過誓。而今，斷義化血，那份情，那份義，全然了却，這是件多難受不易的事——

黑三已抖顫的緊咬着那寬厚的嘴唇，鮮血已從他嘴角上淌了下來，他忘了痛楚，只是萬般的悔恨。

屠一刀抓起了匕首，問道：

「結義已裂，破門無情，兄弟，你是否還有話說？」

搖搖頭，黑三垂淚，道：

「沒有！動手吧！」

屠一刀哼地一聲道：

「好！兄弟還是條漢子！」

伸手抓起黑三頂上一咎頭髮，匕首已將那咎髮絲割斷，屠一刀握着那咎髮絲高舉在頭，厲聲道：

「兄弟已非我門之人，結義一場，離場不殺，爾後那裡見那裡殺，黑三，你滾吧！」

剎那間，全場弟兄的目光俱落在黑三身上，黑三在哈多的墳前恭恭敬敬的磕了五個頭，又跪在鐵無情的面前，泣聲道：

「請當家的原諒兄弟的不忠！」

黯然的一嘆，鐵無情道：

「去吧！望你能重新做人！」

黑三站起來拱手道：

「謝謝當家的！」

他向全體鐵鷹兄弟瞄了一眼，突然，伸手抓起那柄匕首，照着自己的胸口戳去，一刀見血，鮮血陡地冒了出來，噴洒在墳前。

鐵無情一震，道：

「黑三！你……」

顫了顫，黑三慘聲道：

「我對不起哈多、對不起兄弟、對不起鐵鷹，活着會更苦，死了還能解脫……兄弟我先走了……！」

那隻握柄的手在自己胸前一絞，腸子刹那間翻了出來，黑三在痛顫聲中，倒在哈多的墳上…………。

屠一刀傻楞楞地僵在那裡，所有鐵鷹兄弟俱垂下了淚，雖然黑三已破了門，畢竟跟他們有過兄弟之情，他們眼睜睜的看着他死，眼睜睜地看他倒下，這不是任何人願意見的。

屠一刀含着淚道：

「行劍禮！」

那是道上的規矩，有兄弟爲組合捨命、爲道義喪生，組合裡的兄弟必以最崇高的武者之禮敬仰他，隨着屠一刀的喝聲，一道道冷刄隨風而展，全部肅默的向黑三揮劍示意，黑三若是英靈有知，也當含笑九泉了，畢竟，兄弟沒有捨棄他，雖然他罪不可赦，兄弟還是兄弟。

半響，鐵無情那乾澀的嘴裡，艱澀的道：

「厚葬他……！」

屠一刀悲傷的道：

「會的……」

風在吹着，嗚嗚地有若嗚咽般低泣着，孤墳冷坵，隨着生命的終結，又有新的開始，天生萬物循循不息，而江湖更是如此。

瑩瑩黃光自燈影裡透出來，透在鐵無情那張略顯疲憊的臉上，他的右手緊緊揑着拳頭，似乎有着莫大的痛苦要決定。

什麼事讓這位年青俊彥如此煩惱，苦苦不能下定決心，他猛地在桌上捶了一拳，登時將守在身邊的屠一刀吓了一跳，他急吼吼的道：

「少主！什麼事這麼煩？」

嘆了口氣，鐵無情道：

「老雪……」

屠一刀嘿嘿一笑道：

「一刀了結了，不是替老爺子報了仇麼？」

搖搖頭，鐵無情痛苦的道：

「眞那麼容易我就不煩了，想想看，老雪是我爹的兄弟，雖然他不義、他拭主，可是，他却是我的長者，在排行上，我須叫他一聲六叔，要處置一位有特殊關係的長者不是件容是的事。」

屠一刀搖搖頭道：

「大丈夫恩怨分明，他不仁不義，已是武林敗類，這種人見財起義，死罪難赦，少主，我老屠替你辦這件事！」

此人冒冒失失，說完話，轉身就走。

當他的手還沒來得及推開那扇門，那扇門已自動開了，只見錐子站在門外，緩緩走了進來。

道：

「當家的！有人要見你！」

一怔，鐵無情訝異的道：

「這麼晚了，有誰會見我……」

他的話音剛自舌尖上閃過，只見一個全身素衣的中年婦人含淚站在門外，這女人手裡牽着一個七、八歲的孩子，他面容純清的望着坐在那裡的鐵無情。

鐵無情全身一震，道：

「大嬸！」

那位女子輕移蓮步，踱了過來，道：

「小情！你還認得大嬸？」

鐵無情在幼年之時曾隨父親鐵夢秋至雪家做客，當然認識雪大嬸，當年雪飛狐將鐵無情視爲己出，親熱的像對自己孩子一樣，誰知，曾幾何時，兄弟反目，那份情義全被金錢所蒙蔽，而雪飛狐居然親手毀了父親，情義何在？道義蕩然，怎不令這稚子錐心骨痛——

鐵無情連忙道：

「大嬸！小姪這裡有禮！」

雪大嬸淚盈盈的道：

「小情！你還認得大嬸，可見你心裡還沒忘了當年那份交情，大嬸這趟總算沒有白來！」

鐵無情苦澀的道：

「大嬸！你讓我爲難……」

嗯，雪大嬸一抹臉上淚痕，道：

「我明白，鐵盟主之死得確是件令人痛心的事情。但，我那當家固然罪無可赦，死有餘辜，可是，大嬸可沒對不起你的地方！」

鐵無情難過的道：

「大嬸！我明白！」

雪大嬸突然雙膝跪了下去，道：

「小情！看在大嬸的份，留老雪一條命，我們雪家的所有不義之財，願意全還給鐵家，你瞧瞧，這孩子，他才九歲，跟你當年一般大小，難道你眞要在他幼年，讓他失了爹、失了父親……！」

鐵無情心裡一陣慌亂，只覺雪大嬸的每一句話都如針砭的那麼令他痛苦，他望着那個雪飛狐的孩子，他知道雪飛狐是晚年得子，這般年紀的孩子，正需要父母照拂愛護的時候，如果眞的失了父親，那種無依的痛苦，唯有失去親者的人才能了解，他伸手摸了摸那孩子的頭，道：

「你叫什麼名字？」

那孩子大聲道：

「我不告訴你，人家說你會殺了我爹，如果你眞要殺了我爹，我一定要殺了你，替我爹報仇！」

雖然他還是個孩子，可是那口氣和眼神裡的怨毒之色，看在鐵無情眼裡，背脊上不禁泛起了一股寒意，怨怨相報何時了，這孩子只不過八、九歲，但幼小的心靈裡却染上了那麼濃厚的仇恨！

雪大嬸怒叱道：

「仙兒！別胡說。」

仙兒瞪大了眼睛，道：

「娘！我沒胡說，我只是說實話。」

雪大嬸很不好意思的道：

「鐵少主！你請原諒，孩子不懂事。」

淡淡一笑，鐵無情道：

「沒關係，他說的並沒有錯！」

雪大嬸似乎放下那顆心，道：

「你能饒了老雪麼？」

搖搖頭，鐵無情苦澀的道：

「大嬸！你明白，雪叔殺了我爹，這是血海深仇，要一個做子女的放棄這股仇，這股恨，好難，好難，雪叔也太對不起我們鐵家了，我爹把他當兄弟……」

雪大嬸哀傷的道：

「小情！我求你呀——」

鐵無情伸手將雪大嬸扶起來，道：

「大嬸！別這樣……」

雪大嬸面色忽然一冷，森寒的道：

「你是不答應了？」

鐵無情爲難的道：

「大嬸，你能不能讓我想想。」

雪大嬸堅決的道：

「不行！我今天一定要帶老雪走——」

屠一刀憤憤地道：

「那有這樣霸道的女人，我們當家的已經太包容了，你老公犯了江湖大忌，殺人謀財，死的又是他的結義大哥，江湖上是大忌呀！」

雪大嬸寒着臉，道：

「我不管什麼江湖不江湖，我只要老雪平安的跟我回去，假如你們今天不放人，咱們大夥就一塊死……」

屠一刀怒聲道：

「要賴——」

雪大嬸厲聲道：

「雪家不是好惹的，我敢來這裡，就有十成十的把握，小情！你是要大夥一塊死呢？還是立刻放人？」

斷然的下了決心，鐵無情冷冷地道：

「大嬸！凡事都要給別人留條路走，你這樣咄咄逼人的方式，只會將事情愈弄愈糟。」

雪大嬸哼了一聲道：

「也許你還不知道……」

蝎子忽然自門外撲了進來，大聲道：

「當家的！她帶了人來刼人……」

屠一刀聞言大怒道：

「好呀！妳這娘們還眞狠，居然玩了這招手法，怎麼？我們兄弟二楞子，由得妳要……！」

僅這幾句話，外面已傳來殺伐之聲，雪大嬸似乎開始得意了，她仰天一聲大笑，道：

「我的人很快就會得手，小情，希望你別攔阻，否則會死更多的人，今天來這裡的全是老雪的好朋友，個個都不會比你差，識相點，大家留個情面——」

錐子怒聲道：

「咱們出去！」

他和蝎子雙雙急掠而去，隨着劍擊之聲自四週傳來，慘叫更不覺於耳，屠一刀強忍着那股激動，道：

「當家的！還等什麼？」

鐵無情嗯了一聲道：

「大嬸！失陪了。」

他身形方動，雪大嬸忽然斜斜劈來一掌，誰也沒有想到這女人會是個練家子，更沒有料到還是一位頂尖高手，那一掌居然將鐵無情給震的倒退了好幾步。

鐵無情心裡一震却不願跟她動手，略略一退，拱手道：

「大嬸！不要逼我……」

誰知他這一退，正好退在仙兒身邊，這個小孩年紀雖小，却精靈的緊，忽然自小手裡洒出一蓬煙霧，鐵無情只覺頭嗡嗡，腦沌沌，全身功力如散了一樣，竟然輭輭的要倒下去。

他大惊失聲，道：

「你……」

仙兒拍手大笑道：

「娘！他倒了，他倒了。」

雪大嬸陰沉道：

「仙兒能幹、仙兒眞乖，那把鎖魂散，他再也要不出威風來了，待娘先拏下他，交換你爹！」

誰也沒想到雪大嬸還是個武林高手，身形一晃，已連點鐵無情身上兩處穴道，仙兒手裡已多把小刀子，狠厲的頂在鐵無情的胸口上。

16

屠一刀本來要跟蝎子和錐子出去應付屋外的敵人，此刻一見此景，那伸出的一腳，急忙的縮了回來，他見仙兒手裡的那柄小刀，雖然還是小了點，可是却鋒利的緊，仙兒雖然只是個孩子，可是他只要一用力，鐵無情依然會重傷而死，屠一刀怒聲道：

「把刀拿開！」

雪大嬸彷彿非常了解仙兒的習性，那裡理會屠一刀那副凶惡的樣子，仙兒瞪了屠一刀一眼，格格地道：

「老頭兒！他是你的頭頭，你頭頭現在落在少爺的手裡，我只要一用力，小刀子就不長眼睛的推了進去，保證會扎個大口子……！」

屠一刀果然被仙兒給唬住了，雖然他有快速的刀法，却不能殺個娃兒，雖然，他想去救自己的主，可是機會相當渺茫，別說雪大嬸虎視眈眈的，就是仙兒那柄小刀，他都不能忽視，他空有一身功夫，却呆在那裡連動都不敢動。

鐵無情居然閉上了眼，盤膝坐在那裡，屠一刀根本不知道鐵無情倒底傷的如何？只知他根本

動彈不得。

雪大嬸冷冷地道：

「老屠！傳話出去，你的頭兒落在我手裡了。」

屠一刀恨聲道：

「你倒底要怎麼樣？」

雪大嬸冷冷地道：

「我要老雪！」

屠一刀怒聲道：

「辦不到——」

雪大嬸哼地一聲道：

「除非你不要小情的命，別忘了，我兒子手裡的刀吹毛斷鐵，我只要吩咐一聲，他這條命就毀了。」

咬咬牙，屠一刀轉身到門口，大吼道：

「別打了，咱們的主……」

他實在說不出口，如果他大聲嚷嚷說鐵鷹的把子讓一個小孩給拿了，往後這張臉只怕擺不到

抬面上，他朝屋外一望，只見數十個黑衣漢子在兩個黃袍老人的駕馭下，向自己這邊猛攻，蝎子和錐子憑持快速的劍法，與兄弟的拼命，暫時還能遏阻住他們的攻勢。

蝎子一回頭，道：

「老屠！出了什麼事？」

屠一刀凝重的道：

「不太好！」

蝎子斷然的道：

「兄弟！守住這屋子，別讓他們進來……」

兄弟們應諾了一聲，果然佈起一個陣網，將這間屋子硬守着，蝎子甫一踏進屋子，頓時一楞，雪大嬸瞄了蝎子一眼，道：

「你是蝎子？」

點點頭，蝎子道：

「雪夫人有何吩咐？」

雪大嬸冷冷地道：

「我們雪家的弟子共分三撥，第一撥由薄一山帶領，先向這裡搶攻，第二撥由白明帶隊，已

在外圍佈成一個網，這裡的人誰也別想逃出去，第三撥是由蓋天雄負責，專門支援接應，也已到了這裡，你們鐵鷹兄弟固然個個善戰驍勇。但是，你們心裡的神，已被我兒子給捏住了，雪大娘沒有別的要求，只要放回老雪！」

薄一山，白明和蓋天雄俱是西南武林的翹楚，雪大娘能將這些人請來，果然手腕極高，雪家弟子在這三大高手的率領下，偷襲鐵鷹兄弟，得確力量雄厚，蝎子是個聰明人，他很快的將敵方的分量掂了掂，此刻才明白剛才和對方交手的時候，發覺那個姓薄的很扎手，他拼了全力，也僅扯個平手，而白明和蓋天雄尚未露面，如果三撥人全出手，他和錐子再狠，也要栽個大跟斗。

蝎子點點頭，道：

「你是要用鐵當家交換老雪？」

嗯，雪大嬸格格地道：

「你看還有更好的方法麼？」

蝎子咬咬牙，道：

「行！」

雪大嬸面上立刻露出一抹滿意的笑意，朝外面吼道：

「老薄！停手吧？」

屋外激鬥之聲曳然歇止，雪大嬸果然是個人物，連薄一山那種人都恭敬如儀，雙方卽罷了手，薄一刀立刻將自己撤出十丈之外，然後，他一抖身上的血跡，獨個兒向這屋子行來，此人長的好大的個兒，魁武的像座山，手裡倒提着劍，倒像是小孩的玩具，鐵鷹兄弟本來還想攔阻，錐子已向他們示了眼色，任他走進屋裡。

雪大嬸淡淡地道：

「老薄！咱們準備接人！」

薄一山嘿嘿地道：

「全準備好了，白明和蓋天雄正在候着呢。」

雪大嬸一點頭，道：

「好！蝎子！老雪可請出來了吧？」

蝎子嘿嘿地道：

「行！提老雪！」

屠一刀一溜煙閃了出去，不多時，老雪在屠一刀的押解下進了屋子，雪飛狐一見自己的老婆和薄一山到了，面上頓時浮現出一絲詭秘的笑意，他知道自己這條命算是拾回來了。但，此時他決不敢得意的太早，因爲屠一刀的那柄快刀還在他的脖子上，他只要動一動，老屠的刀決不會輕易拿下來。

薄一山拱手道：

「雪大哥！」

雪飛狐嘿嘿地道：

「好！兄弟都來了？」

他已看見鐵無情坐在地上，自己兒子仙兒的小刀就頂在鐵無情的胸口上，頓時，他明白鐵無情中了什麼毒了，那是他們雪家的祖傳秘藥，只要吸進了一點，全身功力都會散去，非三個時辰後，其毒難解。

哈娃娜忽然從外面奔了進來，她手裡拿着一束黃花，香氣四溢的滿室溫香，一看鐵無情那個樣子，面上忽然間掠過一抹哀傷，道：

「老屠！少主！他……」

雪飛狐却惊聲道：

「七絕島黃芍……」

他可認得哈娃娜手裡的黃芍，那是名聞天下的七絕神君信物，見花如見人，誰都惹不起七絕神君，老雪心裡一陣惶悚，他眞怕七絕神君此刻忽然闖進來，在骷髏谷七絕神君已經幫了鐵無情

的忙，此時若是再出現，只怕有千軍萬馬也攔不住此人。

哈娃娜哼地一聲道：

「你知道黃芍就好……。」

雪大嬸見着了老雪，心裡放下不少，道：

「老頭子，你還走的動？」

雪飛狐嘿嘿地道：

「硬朗的緊，如果不是刀架在脖子上，那有姓屠的在這裡要威風，這筆帳咱們記着，有朝一日，連本帶利都給討回來。」

薄一山雙目睜的像牛一樣，怒目望着屠一刀。

屠一刀嘿嘿地道：

「老雪！別逞英雄，別忘了你還在我手上！」

雪飛狐可不傻，他對屠一刀那個牛性子可清楚的很，這人名列十惡之一，喜怒全不按常規行事，眞惹毛了這老小子，一刀砍下，非去了半條命不可，他識時務，老雪果然閉口不語。

雪大嬸冷冷地道：

「蝎子！咱們要交換了！」

蝎子嗯了一聲道：

「行！」

他上前押着雪飛狐，雙方都將人推在前面，鐵無情在蝎子的挾持下，屠一刀立刻擋在他前面，雪飛狐可自由了，他臉色立刻一沉，道：

「薄一山！傳命咱們的人，立刻圍殺他們……」

薄一山一呆，想不到雪飛狐才脫險歸來，立刻下達了追殺令，一縷火光自他手裡射向窗外，只聽遠處響起飛蹄之聲，那是召集兄弟向這裡趕衝過來。

雪大嬸一楞，道：

「老雪！你想幹什麼？」

雪飛狐滿面殺機的道：

「幹什麼？乘姓鐵的不能動彈之時，咱們要永遠除掉這個後患，有他沒有我，如果錯過今日，嘿嘿，咱們雪家還是沒得混——

屠一刀厲聲道：

「你敢……？」

雪飛狐仰天大笑道：

「我有什麼不敢？眼下雪家精英盡在於此，有老薄、白明和蓋天雄三大高手，再加上我和老太婆，嘿嘿，想你姓屠的和錐子、蝎子幾個，能翻出我的手掌心麼？」

論實力，鐵鷹兄弟果然不如他們，蝎子頓時神情一變，此刻當眞危急不已，錐子和自己雖可硬拼，但，鐵無情已是無力之人，這一硬仗只怕要毀了整個組合。

當機立斷，蝎子道：

「老屠！將當家的帶走，務必殺出重圍！」

屠一刀憤憤地道：

「好！」

他正要揹起鐵無情，遠處已響起一個蒼老的話聲，道：

「雪當家的，白明和蓋天雄已全來啦！您老只要一聲令下，咱們兄弟就向這幫子兔崽子下手。」

隨着他的話聲，屋外的錐子已喝道：

「有誰想闖進來，格殺勿論！」

眞是劍拔弓張，急之燃眉，雙方均嚴陣以待，鐵鷹兄弟在錐子那高揚的鬥志下，果然均了無懼色，刀劍齊出，已嚴密的監視着每一個情況。

白明站在那裡，遠遠的望着屋子，蓋天雄揚着大刀，指揮着那十來個手下，將陣勢擺好，此刻，雪家除了薄一山、白明和蓋天雄三大高手之外，帶來了約有百來個漢子，而鐵鷹兄弟僅有五、六十人，在人數上已落於下風，但他們不懼不憂，他們相信衆志成城的道理，全將死生置於度外，與敵人對峙着。

雪飛狐對眼前的情勢太了解了，他知道這一仗穩勝不敗，好不容易扳回了敗局，豈能坐失良機，面上那股得意的笑意不禁愈來愈濃。

哈娃娜忽然向屠一刀道：

「屠先生！你和蝎子大哥準備應敵吧，由我來守護鐵少主，我相信沒有人敢碰我，他們惹得起鐵鷹，却惹不起我爹……！」

屠一刀嗯聲道：

「好好守着少主，千萬別有閃失！」

雪飛狐嘿地一聲道：

「老薄！殺——」

薄一山那高大的身材還眞靈俐，掌中之劍呼地劈了過來，屠一刀揮刀迎上，居然被一震而退。

雪飛狐躍身撲向蝎子，道：

「老太婆！妳宰姓鐵的——」

雪大嬸對老雪的話還眞唯命是從，她將仙兒往牆角一推，手裡已多了兩柄劍，江湖上施雙刀的有，使雙劍的不多，雪大嬸是個深藏不露的人，雙劍在手，如兩道電光般的，猛然向鐵無情和哈娃娜劈來。

哈娃娜應空劈出一掌，道：

「妳……」

她雖然在哈多的教導下有一身很不錯的功夫，但，對敵經驗不足，又加上心懸鐵無情的安危，揮出一掌人已慌了，根本顧不得自己生死，躍身往雪大嬸的冷劍上撞去，竟想以自己的身子抗拒雪大嬸那致命的一劍，來援救鐵無情那一劍之危。

雪大嬸狠厲的道：

「找死！」

她可不管哈娃娜是個女流，劍刄一轉，兩道利刄自兩個不同的方位劈下，哈娃娜髮絲凌亂，那朵黃芍已摔在地上，索性雙目一閉，任那劍刄揮來。

在她心底裡，不停的思肘着，死吧，能與心目中的鐵少主死在一起，雖死也無憾了，她不怨

天，不怨地，只怨自己沒有好好練武功，無法解救少主的生命——

哇——

空中傳來一聲嘯厲的慘叫，鮮血如雨般的向四處洒落，那熱呼呼的血滴，飄落在哈娃娜的身上、髮絲上、面頰上，她吓得尖聲大叫，和着那聲慘叫，使這屋子抹上一層有若地獄般的厲怖——

倒在地上的是雪大嬸，胸前一個血洞，瞪着一雙灰白的眸刄，難以理解的瞪着鐵無情，鐵無情還是與昔一樣的那麼威武，忽然的站了起來，他手中那柄王者之劍還在滴血，顯然，剛才是他的劍殺了雪大嬸！

顫了顫身子，雪大嬸道：

「你……」

仙兒慘聲道：

「娘！娘……」

孩子總歸是孩子，雪大嬸倒在血泊裡，把仙兒給吓着了，呼喚中，撲倒在他老娘的身上哭了，這孩子仇恨心好重，雖然在嗚咽着，依然忘不了殺他娘的是誰，憤怒的望着鐵無情道：

「爹！他殺了娘……！」

雪飛狐混身泛起了顫抖，他顧不得再和蝎子動手，霍地倒退了五步，滿頭露水的望着鐵無情，道：

「這怎麼可能？那是雪家家傳的秘藥……？」

冷澀而含憤的一笑，鐵無情，道：

「這得感謝哈娃娜的黃芍，那股清香正好解了我體內的毒，本來那藥霧我就吸入不多，再加上黃芍的藥效，很快就恢復了功力，老雪，這只能怪你命運不好，該你得到報應……！」

雪飛狐恨恨地道：

「姓鐵的，咱們外面見！」

蝎子吼道：

「他想跑！」

薄一山連着揮了七、八招，居然傷不了屠一刀，屠一刀這時是在拚命，雖然薄一山的個子高大，手勁特強，可是屠一刀拚起命來，那可是像瘋狗一樣，橫衝直撞不將自己生死放在心上，反而逼得薄一山狼狽不堪。

薄一山一見雪飛狐往窗外射去，他可不敢再戀鬥，移身向窗子躍去，此刻，雙方在追逐中，均向屋外撲去，錐子一見當家的安然無恙，一顆心頓時放了下來，雪飛狐人一躍出，揮洒中，已和白明和蓋天雄會合在一起，薄一山更是緊緊隨在後面，雙方立刻壁壘分明。

錐子低聲道：

「當家的，你行麼？」

那是關注，兄弟的那份情，鐵無情很感激的看看錐子一眼，這位伙伴胸前的衣衫已有幾道裂口，手臂上也掛了彩，他還是那麼英勇的與兄弟們在一起，施展着那柄劍與敵人週旋着。

鐵無情立刻問道：

「兄弟，你們的傷怎麼樣？」

錐子拱手道：

「死了幾個，好在大夥還賣力，損失已減至最少，雪家的這票王八羔子還眞狠，居然都是好手。」

嗯，鐵無情滿面殺意的道：

「他們將要得到報應，鐵鷹兄弟不是紙糊的，蓋天雄、薄一山、白明仗持着老雪的家業想要強出頭，看我們把他們打倒，替咱們兄弟討回來！」

這一席話立刻振奮了兄弟的激情，他們彷彿喝了興奮湯、定心丸，個個覺得心連心，血脈相和，人人都溢散着拼殺的憤怒，那無形的鼓舞更使他們壯大……。

殺、殺、殺……

士氣足、氣勢壯，空中喊吶出「殺、殺、殺」字音不絕，那精神令人胆喪，那豪情令人激賞。

蓋天雄一震，道：

「果然是一群漢子！」

雖然雙方在敵對着，可是鐵鷹兄弟的氣勢是那麼傲強，是那麼豪壯，連蓋天雄這樣的人物，都胆顫心悚。

雪飛狐聞言怒聲道：

「怎麼？你們怕了？」

蓋天雄凝重的道：

「不是怕，是他們的氣勢壯！」

老雪哈哈大笑道：

「壯又怎麼樣？我姓雪的給他們架了，結果呢，我還不是活着走出來，他們壯個屁，除了一個姓鐵的，其他的，那還不是唏里嘩啦……」

薄一山陰沉的道：

「老蓋！眼下咱們雖然把當家的請出來了，可是雪夫人已栽了，咱們的代價很高，如果不毀了鐵鷹，將來咱們不會有好日子過！」

蓋天雄點頭道：

「我明白！」

薄一山沉重的道：

「在咱們尚可一戰的情形下，唯有挑挑他們，你應該知道，咱們樹立了這樣的強敵，誰都無法安穩的過日子。」

白明嘿嘿地道：

「殺過去！」

鐵無青已向這裡行來，屠一刀、錐子和蝎子已連成一線，他們如波浪樣的向這裡推進，白明的眼裡噴着焰火，他早就想見識見識這位鐵鷹兄弟的瓢把子。此刻，他已面對着鐵無情，咬牙道：

「老薄！我先上！」

這個環節，白明的行動是超乎異常，他想先給鐵鷹兄弟們一個下馬威，想要樹立起自己那塊招牌，白明念頭方轉到這裡，人已機靈地搶身撲了出來，這個人一向不善叫陣，或先來頓開場白

，他看準了鐵無情，他想自己一招偷襲成功，那可是眞的大大露臉………。

那一劍是他畢生之力，瞄準了鐵無情，在鐵無情尚未定下身來，而正走着的時候，他一劍穿了過去。

錐子手脚更快，對方的劍光一閃，他的劍已劈了出去，攔在鐵無情的身前，噹然一聲，白明的劍蕩開——

蝎子更不慢，錐子行動一開始，他的劍却已穿向白明的腋下，白明的劍尚在半空，而對方的劍已至，他根本沒有變招的機會，哇地一聲慘叫——

蝎子的劍已從腋下肋骨間給他戮了過去。

白明的雙目睜的好大好大，已慘然的摔了出去，蝎子借勢蹬出一脚，砰地將白明踢在草叢裡，寂然不動。

這種空前的配合，愼密的出招，是兩大劍手的最高技巧，劍手與劍手間，都有種專門殺人的默契，錐子和蝎子聯手出招，確令對方震悚了。

蓋天雄怒道：

「媽的，白明這不是搶功的時候……！」

白明已無法回答他的老友了，那一劍已要了他的命，他再也爬不起來了。

雪飛狐面若死灰的道：

「蠢材，死的活該！」

他在那裡咒駡，鐵無情已到了他的跟前，他悚然一驚，老實說，他這輩子混跡三十六友間，除了鐵夢秋外，其他的人根本不放在眼裡，自他和鐵無情照過面後，他却有種說不出的駭懼，總覺得鐵無情比他老子——三十六友盟主鐵夢秋還難纏。

鐵無情冷冷地道：

「雪叔！你還想死更多人麼？」

雪飛狐冷冷地道：

「死的是你！」

鐵無情朗聲道：

「蓋老前輩、薄大英雄，在下和你們無怨無仇，今日是我鐵家和雪家算算殺父之仇的時候，如果兩位不明事理，一味的替姓雪的撐腰，恕在下沒有事先打過招呼，待會兒必是死亡之爭，若有閃失，休怪在下沒有先向各位告罪！」

雪飛狐吼道：

「好呀！你眞會攻心！」

蓋天雄大聲道：

「鐵當家的能否聽小老兒一言？」

鐵無情冷冷地道：

「說！」

蓋天雄哼地一聲道：

「若論江湖淵源，雪家和鐵家俱有深厚的交情，如果雪家有對不起鐵家的事，兩方面盡可在枱面上論斤兩，我老蓋不敢說那家不對，只想……」

屠一刀呸地一聲道：

「什麼鳥話，殺人刼財、拭殺結義老大，這罪輕嗎？還能談嗎？姓蓋的，你他媽的說的都是歪詞兒——」

蓋天雄面上一陣紅一陣白，幾乎無語以對。

鐵無情長吸口氣道：

「父仇在先，做兒子的不能不報——」

雪飛狐嘿嘿地道：

「你好像穩贏一樣。」

點點頭，鐵無情澀冷的道：

「我敢說！你今日決活不過明天！」

雪飛狐聞言大怒，道：

「老蓋！你說，今天是不是與我共進退？」

蓋天雄大聲道：

「姓蓋的已經伸了手，決無退縮之理，今天就是砍了腦袋，蹬了腿，兄弟也不會皺個眉頭！」

雪飛狐一揮手道：

「好！」

話音剛落，突然瞥見仙兒哭着由哈娃娜扶着從屋裡走出來，心弦一震，瞪着眼睛，道：

「仙兒！過來！」

仙兒大聲道：

「不要！」

雪飛狐怒聲道：

「爲什麼？」

仙兒哭道：

「我要媽媽！」

雪飛狐心裡那股恨眞如沸騰的滾水，他吼了一聲，揮起劍朝鐵無情的身上撲來。道：

「宰了你！」

薄一山厲聲道：

「兄弟上！」

剎那間，雪家弟子全揮洒着刀劍，向鐵鷹兄弟攻來，鐵無情已沒有選擇，王者之劍如電般的洒了出來，逼得雪飛狐閃身一移，但鐵無情此刻已動了殺機，不再給老雪機會，利劍穿出，劍劍都是老雪致命之處。

鮮血隨着風嘯飛揚，點點濺起——

慘聲連連而來，幾具屍體倒下，仙兒已被這一幕吓呆了，緊緊的摟着哈娃娜，連哭都忘了。

薄一山和蓋天雄雙雙去搶救雪飛狐，雪飛狐驚魂甫定的剛喘了口氣，驀地裡，一柄快刀飛來，他只覺腿上一痛，慘聲而倒——

一條腿活活給屠一刀劈了下來。

屠一刀劈了老雪的腿，他連看都不看一眼，朝四週的漢子撲殺過去，雪飛狐慘叫道：

「快扶我走！」

薄一山急忙回身去抱雪飛狐，抽冷子蓋天雄已被鐵無情砍下了一臂，那隻斷臂尚握着劍飛向半空，筆直的落下來，快速的落向雪飛狐。

薄一山想用劍去擋那隻手臂和落劍，却晚了一步，那隻劍已插進雪飛狐的胸口，他雙目一翻，抱着劍反而嚥了那口氣。

薄一山一呆道：

「雪當家的！」

蓋天雄痛吼道：

「退！退！」

雪家百來個弟子僅這剎那間已折了五十餘個，蝎子和錐子的劍太鋒利了，屠一刀的刀更不賴，連砍了十餘個，這種威勢早將雪家弟子給吓楞了。

薄一山嘆道：

「老蓋！咱們栽了！」

蓋天雄抱着斷臂，痛聲道：

「鐵朋友！你不會趕盡殺絕吧？」

鐵無情一揮手道：

「停！」

兄弟們果然全停了手，却嚴密的監視着每一個人。

鐵無情嘆口氣，道：

「蓋朋友！我抱歉！」

蓋天雄豪情萬丈的道：

「算不了什麼？兵刃相見，難免會有傷亡，只請當家的不要趕盡殺絕，那些子弟只不過是當差的！」

此人倒像個人物，說出的話合情合理，雖然自己的一條手給鐵無情削掉了，他還是硬挺下去，因爲這個局面他只有硬撐着，雪家那麼多弟子，總不能全死在這裡。

點點頭，鐵無情道：

「老蓋！我現在才覺得你很像個人物！」

蓋天雄長吸口氣道：

「我不過是盡我一點心，雪當家的即然死了，總不能讓大夥跟他一塊死！」

嗯！鐵無情長嘆一聲道：

「有件事想請蓋朋友幫忙。」

蓋天雄豪氣干雲的道：

「說！」

鐵無情指了指哈娃娜身邊的仙兒道：

「那孩子！」

蓋天雄一怔道：

「仙兒！怎麼樣？」

鐵無情嘆息道：

「善待他，好好教養他！」

蓋天雄肅然的道：

「鐵兄弟！我蓋天雄見過不少人，有你這等胸襟的漢子可不多，仇人之子，你還替他設想，憑這件事，就知道你是個恩怨分明，仁至義盡的鐵錚錚漢子，心子，別說仙兒是老雪的孩子，就是路邊的孤兒，我們都要伸加援手，我老蓋這條手臂是廢了，江湖日子是不能混了！」

他說到這裡面上掠過一絲凄涼，又繼續道：

「仙兒是個好孩子，只是太慣了，小小年紀就喜歡爭強鬥狠，往後很難管教，不過我會盡力！」

鐵無情拱手道：

「謝謝！」

蓋天雄高聲道：

「仙兒！」

仙兒自哈娃娜懷裡抬起頭來，雙目盡是淚水，望着蓋天雄，小嘴唇一片蒼白，蓋天雄向他召召手道：

「過來！」

仙兒泣道：

「蓋大叔！」

他畏縮的跑過來，走到鐵無情面前，一臉憤恨之色，看見他爹雪飛狐胸口插着劍，一條腿齊根而斷，顫聲的泣道：

「那是爹……」

蓋天雄摟着他，嘆道：

「別難過！」

仙兒厲聲道：

「我要報仇！我要報仇！」

他瞪着一雙怨恨的目光，望着鐵無情，道：

「你殺了我爹！娘！」

鐵無情的心像被萬刀絞割着一樣，痛苦的幾乎要抽劍自毀自己，面對着這樣一個八、九歲的孩子，那種愧疚是所有性情中人難免的事，他慘然的道：

「仙兒！別怪我！我的爹是你爹殺的！」

仙兒瞪大眼睛，道：

「不會！我爹不會殺人！」

蓋天雄摟着仙兒，道：

「鐵朋友，日後我會跟仙兒說明白眞相，我們告辭了，路還有一大截呢！」

嗯了一聲，鐵無情沒有說話，蓋天雄一揮手，雪家弟子俱黯然的離開了這裡，灰暗中透了幾分淒傷！

風自耳邊拂過，鐵鷹兄弟俱悄悄地退下去，鐵無情站在那裡望着遠處的山，天邊的雲，久久沒

有說話，這世界彷彿離他好遠好遠，唯有涼透心意的風不停的刮着。

在一陣沉默中，哈娃娜拿了件衣服給他披上，低緩如夢的道：

「你在想什麼？」

嘆息了一聲，鐵無情幽遠的道：

「我是不是錯了？」

一怔，哈娃娜迷惑的道：

「錯了！你是說雪飛狐？」

點點頭，鐵無情難過的道：

「我忘不了仙兒那雙狠毒的眼光，他不過是個孩子，却有那麼大的恨意，唉！老雪還留下條根，以他那樣的人，難道我不該殺嗎？」

哈娃娜知道他對這件事始終耿耿於懷，道：

「別忘了，伯父是死在他的手裡，當初，老雪可曾想過伯父死時，你心裡的感受，天底下，有善就有惡，善惡間永遠不會妥協，善是正義的代表，殺戮是行事的手段，如果每個人惡事做盡，而不被制裁，想想看，這個世上會變成什麼樣的情形？」

搖搖頭，鐵無情道：

「殺人總是太酷厲！」

哈娃娜苦笑道：

「你還有更好的方法嗎？」

鐵無情楞住了，他實在想不出更好的方法阻止邪惡的事，佛家說，渡化他、指引他、醇醇誘導，如果人人都如佛家所說，能渡化，這世上就沒有惡人了。

哈娃娜見鐵無情久久不語，拍了拍他，道：

「別想了，也許明天會更好！」

喃喃的哦了一聲，鐵無情暗然的道：

「明天……」

17

天際在下着濛濛細雨，那飄拂的雨絲，冰冷的滴在哈娃娜那滿頭的烏絲上，水沿着她的眉梢流下來，沾濕了她全身的衣衫，她跨着那匹坐騎已跑了六、七十里路，沿路上，她都迴想着與鐵無情相處的那段日子，雖然她必須趕回七絕島，但心裡竟是甜絲絲的……

令她難過的是哈多的死，她失去了最親近的人，失去了那份親情，她得確是傷心的恨不能隨之而去，好在鐵無情與她之間的距離近了，那是一種心靈的接近。

忽然——

空中劃過一道閃電，紫焰般的光亮令人心顫，哈娃娜冒着雨向前直奔，她必須要找個地方先躲躲雨。

蹬、蹬、蹬，蹄聲合着雨聲，再加上疾電雷雨，她沒有選擇的向前面那個酒棚子衝去，人馬還沒到，她已斜着飄了出去。

刷地落在酒棚裡，酒棚子裡早已坐滿了人，七、八張桌子上各有六、七個漢子端坐在那裡，她一衝過來，所有的目先全落在她身上，他們似乎並不驚異她走進來，哈娃娜被這些漢子瞪着，

頗為羞澀的想找個位子坐下，這酒棚裡連站腳的地方都沒有，那還會有位子。

此刻，一個濃眉小眼的漢子突然走了出來，向酒棚裡的那些漢子一瞪眼，突然大聲的道：

「你們這些瞎眼的東西，看見哈姑娘進來了，連個位子都不讓，讓哈姑娘在那裡乾站着！」

他這一吼不打緊，坐在那些位子上的漢子忽然同時站了起來，把位子讓出來，哈娃娜一見酒棚裡的位子全空出來了，倒有些不安的道：

「別客氣，我站站就好了！」

那漢子嘿嘿地道：

「那怎麼可以，哈姑娘如今已名聞天下，江湖上都知道是鐵無情的女人，念在武林同道的份上，我們當然不能冷落了哈姑娘！」

哈娃娜搖頭道：

「江湖誤傳，千萬不可當真！」

那漢子嘿嘿地道：

「姑娘準備去那？」

哈娃娜胸無誠府的道：

「我要回七絕島！」

那漢子啊了一聲道：

「正好！正好！我們正好有條船要去七絕島附近，姑娘如果不嫌棄，可隨我兄弟一塊乘船，順便將妳送回！」

哈娃娜雖然涉世不深，江湖上經驗不足，但，她却想不通這事何以會那麼湊巧，剛好跟自己走同一條水路，她眼珠子一轉，道：

「謝謝你，大哥，我自己會走！」

那漢子哈哈一笑道：

「我鄭龍邀請的姑娘，還沒有人敢拒絕的，雖然哈姑娘是姓鐵的朋友，我鄭龍卽然已經邀請了，只怕姑娘沒有選擇的餘地！」

小霸王鄭龍，哈娃娜可有耳聞過，狐狸尾巴終究是要露出來的，鄭龍的猙獰面目終於露出來了，哈娃娜心底一涼，突然覺得自己勢單力薄，落入這些人手裡，只怕凶多吉少，她變色道：

「我和你往日無怨，近日無仇，你爲什麼要這樣對我？」

小霸王鄭龍嘿嘿地道：

「我們也是奉命行事，小弟帶着弟兄在這裡已守候了八、九天，才在這裡等着你，哈姑娘，別給我們做小弟兄的爲難，請跟在下一行……」

哈娃娜冷冷地道：

「你們是針對我來的？」

鄭龍嘿嘿地道：

「除了姑娘能讓我們等這麼久外，其他的人，用不着我鄭龍親自出手！」

此刻雨已停了，雷電也消失了，雨過天晴，空中一片白茫茫，隨着陣雨的停歇，只見遠遠的路上，八個漢子抬着一頂轎子過來，來到酒棚前停下。

鄭龍肅手道：

「姑娘，請上轎！」

哈娃娜冷冷地道：

「鄭龍！你要知道，這後果很嚴重……」

鄭龍面色一沉道：

「天塌下來有人頂着，我只是奉命行事，至於後果，嘿嘿，姓鄭的敢做就敢當！」

哈娃娜想動手，可是那些漢子已將她困在中間，她雖能殺傷幾個，但，眼前形勢決不容她有脫圍的機會，她想了想，道：

「好！我跟你走！」

鄭龍得意的道：

「識時務者爲俊傑，哈姑娘果然上道！」

哈娃娜鼻子裡哼了一聲，根本不理會鄭龍那股尖酸刻薄的話聲，她面色冷默的佇立在那裡。

轎門一開，哈娃娜低身鑽了進去，這八人大轎相當寬敞，哈娃娜一鑽進去，只見一個面容嚴肅的老者已坐在裡面，她吓得急忙縮身。

只聽那老者冷冷地道：

「坐下！」

哈娃娜也不知怎的，只覺這老頭子有股令人不可抗拒的力量，嘴裡雖然只說了一句，可是却由不得哈娃娜去拂拒，她悄悄地坐在那老頭的身邊。

那老頭冷冷地道：

「我姓千！叫千百岳！」

哈娃娜楞楞地道：

「你找我有什麼事？」

那老頭嘿嘿地道：

「我姓千的找妳幹什麼？老頭子也是奉命辦事，我們家主人想借姑娘辦件事，所以命我老頭

來接妳！」

哈娃娜呆呆地道：

「貴主人……？」

千百岳冷冷地道：

「到時候妳自然知道！」

他似乎不願意答覆哈娃娜任何問題，輕聲道：

「起轎！」

「是——」

鄭龍應了一聲，手一揮，八個漢子同時抬起轎來，健步如飛的向前走着，哈娃娜坐在轎子裡左右搖晃，却平穩的很，她隨着哈多南奔北走、騎馬如坐船，就是沒有坐過轎子，一路上搖晃而來，倒有些暈淘淘的。

耳際陡然傳來鄭龍的喝聲道：

「停！」

轎門隨着一開，簾帘已被掀了開來，鄭龍急忙的扶着千百岳下轎，哈娃娜可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探出頭來，自己彷彿置身在皇宮之中，只見亭台樹榭，花樹魚池，端是難得一見的大戶人

家，四週站着幾個家丁，俱恭身的守在這院中四角，千百岳下得轎來，道：

「哈姑娘！請隨老夫往那邊！」

哈娃娜置身在這樣陌生的地方，陡然覺得如入囚中，這裡每個人都非所識，卽然來了，只有隨人擺佈，不多時，她已被帶進一間客房之中，雖然是個普通的客房，却也講究的很，桌椅條機，俱很考究，侍候她的丫環叫紫環，這個小丫頭機靈的很，却守口如瓶，什麼都不說。

吃飯時間到了，紫環端來三盤四碟，菜餚精美，風味俱佳，顯然都是出自名厨之手，可是，她呆在這裡一連三天，始終沒再見過千百岳的影子，此時她憂心如焚，幾次向紫環打聽消息，紫環總是笑而不答。

第四日，走道上，突然傳來一陣脚步聲，紫環立刻退到房門口，道：

「是老夫人來了！」

老夫人，哈娃娜微微一楞，自從自己被困在這裡，除了鄭龍和千百岳見過面外，她可不認識什麼老夫人，思念流轉間，只見一個全身灰袍的四十餘歲老太太在丫環伴隨下，緩緩進了客房，這位夫人長得白裡襯紅，一雙眸珠明亮而有神，面上略施脂粉，帶着一抹和善的笑意，進屋後，立刻有人獻上茶茗，她向哈娃娜淡淡一笑道：

「哈姑娘！妳受驚了？」

哈娃娜淡然的道：

「那裡！我只是不明白，夫人與我素不相識，何以會用這種手段將我擄來，難道夫人不怕王法？」

那夫人微道：

「哈姑娘！老身自知這樣做有些不對，但，事在眉睫，老身就顧不得那麼多了，如果姑娘能原諒，老身願在這裡向姑娘賠罪！」

說着當眞站起來向哈娃娜深深一禮，哈娃娜連聲道：

「夫人請別客氣，有話好說！」

那夫人嘆了口氣，道：

「我是個吃齋唸佛的人，一生都在佛前虔誠向佛，古佛心燈，常伴我身，可是夫君却是個功利之人，一生都在江湖上奔波，打混……」

哈娃娜啊了一聲道：

「令夫？」

那夫人嘆道：

「夫婿姓陸，單名大！」

哈娃娜聞言全身一震，臉色剎那間變得蒼白，她漸漸明白陸夫人何以會將她擄來這裡了，詫異的道：

「陸大先生！那是三十六友中人！」

陸夫人臉色突然淒苦的一笑，道：

「提起夫君的名諱，姑娘一定懂我的意思了，夫君一生還算正派，只因為一時糊塗和老雪幹下了天理不容的忤逆，我是他老婆，總覺這件事難向鐵家交待！」

哈娃娜睜大了眼睛，道：

「夫人的意思？」

陸夫人嘆道：

「我只想請姑娘在我們陸、鐵兩家做個說客，以姑娘和鐵無情的交情，我相信妳是個適當的人選——」

搖搖頭，哈娃娜苦笑道：

「夫人！妳錯了，我和鐵少主雖然無話不說，可是鐵少主那個人是個很執着的人，他為了鐵盟主的死，已經殺了雪飛狐，那種如蛇啃噬的復仇之念，不是我「個女子所能扭轉的……」

陸夫人點點頭道：

「我明白！換了任何人都不會輕易放手，姑娘！陸家已是富可敵國，鐵無情可提出任何要求，陸家將竭盡所能的化解這件事！」

搖搖頭，哈娃娜苦笑道：

「我不能！」

陸夫人近乎哀求的道：

「姑娘何不試試？」

哈娃娜底下的話還沒開口，房外已響起步履之聲，紫環偷偷往屋外一瞧，吓得神色大變，低聲道：

「老爺子來了！」

隨着她的話聲，只見陸大先生一身銀袍，滿臉的寒氣，氣呼呼地走來，千百岳和鄭龍兩人似是亂了神一樣的緊隨在後，砰地一聲將那半掩的房門踢開，一眼瞄見哈娃娜，向鄭龍道：

「把她帶走！」

陸夫人變色道：

「你幹什麼？」

陸大先生怒沖沖地道：

「我和鐵無情的事不要妳插手，雪飛狐栽了，那並不表示姓陸的也會栽，憑姓陸的現在身價，我就不相信一個鐵無情能飛出我的手掌心——」

陸夫人搖頭道：

「你何不冷靜的想一想，咱們是對不起鐵家……」

陸大先生憤憤地道：

「住嘴！天下財富人人可得，我姓陸的只不過略用了點手段而已，妳沒聽過成者爲王，敗者爲寇嗎？他宰了老雪，這個仇還沒報呢！」

陸夫人泣道：

「你能不能聽我說幾句話。」

陸大先生嘿聲道：

「婦仁之見，妳少管我的事！」

說着一施眼色，鄭龍向哈娃娜行來，陸夫人擋在哈娃娜身前，怒聲道：

「你要幹什麼？」

陸大目中閃過一片恨意，道：

「她是鐵無情的女人，嘿嘿，眞是天助我，只要這女子在我手中，姓鐵的就得乖乖聽我的……」

陸夫人搖頭道：

「放了她！陸大！別難爲她！」

陸大恨聲道：

「我要姓鐵的跪到我面前求我，否則，我就將這女人那張臉一刀一刀的割下來，讓她變成世界上最醜的女人，看看鐵無情還喜不喜歡她！」

字字句句落進哈娃娜的耳裡，全身像觸電一樣的泛起了連串的抖顫，她想到陸大先生要用那種方法折磨自己，心底裡那股涼意就愈來愈濃，她惶悚的道：

「你不敢！」

陸大先生嘿嘿地道：

「我有什麼不敢？」

哈娃娜冷冷地道：

「別忘了，我是七絕島的人，我爹是個什麼樣的人，我相信你很清楚，如果我受了什麼委曲，我爹會用更酷厲的手段來討回！」

陸大先生的心底得確震了一震，七絕島的七絕神君得確是位人見人畏的人物，他神出鬼沒，

行事從不按常理，那身武功更是令人想都不敢想，他做夢也沒想到哈娃娜會是七絕神君的女兒，臉色一冷，嘿嘿地道：

「別拿七絕神君的帽子壓我，我姓陸的只要手裡捏着妳，嘿嘿，他就有萬夫之勇，也奈何不了我！」

哈娃娜怒聲道：

「好吧！這後果全由你負！」

陸大深沉的道：

「老千！」

千百岳上前道：

「老爺子！有什麼吩咐？」

陸大深思道：

「通知姓鐵的，叫他來見我！」

千百岳拱手道：

「是！」

一揮手，鄭龍已將哈娃娜押走，陸夫人幾乎要撲過去，哀傷的道：

「陸大！別爲難她！」

陸大一手將夫人推開，陸夫人仰身摔在地上，滿面的淚珠，滿心的傷痛，紫環急忙去扶老太太，陸夫人眼前彷佛已看見未來的陸家，在血光中慘敗……。

口喧佛號，這位夫人將一切罪孽寄托於佛來化解。

× × × × ×

字字句句都那麼狠厲，信箋上已指名要鐵無情單獨去會面，那是陸大署名，命人送給鐵無情，鐵無情眞想大笑一場，堂堂三十六友中人，居然也會用這種手段，挾持哈娃娜要脅自己，他眞覺得丟人，蝎子低聲道：

「你要去？」

淡淡一笑，鐵無情道：

「能不去嗎？陸大已下了戰書，如果我不去，他就要撕了哈娃娜那張臉，你說，我能不去嗎？」

屠一刀怒吼道：

「媽的！太毒了！」

錐子沉思道：

「當家的！他這是要你往火坑裡跳！」

嗯，鐵無情冷笑道：

「明知是火坑，我也要跳！」

他整理了一下應備的東西，人已踏上馬去，臨去，他看見屠一刀眼裡含了淚，錐子和蝎子却一臉的寒霜，凝重的令人喘不過氣來。

屠一刀忽然吼了起來道：

「別他媽的哭喪着臉，鐵當家的還沒死！」

雖然他說的輕鬆，自己却掩不住的掉下了眼淚，鐵無情心裡十分感動，臉上一片蕭索，道：

「三個時辰我不出來，你們就準備收屍吧！」

這話更讓人心痛，屠一刀嚎淘的哭起來。

蝎子斷然的道：

「如果三個時辰不回來，我們就殺進陸大的大石坊，那裡雖然高手如雲，戒備森嚴，憑咱們鐵鷹兄弟，還沒擺在心裡！」

鐵無情苦澀的道：

「別冒險，咱們不能全毀在那裡！」

雙腿一挾馬腹，一陣黃霧自蹄影下捲起，他毫無猶疑的踏上了征程，快速的向前奔去。

屠一刀一擦眼淚，叫道：

「當家的！我老屠隨後就到！」

鐵無情那會聽不見屠一刀的叫聲，但他不能再回頭，因爲他知道身後那些兄弟的感受和關懷，隨着這陣的急馳，他已遠遠看見橫在前面的那條澄藍的小河，潺潺流水，令他有種無言的感傷，他心念哈娃娜的安危，憤恨陸大先生的手段低劣……。

大石坊是陸大和他的手下練功的地方，那是個很大的寨子，除了七間瓦房之外，還有一塊很長的練功場，石墩、石鎖、刀槍劍戟，在這裡各類兵器是包羅萬象，但，今天場子全清出來了，四週早佈滿了條條漢子，鄭龍負責整座寨子的防護工作，他幾乎將全寨子都看過了。

六十名特選殺手，已將這座寨子嚴密的防守水洩不通，他指名要鐵無情一個人赴約，就是要將他毀在這座寨子裡。

陸大是個心機頗深，並不比雪飛狐差多少，他思慮週全，每一個步驟都經過安排演練，務使每一個情況都做的完美無缺。

晌午剛過，遠處的騎影已現。

立刻有人向鄭龍報告，鄭龍站在寨子的崗哨上瞄了那奔來的騎影，立即傳命下去，道：

「通知當家的！咱們請的人來了！」
鐵無情已到了寨子的大門口，冷漠的看看四週一眼，他知道寨子裡一定都在等着他踏進去，寨子上，有人喝道：
「什麼人？」
鐵無情眉頭一皺，道：
「姓鐵的！」
鄭龍臉上漾起一股陰沉的笑意，他站在高處，已看清楚鐵無情的神采，他真不相信，一個這樣溫文儒雅的年青人，居然能毀了財大勢大的雪家，他更佩服鐵無情的胆識，果然是隻身單騎的向鬼門關報到。
鄭龍揮揮手，道：
「開門！」
那寨子的大門隨着鄭龍的話聲而啓開了，鐵無情直跨而入，只見鄭龍和兩排漢子俱站在門後，排列成二列，俱冷漠的瞪着他。
鄭龍拱手道：
「在下鄭龍，奉陸先生之命恭迎鐵朋友！」

鐵無情一躍而下，將坐騎交給了旁邊的漢子，向四處看了一眼，若無其事的道：
「我陸叔呢？」
那神情和悠閒之狀彷彿是回到自己的家一樣，絲毫也不覺得拘泥，鄭龍被他那份鎮定功夫吸引住了，他也是道上的漢子，還沒碰上像鐵無情那麼沉着的人，在危機四伏的場面上，鐵無情却面不改色，若有所持的那麼洒脫，僅這份胆識非常人所及。
鄭龍肅然的道：
「請鐵公子去廳裡喝茶！」
一連數間大瓦房，當中那間是陸大先生今日待客之處，一道石階沿梯而上，大廳兩旁各站了八個漢子，俱揹長劍，腰裡懸掛皮囊，鐵無情一瞄便知，那是暗青子，很顯然，陸大先生今日是有萬全準備，張着網，等他自己往網裡跳。
進得屋裡，眼前一亮，屋子裡已站了十餘個服飾不同的漢子，他們俱坐在大廳兩旁，輕品香茗，低語談論，一見鄭龍帶着鐵無情進來，全都停了下來，幾乎所有的目光全投注在鐵無情的身上，鄭龍連忙道：
「啓禀千總管！鐵少俠到！」
千百岳正在上方那張桌子上陪着三個年歲較大的老人，聞說鐵無情到，立刻快步而來，道：

「請過來！鐵朋友！」

鐵無情暗中罵了一聲，陸大先生眞厲害，故意請了這麼些人來，表面上是談笑間解決事情，骨子裡，這桌上每一個都是道地的難纏人物，顯然，他今日是要自己就範。

鐵無情淡淡地道：

「千總管！在下不是來品茗論交的，今日陸叔卽然邀約在下，咱們就以事論事，犯不着套交情！」

千百岳嘿嘿地道：

「鐵兄弟！這裡是陸家寨，能在陸家寨座上的，全是江湖上三山五岳的好手，你鐵爺面子大，他們一聽鐵爺要和陸先生見面，可全是自動趕來這裡的，一方面想見識見識鐵爺的豐采，一方面………」

鐵無情搖手道：

「不敢！在下只想來解決事情！」

驀地裡——

空中響起一陣健朗的笑聲，道：

「眞是快人快語，我雲標最佩服的就是這種乾脆利落，有話就說，有屁就放的人！」

隨着話，廳外射入一個全身紫袍，手裡握着一柄劍，扛在肩頭上，那樣子還很洒脫，他在那裡一站定，臉上立刻閃出一抹令人好感的笑意。

「醉劍雲標！」

大廳裡立刻有人發出這樣的惊呼，鐵無情心裡也是一震，醉劍雲標可是浪跡天涯的獨行客，素來獨來獨往，一個人走江湖，憑着他那把劍，博出醉劍之名，因爲他的劍法每每在喝酒之後，更見威力，而他與人動手，一定是先喝過酒，劍勢隨着他喝酒的多寡而見威力。

千百岳神色一變，道：

「姓鐵的！你帶幫手？」

鐵無情冷冷地道：

「我像是那種人嗎？」

醉劍雲標呵呵地道：

「老千！別他媽的吹鬍子瞪眼的，你這寨子又不是銅牆鐵壁，我愛來就來，愛走就走，誰也攔不住我，今日這裡有那麼熱鬧的場面，我來看看又怎麼樣？難不成你們要關起門來幹那見不得人的事！」

千百岳怒聲道：

「你……！」

他瞪了鄭龍一眼，喝道：

「你是怎麼負責的？」

鄭龍也不知道醉劍雲標是怎麼混進來寨子的，他立刻跑了出去，過不多時，回來向千百岳拱手道：

「據手下說，此人……」

千百岳揮手，道：

「別說了！眼下正事要緊！」

此人是頭狐狸，一見醉劍雲標已經來了，立刻換上一副嘴臉，嘿嘿一笑，走下來，向雲標拱手道：

「卽然雲朋友是來看熱鬧的，那請那邊坐！」

雲標向兩旁瞄了一眼，呵呵地道：

「有酒沒有？」

他搖搖晃晃自己選了個坐位，千百岳連忙施了施眼色，立刻命人送上酒去，雲標旁若無人的狂飲起來。

鐵無情冷冷地道：

「怎麼？陸叔架子眞那麼大，卽然邀約在下，爲何還不見人，難道，他要在下等到天黑？」

千百岳嘿嘿地道：

「少安毋燥，立刻就到！」

隨着他的話聲，廳後轉出六個銀袍漢子，分立兩旁，陸大先生就在他們的護衞下走了出來，他先坐上了最前面的一桌，道：

「鐵賢姪！」

鐵無情上前道：

「陸叔！」

嗯，陸大先生嘿嘿地道：

「你來了？」

點點頭，陸大先生道：

「有種！」

鐵無情仰頭淡淡地一笑道：

「但憑胸中一口正氣，我那裡都敢去，陸叔！這裡不過是個寨子，留不住我，也擋不了誰，

所以，我就一個人來了，陸叔滿意嗎？」

雲標喝了口酒，拍手道：

「有氣魄！」

僅僅三個字，他却連喝了七、八口酒，那樣子還眞像個醉鬼，那像個玩劍的高手。

陸大一怔道：

「那位朋友是誰？」

目光已落在千百岳臉上，千百岳苦笑道：

「醉劍雲標！一位不請自到的朋友！」

陸大嗯了一聲道：

「好好招待，即然來了都是朋友！」

他果然是位城府頗深的人物，在這種情形下倒顯得很有修養，輕描淡寫的不再追問，然後面對鐵無情，招手道：

「怎麼不坐？」

鐵無情冷冷地道：

「陸叔！大丈夫恩怨分明，哈姑娘與咱倆的爭執扯不上邊，她是個無辜的人，請陸叔念在江湖

同道的份上，將她交給我！」

陸大先生淡淡地道：

「當然，當然，你陸叔還不是個不講道義的人，哈姑娘不過是個餌，只要你來了，嘿嘿，咱們的事在這許多好朋友面前解決，豈不是兩全其美？」

淡淡一笑，鐵無情笑道：

「陸叔！咱們的事要怎麼解決？」

陸大先生哈哈兩聲道：

「太簡單了，解散鐵鷹兄弟，廢了你的武功，我給你一筆富可敵國的財富，讓你享盡人間之福，你認爲如何？」

鐵無情一楞，想不到父親的兄弟當着這麼多人的面能說出這樣的一番話來，他眞想一頭撞死，天下無恥之人不少，但，像這種無恥的人倒不多見，他那知陸大先生因富而驕，因驕而狂，在他眼裡只要有銀子，沒有辦不到的事情，情仇恩怨都可化解，鐵無情是個人，人就應該有七情六慾，陸大想用財富打動這年青人的心，在他來說，這已經是夠寬容了。

鐵無情怒笑道：

「你認爲錢能通神，什麼事都解決的了！」

陸大先生一楞道：

「有人窮集一生，追求財富，而所得有限，我給你永遠用不完的銀子，這在普通人眼裡，是件夢想，高不可攀的機會，雖然令尊之死與我有點關係，但，名利之爭，難免有所傷亡，現在你能得補償，應當高興才是！」

仰天一聲大笑，鐵無情截釘截鐵的道：

「錢財在別人眼裡也許是重要的東西，鐵家却從沒有將這些身外之物放在眼裡，陸叔，告訴你，我爹的仇是非報不可，別妄想用你的臭錢，能化解這樁恩怨。」

醉劍雲標大喝道：

「好！」

千百岳聞言怒叱道：

「你好什麼？」

雲標揚了揚手中的酒盅，道：

「我說這酒好！」

千百岳雖想發作，但，醉劍雲標那副醉態可掬之狀，令千百岳只有忍下這口氣，雲標一口口的猛灌，根本不理會場中任何一個人。

陸大先生斜睨了雲標一眼，嘿嘿地道：

「賢姪！你最好仔細想想！」

搖搖頭，鐵無情道：

「別想了！我倆的事沒辦法解決！」

陸大先生聞言之後，在那裡直搖頭，他也沒有想到這孩子這麼倔強，連商量的餘地都沒有，嘿嘿地一笑道：

「你不怕哈姑娘傷心嗎？」

鐵無情怒聲道：

「不要用她來威脅我！」

只聽一個蒼老的話聲道：

「陸先生！有人願意喝敬酒，有人吃罰酒，這位鐵朋友像是根臘燭，不點不亮，他以爲這段日子熬出點名堂就不可一世，他也不想想，他是誰？他是老幾？」

說話的是坐在最前桌的一個四十餘歲的漢子，一臉的鬍鬚，酒槽鼻子，桌上放了柄鬼頭彎月刀，此刻瞪着一雙銅鈴似的眼珠子，一瞬不瞬的瞄着鐵無情。

鐵無情冷冷地道：

「這位朋友是針對在下說話？」

那漢子呵呵地道：

「我曲小江不是跟你說，難道是自己說自己！」

牛頭曲小江，西南武林第一盜，專門打家刼舍，手狠心辣，刼人更刼財，殺人不留活口，陸大先生網羅這號人物，其心如何那就不想而知。

淡淡一笑，鐵無情哼了一聲道：

「原來是個毛賊！」

牛頭曲小江霍地站了起來，嘿嘿地道：

「當然！我幹的就是無本買賣，現在想改改行了，陸先生請我姓曲的當護院，在陸府一待年餘，始終沒有機會表現，今天，嘿嘿，曲某人想替陸先生解決一點煩憂，自不量力，向閣下討教幾手！」

別看他是個粗人，說起話來還有條有理，大眼一瞪，抄起那柄大彎刀搖搖晃晃的走了出來，向鐵無情面前一站，冷冷地道：

「曲小江要向你這位朋友討教幾招！」

鐵無情冷冷地道：

「刀劍無眼，曲朋友不要嫌自己命長！」

曲小江嘿地一聲道：

「姓鐵的！你好狂！」

此刻，座上之人俱全神貫注在兩人身上，他們知道牛頭曲小江是千百岳安排的殺手，頭一個先試試鐵無情的功夫，看看他倒底有何驚人之藝，敢獨闖這個寨子。

牛頭曲小江手裡大彎刀在空中一抖，一溜刀光顫爍地向鐵無情頭上劈去，這一招他用了七成功力，在他預算中，頭一招雖不中，至少也能逼得鐵無情退後閃移，誰知道鐵無情早已動了殺機，根本沒看牛頭曲小江一眼，大彎刀還在頭頂上飄閃，驀地冷光一閃……

鐵無情依然站在原處，那雙手還是背負在後，可是牛頭曲小江的身子却僵立在那裡，那柄刀猶高擧在半空，許久沒有落下來，而他的眉心却有一點紅痕，他的一雙目光睜得如兩個銅鈴似的，連一句也沒吭出來，緩緩地，刀已噹地掉在地上，人已往後仰去。

全場的人都震了震，好快的劍法，好準的準頭，那是怎麼出手的，除了兩三個外，沒有看清楚鐵無情是如何發劍，如何收劍，因爲他的手與先前一樣，依然背負在身後，僅憑這磊落的手法，已將每個人震懾住了。

牛頭曲小江死的沒有痛苦，只有厲怖，他決不會料到僅僅一個回合，便送了那條命，否則，

他就不會要強出頭了。

醉劍雲標哇地一聲道：

「精彩！」

四週鴉雀無聲，只有醉劍雲標這兩個字，陸大先生神情隨着一變，心裡得確被這一手劍式震駭住了，眞是士別三日，鐵無情在短短的時日中，居然練就了這份功夫，他的武功是怎麼來的？

鐵無情冷冷地道：

「還有那位要領敎的？」

大夥全向陸大先生瞄了一眼，陸大先生的眉頭略略那麼一皺，刷地一聲，四條人影向場子上撲落，鐵無情站在那裡連瞧也沒瞧上一眼，鼻子裡隨着哼了一聲。

四個人四個方位，全是清一色的黑衣，清一色的配劍，那曳落的身形如乳燕穿林似的快速，顯然這四條漢子的身手俱在牛頭曲小江之上。

只聽醉劍雲標哈哈地道：

「死了牛頭，來了馬面！」

牛頭馬面，那是雪雁谷四條龍，老大穿山龍柯一正，雪佛龍柯一山、雁尾龍柯一凡、掃地龍柯一寒，四條龍橫行江湖，少有敵手，他們一向自視高，桀傲不遜，眼裡何曾有過別人，他們四人往那裡一站，四柄劍已同時流展出來。

鐵無情看都不看他們一眼，低嘆道：

「可惜！」

柯一正是他們的大哥，聞言冷冷地道：

「在我們四龍眼裡，可惜什麼？」

淡淡一笑，鐵無情澀澀的道：

「我可惜四位怕要由龍變成蟲！」

這話一出，四週發出了偸笑之聲，也有婉惜之聲，他們偸笑四龍被鐵無情戲耍，婉惜鐵無情有眼無珠，在這四位高手之前猶那麼狂傲，猶那麼囂張自大。

雲標却只狂笑，沒有吭聲，他的笑聲特壯，哈哈地繞耳不絕，氣的四龍俱狠狠的瞪了他一眼，柯一山向來不饒人，嘿嘿地道：

「你笑吧！待我兄弟收拾了姓鐵的就讓你笑個夠！」

醉劍雲標伸了伸舌頭，自言自語道：

「那有機會嘛！百足之蟲難道死而不僵！」

突然——

有個漢子自廳外奔了進來，向千百岳低語了幾句，千百岳神情略異，立刻又轉告了陸大先生，陸大怒聲道：

「姓鐵的！」

鐵無情淡淡地道：

「陸叔有何指教？」

陸大怒聲道：

「你的人已在寨子外，咱們不是說好的，只准你一個人來，不准帶兄弟、不准圍寨子！」

鐵無情嗯了聲道：

「陸叔！我並沒違約，在我來這之前，我交待我的兄弟，三個時辰之內我不回去，他們就來收我的屍，現在也差不多三個時辰了，他們是來收屍的！」

柯一凡嘿嘿地道：

「那好呀！陸爺！咱們就讓他們把他抬出去！」

話語一落，四個人的長劍已化成一道劍幕，以冷厲的劍刄，將鐵無情困在中間，鐵無情突然一聲長嘯，震得每人耳中嗡嗡直響，隨着這嘯聲，他人已被一道白光纏住，在穿射間，只聞一連串劍擊聲，四條龍手中的長劍俱被他的王者之劍削斷，柯一正和柯一凡尚在驚詫中，那奪命的劍

刄已穿過他們的身體，兩道血影，兩聲慘叫，兄弟倆全倒在血泊中。

柯一山和柯一寒睹狀胆寒心裂，兩人紛紛往後射去，那知鐵無情根本沒有追殺的意思，只是以那冷漠的笑意，滿面的不屑望着這兩兄弟。

柯一寒顫聲道：

「你………！」

鐵無情哼了一聲道：

「你們連條蟲也不如！」

柯一寒和柯一山只吓得面色蒼白，各握着半截劍，却沒有勇氣再出手，對方那手空前超凡的劍技已將他倆給震住了，雖然兄弟倒了兩個，但，那份胆氣已被鐵無情迅利的劍法吓裂了。

陸大先生嘟了嘟嘴，千百岳喝道：

「關門！」

18

隨着千百岳的沉喝，那大廳的大門立刻給關了，兩旁的漢子全站了起來，已嚴密的守着每個角落，這種舉動早在鐵無情的預料中，他若無其事的倒握劍，冷眼的注視這些殺手的舉動，他不信憑一個寨子能將他放倒在這裡。

耳際已傳來千百岳那沉冷的話聲道：

「姓鐵的，你看看她是誰？」

鐵無情閉着眼睛也能想到，那一定是哈娃娜，陸大的最後殺手就是要用哈娃娜交換自己這條命，他早有心理準備了，果然，隨着千百岳的話聲，哈娃娜已被抬了進來。

哈娃娜被活活的綁在木架上，四個人抬着她平放在地上，她看見鐵無情了，眼裡含着一泡淚水，鐵無情心裡如雷般的震動，他聲音略顫的道：

「哈娃娜……」

千百岳嘿嘿地道：

「你認識吧，鐵朋友……」

鐵無情怒聲道：

「用這種手段對付一個女孩子，你們眞不要臉……」

醉劍雲標喝了口酒道：

「是不要臉……」

千百岳臉上略白，嘿嘿地道：

「隨你怎麼罵吧，姓鐵的，哈姑娘在我們手裡，我們老爺子已經說過，廢了你的武功，給你一筆銀子，如果你不接受，嘿嘿，瞧瞧那位姑娘的小臉旦，我要一刀一刀的割了她那張臉，看你捨不捨得一個女人爲你……」

鐵無情厲喝道：

「你敢——」

千百岳冷冷地道：

「我爲什麼不敢……」

隨着他的話聲，一個漢子自懷裡掏出一柄雪亮的七首，他搖晃着那柄七首，面上浮着一股陰沉的笑意，緩緩向哈娃娜過去，哈娃娜雖然面色蒼白，却沒出聲，她知道出聲絕不是最好的辦法，那人揚起手中七首——

鐵無情血脈賁張，目中的怒火如洶洶的焰火，此刻千百岳擋在他的身前，他要救哈娃娜勢必要先殺千百岳才能撲過去，即使撲過去，那漢子的七首却會先他而劃出，雖能殺了那漢子，哈娃娜那張臉也會被劃一刀——

無奈的，鐵無情道：

「慢着——」

千百岳嘿嘿地道：

「你答應了。」

鐵無情冷冷地道：

「先放了她……」

哈娃娜厲聲道：

「少主，別答應，我這張臉毀了不打緊，鐵鷹兄弟還要你去領導，少主，別答應，你如果答應了他，我一定死給你看——」

千百岳怒瞪了哈娃娜一眼，道：

「你最好閉嘴，否則你會得到教訓，魚七，給他點教訓，老爺子最討厭多嘴多舌的女人……

……」

那個持七首的漢子叫魚七，是千百岳的心腹，一聽千百岳的話聲，揮手劈哩啪啦的給了哈娃娜兩個耳光，哈娃娜憤怒的道：

「你會得到報應……」

魚七呸地一聲道：

「報應，我他媽的從來不知道報應是什麼？」

那知，他的話聲方逝，耳際已響起一聲冷笑道：

「你馬上就知道什麼是報應了……」

空中呼地落下一道人影，魚七還沒弄清楚怎麼一回事，腦門上已咚地一聲被擊中了，只見腦骨碎裂，鮮血迸濺，乳白的汁漿向外噴散，一個威猛四射的儒士已站立在那裡。

哈娃娜激動的道：

「爹……」

那儒士淡淡地道：

「我的女兒豈容別人隨便欺負……」

場子裡立刻暴傳起驚呼道：

「七絕神君……」

誰也沒看清楚他是怎麼進來的，只覺他像個幽靈般的忽然出現，但見七絕神君的手輕輕一揮，站在哈娃娜身旁的四名抬他的漢子應聲而倒，每人喉結處插了一片黃芍，那是七絕島的花卉，他用摘葉飛花的手法殺了那四個漢子，這種功力可說是神乎其技，頓時震住了場中之人。

醉劍雲標醉薰薰的道：

「你來了，麻煩大了。」

七絕神君瞪了他一眼，道：

「你這醉鬼，居然眼睜睜的看着我女兒讓人欺負……」

雲標大笑道：

「天塌了有人頂，那要我出手。」

七絕神君淡淡一笑，彈彈指，哈娃娜已鬆了綁，她撲到七絕神君的懷裡哇地一聲哭了起來，

陸大先生大袖一揮，只見一隻鴿子自他袖裡撲飛出去，七絕神君冷聲道：

「你還請了人……」

陸大先生嘿嘿地道：

「我已料準先生會來，這次用你女兒當餌，固然是要毀了姓鐵的，主要還是要你上鈎，有二位好朋友已經很多年沒見過你了，他們可想的緊啊……」

七絕神君眉頭皺了皺，道：

「你是指孤獨老人和天下無敵……」

陸大先生嘿嘿地道：

「不錯，他倆已在這裡等候你很久了，你們之間那筆舊帳也該算算了，七絕，你今天只怕……

……」

憤憤地一哼，七絕神君怒道：

「他倆和你有啥關係，你居然用這種方式誘騙老夫……」

陸大先生大笑道：

「我是孤獨老人的首徒，當然要爲他老人家盡點力了……」

七絕神君沒有看他一眼，扶着哈娃娜走到鐵無情面前，一臉凝重的道：

「我把她交給你，你要負責她安全的離開這裡……」

哈娃娜一顫道：

「爹，你……」

七絕神君長嘆道：

「爹生平有兩大仇人，一個是天下無敵，一個就是陸大的師父孤獨老人，這兩老東西都與爹

爹在仲伯間，如今事隔多年，各人功夫進步情形，無法預測，誰勝誰敗很難逆料，爹……」

他底下的話還沒有說下去，哈娃娜已哇地一聲哭了起來，她只覺心裡有股無形的力量在壓制着自己，顫聲道：

「爹，孩兒要與你在一塊……」

七絕神君拍拍她，道：

「傻瓜，你跟着爹只有增加我的痲煩，有鐵無情照顧妳，我相信陸大那些濃包還攔不住你……

……」

鐵無情淡淡的道：

「請前輩放心，在下一定負責她的安全……」

空中響起數聲長嘯，隨着嘯聲已見兩個白髮披肩的老人肅容而落，這兩個老人俱低垂雙目，站在七絕神君面前，久久沒有說話，七絕神君淡淡地道：

「故人依舊，健朗如昔，可喜可賀……」

兩個老人驀然的同時睜開雙目，四道有如冷電的光刃徒然落在七絕神君身上，他們一看七絕神君神采飛揚，精神奕奕，心裡當眞是惊異不少，天下無敵冷冷地道：

「你更不差，還是當年的樣子。」

七絕神君哈哈地道：

「老了，老了。」

孤獨老人嘿嘿地一聲道：

「人是愈活愈老，仇是愈結愈深，七絕，十餘年前那檔子事始終在我們兩個老人心裡耿耿於懷，咱們三個人只怕非血濺此處，難以了結……」

七絕神君嗯了一聲道：

「二位興趣那麼高，本君奉陪……」

天下無敵道：

「那好呀，咱們外面去。」

三個人有若三個黑點，衆人只覺風聲颯然，三個人已斜穿展身而去，那種速度幾乎無人能追上……。

鐵無情尚在猶疑中，耳際已聽見一個話聲道：

「你還不走……」

鐵無情感激的望望雲標一眼，拉着哈娃娜的手，道：

「走——」

兩個人隨着那三大高人之後，已往外撲去，廳門雖然關着，但，剛才孤獨老人和天下無敵俱是由東面的一面窗戶穿入穿出，他倆走的也是同一條路子。

千百岳怒喝道：

「別放他走——」

屋裡所有的人都隨着千百岳的喝聲而展動身形，揮舞着長劍追逐着，這屋裡俱是陸大先生的班底，他們那有不拼命的道理，個個狠厲的追殺着………」

那知醉劍雲標忽然道：

「你們在幹嘛，玩捉迷藏……」

他忽然醉態欲倒般的揮起了手上的劍，胡亂的劈落着，別看他的劍法凌亂，但，每一劍都是古怪犀利，居然將追趕鐵無情的那些漢子攔了下來。

千百岳怒吼道：

「媽的，你這醉鬼………」

鄭龍和他雙雙向醉劍雲標攻去，兩大高手俱是陸大先生手下得力的助手，本身功力俱在普通劍手之上，合擊之勢威力奇大，醉劍雲標立刻不如先前那麼輕鬆了。

但，憑雲標那一手醉劍法，別人要想碰他也不容易，陸大先生看在眼裡，忽然撲上前來，道：

「醉鬼，我要你永遠爬不起來。」

凌空劈出一掌，那一掌帶着風聲，一溜紫光自他掌心之中射了出去，醉劍雲標冷不防的被那掌刃一擊，哇地一聲，一道血雨噴了出來，他身子一晃，臉上的醉容一樣而光，顫聲道：

「紫焰掌……」

陸大先生嘿嘿地道：

「你還眞有眼光，居然認出老夫的獨門功夫………」

雲標踉蹌的退了七八步，顫道：

「金家滿門血案是你幹的………」

陸大先生變色道：

「你是………」

千百岳大叫道：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老爺子，這個人就是那一夜在金家大門口醉死的那個人，原來他是裝的………」

陸大先生厲聲道：

「毀了他，別放他跑了………」

千百岳和鄭龍不用老爺子分咐，也不會放過醉劍雲標這條命，雙雙向雲標撲擊過去，出手狠厲……。

鐵無情一見醉劍雲標替他攔了追來的千百岳，已將哈娃娜推向窗外，守在窗前的兩個漢子一見哈娃娜在窗口，揮刀砍來，鐵無情長劍一揮，兩個半邊兒腦袋已滾瓜落地，借這一刹那，哈娃娜已跳出窗外，鐵無情隨後穿出，站在廳外，仰天長嘯一聲——

只聽寨子外面有人叫道：

「當家的，兄弟來了。」

隨着這聲吼叫，只見蝎子已站在寨子的牆頭上，寨子裡那些漢子早已守在那裡，在一聲沉喝下，一排箭直往蝎子身上射去。

蝎子的身手還眞靈活，略一點寨子牆頭，人已倒躍而落，那排箭矢俱擦身而過鐵無情人隨劍走，已捲向那些在牆邊的漢子。

殺，殺，殺、七八個漢子已被鐵無情的冷劍砍倒，鐵無情一回身叫道：

「蝎子，開寨門……」

蝎子早已衝向寨門，那凌厲的劍勢早將守門的漢子劈了兩半，寨子的門立刻被推開了，鐵鷹兄弟如水樣的衝了進來。

屠一刀吼道：

「殺這些王八蛋……」

鐵無情立刻道：

「兄弟，衝進大廳，那裡有位朋友在爲我們苦戰呢。」

醉劍雲標的劍式已亂，髮絲蓬散，鄭龍和千百岳兩個人有意要他的命，出手絕不留情，醉劍雲標又吐出兩口鮮血，此刻他才知道陸大先生的掌刄是何等厲害，噹地一聲，手裡的劍已被千百岳砸飛了。

鄭龍借機一劍刺向雲標的脅下，那一劍眞狠——

砰地一聲巨響——————

大廳的門已被踢了開來，幾十個人向這裡衝了進來，鐵無情那快速的身子如流星般的直飄而落，一劍射穿在鄭龍那騰躍的身上。

鄭龍哇地一聲，已如被宰的小雞一樣，躺在地上。

千百岳顫聲道：

「我們守寨子的兄弟呢……」

陸大先生絲毫不爲意的道：

「那些廢料攔的住他們麼？」

兩股人馬俱壁壘分明的對立着，鐵無情冷冷地道：

「陸叔，咱們該有個了斷了………」

他上前緩緩扶起雲標，雲標已是面色蒼白，嘴角上尚流着鮮血，他感激的看了鐵無情一眼，顫道：

「謝謝你。」

鐵無情立刻道：

「老屠，扶他先去休………」

屠一刀嘿地一聲道：

「老雲，嘿嘿，咱們可是很久沒見了。」

兩個人還是朋友，雲標苦澀的笑了笑，屠一刀立刻將雲標扶了出去，交給了兄弟，他立刻又奔回來了，因爲老屠不願意失了這次殺伐的機會。

陸大先生冷聲道：

「鐵賢姪，咱倆單獨一決………」

鐵無情嗯了一聲道：

「好呀。」

陸大先生嘿嘿地道：

「都是自家人，動刀動槍太沒情份了，賢姪，我們用這雙手掌來解決我們之間的恩怨吧。」

眞是個老狐狸，他最善截長補短，劍法上他知道自己決不是這年青人的對手，掌法上決對可以佔盡便宜，他曉得「紫焰掌」的威力，以其數十年的深厚功力，他相信自己可以穩操勝券。

點點頭，鐵無情冷冷地道：

「行。」

陸大先生嘿嘿地道：

「你別後悔，那可是老夫的專長………」

鐵無情滿臉不屑的道：

「你是長輩，佔點便宜也是應該的，今日之爭是我們兩人之間的事，爲了免於傷及無辜，不論生死，決不要任何人插手——」

眼珠子一轉，陸大先生嘿嘿地道：

「這可是你說的………」

鐵無情莊重的道：

「我永不反悔……」

一回頭，向鐵鷹兄弟沉聲道：

「今日，我和陸叔的生死之爭，不論誰生誰死，你們斷不可出手，誰要不聽我的，自今日起，就無兄弟之義，永遠不相往來………」

屠一刀和錐子想說什麽，但，鐵無情那雙目光裡已阻止了他們說話，鐵無情交待完畢，回身道：

「陸叔，我們可以開始了。」

陸大先生嘿嘿地道：

「好。」

但見他的雙掌一合，雙掌立刻發出一蓬濛濛的焰光，屠一刀閱歷豐富，一見陸大先生的掌勢，脫口道：

「紫焰掌……」

陸大先生得意的道：

「你很識貨，不愧是十惡之一………」

紫焰掌是憑本身功力終日將雙掌浸於五毒之內，吸收毒性之後，逼在掌心之中，與人對敵，再藉掌勁逼出五毒，中者能生還者不多，陸大先生暗暗將五毒運集掌中，雙目寒厲的瞪着鐵無情，他要一掌將這年青人毀了。

鐵無情長吸口氣，全身功力運轉一匝，只覺丹田中一股熱流向外洶湧激盪，他將王者之尊所傳的內功心法迅快的流旋一匝，一臉威凜凝視着陸大先生。

兩邊漢子全屏住了氣，數十道目光全落在兩人身上，陸大先生那股激烈的殺機已在眉睫間展現出來，斗地一聲大喝，雙掌如山的推了過來。

鐵無情身子略略一移，也是雙掌迎上………

「砰——」

兩掌相擊，空際暴傳起那震耳的交擊聲，兩個人身形頓時一分，鐵無情臉上還是那麼冷漠，而陸大先生却泛起一抹笑意，這股笑意尚未消逝，他的眉頭已皺了起來………

紫焰掌的五毒全發了出去，任何人都替鐵無情揑了把冷汗，可是兩方交手後，鐵無情依然是那麼威風………

錐子焦慮的道：

「當家的，你………」

淡淡一笑，鐵無情道：

「沒事那點毒還難不住我……」

陸大先生嘿地一聲道：

「我不信……」

他將畢身功力俱集中在右掌之上，突然凌空撲了起來，人在半空，右掌狠命的斜斜揮起——踏前一步，鐵無情道：

「來的好。」

斜舉單掌筆直的迎上，兩人都卯足全力，道道勁氣挾着呼嘯撞擊在一起，陸大先生悶哼一聲，人已被震向半空，隨着他那彈射的身子，一道血雨自空中洒落，血是沿着他嘴角流下的……

驀聞一聲沉吼道：

「閉住氣——」

只見一道人影撲來，陸大先生還沒落地，已被此人抱在懷裡，伸手點了他四處穴道，那是孤獨老人，他寒着臉道：

「你是王者之尊……」

鐵無情尚未答話，已感覺有股大力向自己撞來，他蹬蹬的退了三步，孤獨老人已挾着陸大先生向外掠去。

屠一刀吼道：

「放下他……」

他的刀迅快的劈出兩刀，但，孤獨老人的身法太快了，眨眼之間已出了大廳之外，鐵無情苦笑道：

「算了。」

此刻，千百岳已向那班子兄弟連施眼色，迅速的將自己的人往後門撤走，蝎子早已瞧在眼裡，喝道：

「那裡逃——」

鐵無情是個絕對講信用的人，揮手道：

「讓他們走，我說過，這件事是我和陸大兩人的事，他們只不過是群可憐蟲，任人驅使而已……。」

蝎子道：

「當家的，咱們兄弟沒有損失，只有那位雲朋友……」

嗯，鐵無情道：

「給雲朋友好好治傷，鐵鷹兄弟欠他這份情……」

錐子上前道：

「當家的，咱們要不要追陸大……」

沉思片刻，鐵無情道：

「他是被孤獨老人救走的，我相信孤獨老人一定有落腳之處，立刻派出兄弟，務必設法找出他的藏匿之處，我相信他跑不遠………」

哈娃娜著急的跑過來，滿面淚水的道：

「少主，我爹他………」

鐵無情淡淡笑道：

「我明白，令尊和天下無敵、孤獨老人決鬥之事，雖然孤獨老人有空來助陸大，那並不表示令尊已經失敗，憑七絕的武功，佔便宜固然不易，吃虧也未必………。」

哈娃娜懼色的道：

「可是，可是……」

她想說什麼？突然想到此刻的鐵無情一定有很多更煩重的事務極待處理，自己何必再增加他的煩憂，到嘴的話倏然縮了回去，可是鐵無情却注意到了，他溫和的道：

「哈姑娘，有話就請說………」

哈娃娜眼珠子一轉，道：

「雲朋友的傷很重，我已經給他服了我爹七厘救命散，應該沒有大碍………」

鐵無情立刻道：

「謝謝你，我們去看看這位熱血朋友………」

雲標已沒有再吐血了，臉上的那股酒意也消逝了，他不喝酒，人顯得更瀟洒，雖然受了紫焰掌的傷，他却有一種置死生於度外的開濶胸襟，鐵無情拍拍他道：

「雲兄弟，你好一點了麼？」

雲標呵呵地道：

「七絕島的神藥還眞靈，服下之後，我已好太多了，哈姑娘，我要怎麼謝你呢……」

哈娃娜羞紅的道：

「你也是爲了我受傷的………」

雲標苦笑道：

「受人之托，却不能忠人之事　唉……」

一怔，哈娃娜道：

「受誰之托？」

雲標笑道：

「除了令尊還有誰，哈姑娘，你爹眞是個神人，凡事都料的很準，他叫我來這裡負責你的安

全，結果，我並沒有盡到責任……」

鐵無情哈哈地道：

「你已夠好了，兄弟，我眞佩服你的劍法……」

雲標苦笑道：

「你這不是挖苦我麼，鐵兄弟，論劍法，天下第一非你莫屬，咱們別客套，如果你願跟在下論交，有個地方必須跑一趟……」

鐵無情略略一怔，毫不猶疑的道：

「那裡，」

雲標霍地跳了起來，對自己的掌傷毫不在意，他拉着鐵無情的手，道：

「跟我走……」

鐵無情一呆道：

「雲兄弟你的傷……」

雲標仰天大笑道：

「這點傷算什麼？能交你這位朋友雖死無憾……」

鐵無情豪氣干雲的道：

「好漢子，咱們就走一趟……」

兩個人會心的一笑，身形如兩隻大鳥般的掠空而起，哈娃娜和屠一刀諸人想向，可是，看見兩個人那種英雄惜英雄的豪情，把要想說的話又嚥了回去。

× × ×

三里鋪。

黑風洞在三里鋪西邊小孤山上，洞裡終年陰風慘慘，陰濕誨暗，這裡住着一群猴子，約有百來隻，三里鋪附近住戶，無人敢上小孤山，因爲這些猴子不但會作弄人，還會傷人，遇上人畜，牠們會群體而攻，剝了衣服，一直戲弄至死方休，所以黑風洞是生人禁地，無人敢上山遨遊。

雲標站在斜崖上，道：

「咱們要進洞裡……」

鐵無情猶疑的道：

「兄弟，你帶着我跑了這大半天的路，倒底要幹什麼？」

雲標淡淡地道：

「好漢子，我還能訛你麼？進了洞裡，我保證讓你有想不到的事情發生，那時候，你才會曉得兄弟沒騙你……」

鐵無情雅淡的一笑道：

「衝着你這份心，我也要進去看看。」

一晃身，龐大的身子已躍然而起，直往那洞口之處飄落，那知當他身形甫在半空之中，吱吱數聲怪叫，六七隻金毛猴子已自樹林間撲了過來，這些猴子個個猙獰厲怖，出手快速，頓時往鐵無情身上抓來。

鐵無情怒聲道：

「畜牲。」

大掌一揮，一股掌勁揮洒出來，那幾隻猴子吱吱數聲，已被那股掌力震飛出去，他們這才曉得眼前的人是那麼不好惹，紛紛跳躍在樹枝間裂着嘴大叫，却不敢再過來。

雲標低聲道：

「兄弟，進去。」

黑風洞裡一片冷風勁盪的吹來，黑壓壓的深不見底，可是洞底却有咚咚之聲傳來，而在洞壁各處，却見無數的猴子散躍其間，他們似乎已得到訊息，知道眼前兩人的厲寒，沒有一個敢再來挑。

沿着石階往下行去，忽然間有一絲亮光透來，鐵無情尚在驚異間，只見這洞底寬濶明亮，四

週揷着松油火把，六個漢子圍在洞底一張石桌前，正在喝酒猜拳，他們很放心的各自尋樂，却不知眼前已進來了敵人。

雲標輕聲道：

「兄弟，咱們要一舉毀了他們……」

鐵無情嗯了一聲道：

「行。」

兩個人各自撲向洞底，可笑的是這六位仁兄已喝的迷迷糊糊，連來人近了身邊都不知道，雲標站在兩個漢子身後，低聲道：

「好酒。」

他面前那個漢子連頭都沒回一下，道：

「來，你也喝一杯——」

一杯酒已送了過來，雲標老實不客氣的端起杯子一飲而盡，伸手拿了一塊雞翅膀，啃了兩口，道：

「味道不壞……」

坐在那漢子對面的四個漢子終於發現雲標了，其中一個指着雲標，乍舌的問道：

「你；你是誰？」

雲標冷笑道：

「你祖宗……」

他的手已迅快的拍了下去，坐在他身前的兩個漢子還沒弄清楚怎麼回事，已暈了過去，其餘四個漢子一發覺不對，剛想站起來，在他們身後的鐵無情已喝道：

「躺下——」

他出手真快，伸指已點了他們的穴道，雲標向他一招手，人已躍向旁邊的一間石室，低聲道：

「快點——」

他的字音也不過剛從嘴邊消逝，鐵無情却比他還快的搶進了那間石室，人甫站起，已有人喝道：

「誰？」

雲標連忙道：

「咱家兄弟……」

誰知室裡的燈火一滅，頓時一片黑暗，有人叫道：

「別他媽的玩片湯，你他媽的不是這裡的兄弟，我從你的腳步聲，已知道你是混進來的，朋友，快報上名來，否則，我霹靂童子就不客氣了。」

雲標和鐵無情心裡俱是一震，此人功力果然頗高，能從足音上分辯出敵人或是自己人，再一聽霹靂童子之名，頓感此人當非尋常之人，霹靂童子是有名的火爆性子，一生行事，古怪刁鑽，江湖上有名的狠角色。

雲標哈哈地一聲道：

「我叫雲標。——」

暗處的霹靂童子哼地一聲道：

「醉劍雲標，久仰了，可惜我問的不是你……」

雲標一怔，道：

「那你問的是誰？」

霹靂童子嘿地一聲道：

「我從你腳步聲裡，知道你一定受了傷，否則你的腳跟決不會那麼沉重，雲標，你那位同伴是好角色，呼吸均勻，步履輕盈，說，他是誰？

鐵無情往前踏出一步，道：

「在下姓鐵……」

霹靂童子倏地震了一震，道：

「江湖上鐵姓朋友，除了鐵夢秋是個人物外，還沒聽說有第二個姓鐵的，鐵夢秋……嘿嘿，早已不在人世，而你是誰？」

鐵無情心裡直顫，想不到這個人在這節骨眼上居然提到父親，可見爹爹之名，在江湖上有其一定的分量和地位，人雖死了，還是有人能念着他……

他長吸口氣道：

「我是他兒子鐵無情……」

霹靂童子大聲道：

「他兒子，你是爲那批金子來的……」

鐵無情一怔道：

「金子……」

雲標嘿嘿地道：

「霹靂童子，你猜對啦，鐵少主就是爲了那批金子來的……」

鐵無情皺眉道：

「雲標，你……」

雲標嘿嘿地道：

「少主，你還跟他客氣，告訴你，你爹那四個把兄弟謀奪了鐵家的金子之後，全部運到這裡收藏，霹靂童子專門負責保管和巡守之責……」

鐵無情呆呆地道：

「你是說、雪飛狐、陸大、林善和范老六將那批藏金埋在這裡，雲兄，你有沒有弄錯。」

雲標仰天大笑道：

「錯不了，我雲標爲了追查這批黃金，已化了將近一年的時間，舉凡與三十六友兄弟有關的事，我都能細數家珍的道出來，兄弟，你何不進去看看……」

鐵無情嗯了一聲道：

「正要看看，」

隱於暗中的霹靂童子嘿嘿地道：

「進來吧，我就讓你們進來見識見識，普天下的黃金有大半在這裡，不過，嘿嘿，我已通知了外面，整個黑風洞都會佈滿了我們的人，我們主子也會趕來這裡，我相信你倆永遠也跑不出去了……」

隨着話聲，只見四週燈火又起，使這石室登時燈火通明，霹靂童子一身黃袍，斜坐在一張石椅上，而室內四角各站了二個銀袍漢子，八個人分立四角，當中是霹靂童子坐陣，果然是個防守嚴密的地方。

在石室正中的地方，一道大鐵柵，只見裡面呼嚕嚕的發着怪音，而人影幌動，濃烈的烈火自一個大爐子裡噴出來，裡面的人俱赤着上身，煽着火爐，彷彿在治煉什麼？

雲標嘿嘿地道：

「他們在化金子………」

鐵無情一呆道：

「化金子………」

雲標沉重的道：

「你那四位叔叔可不是簡單人物，每個人除了拿了一部份在江湖上運用之外，大部份運來這裡，他們唯恐這批金子落在別人之手，故意把它溶化成金柱，再埋進地裡，縱然有人發現，一時也搬不動金柱子………」

鐵無情大聲道：

「好辦法，」

雲標大笑道：

「還有更令你想不到的事情………」

一怔，鐵無情道：

「什麼事？」

雲標嘿嘿地道：

「那些溶金之人，全是你爹的好兄弟………」

鐵無情大震，道：

「三十六友………」

點點頭，雲標哈哈兩聲道：

「這就是雪飛狐和陸大先生的點子，召集所有活着的三十六友兄弟，表面上要分給他們那一份應得的金子，骨子裡却將他們全騙來這裡，然後，讓他們在這裡做工………」

鐵無情自眥欲裂，喝道：

「有這種事………」

霹靂童子聞言嘿嘿一笑道：

「這有什麼好吃驚的，告訴你，姓鐵的，咱們的主一向手段高明，血盟三十六友算得了什麼

？用完了，這裡正好埋了他們……」

鐵無情怒叱道：

「霹靂童子，你該死……」

人已躍了進去，此刻，鐵無情只覺一股難以遏止的殺機彌漫心湖，想起父親的老弟兄，在這裡過着生不如死的日子，心裡彷彿被刀割着一樣，想當年三十六友個個神采飛揚，躍馬江湖，爾今，却給自家兄弟折磨的不如一頭畜牲，他長呼口氣，心裡已動了殺機……

雲標一震，道：

兄弟……」

19

鐵無情眼裡早已佈滿了血絲，他彷彿看見父親的血尚在沸騰，父親的氣難以嚥下，堂堂血盟之主，竟撒手撇下了這班老弟兄，讓自家弟兄濺，讓叩過頭，喝過血的弟兄蹧爛，江湖道義何在？義氣何存，鐵無情身爲血盟霸子的兒子，豈能看見自己那些叔伯們，在這裡過非人生活，他要爲血盟叔伯們討回這份公道，瞪着那雙目逼人的目光，瞪着霹靂童子，道：

「把那道鐵柵打開……」

霹靂童子也是老江湖了，歷經了多少的風浪和驚險，他面對過的高手一時也數不清有多少，可是，他却沒看過一個威猛能令人寒心的高手如鐵無情者，他心底裡只覺有股涼意在翻，倒退一步，沉聲道：

「你說什麼？」

冷澀而堅定的，鐵無情道：

「開門……」

霹靂童子嘿嘿地一聲道：

「姓鐵的，你沒弄錯地方吧，這裡是你他媽大爺的堂口，那裡有你在這兒耀武揚威的份，嘿嘿，裡面那群龜兒子連隻螞蟻都不如，老子愛踩死幾個就踩死幾個………」

鐵無情恨聲道：

「你狠吧，待會兒我讓你當狗爬，小子，瞪起你那雙眼睛看清楚點，裡面的，全是三十六友的前輩，當年那個不是頂天立地的漢子，你他娘的眞要踩到人家的頭上了，小子，我給你最後一次機會，如果你再不開門，你會立刻得到血的報應………」

霹靂童子大笑道：

「你娘的老屁，我豈是讓你給嚇大的………」

一施眼色，四角的銀袍漢子已個個撤出了長劍，這八個銀袍漢子俱是一流的身手，八枝長劍在空中一顫，已向鐵無情逼來。

鐵無情憤怒的道：

「殺———」

自他踏進江湖道以來，他從沒有像今日這麼憤怒過，更沒有今日這般的想殺人，那八個銀袍漢子的劍剛逼進他的身前，那柄王者之劍已如水樣的洒起，如銀空劃月，羚羊掛角，揮洒出去的劍刄，當眞沒有一絲痕跡可尋，在慘叫聲中，兩個漢子的前胸全開了血洞———

他們連啊的機會都沒有，已噓了那口氣，而另外的六個，並不比前面的二個死者幸運，鐵無情的冷劍，砍了四條手臂，兩條腿———

頓時，慘叫之聲響遍了整個石室………

鐵柵後的人似乎已發現外面激戰的情形，剎那間，那十餘個赤着身的中年漢子，俱擠在鐵柵前，望着鐵無情那神幻的劍法，全楞在那裡———

霹靂童子面若死灰顫道：

「你………」

鐵無情雙目通紅，沉聲道：

「開鐵柵———」

霹靂童子顫聲道：

「朋友，你這是給我爲難？」

鐵無情呸地一聲道：

「別跟我玩狠的，我是玩狠的老祖宗，開柵，你還能留條命，否則，你會比地上那幫子不長眼睛的死東西還慘，我會踩了你的四肢，讓你連活的味兒都沒有———」

字字冰冷，句句森厲，霹靂童子從不知什麼叫做怕？今日，心底裡却眞的怕了，他只覺全身

像轉了筋，居然泛起了顫抖，咬咬牙，道：

「你知道，開柵，我死的更快………」

淡淡一笑，鐵無情哼地一聲道：

「不開柵，會死的更痛苦，你自己選吧。」

霹靂童子已被鐵無情那股氣勢給震懾住了，他幾次想出手，可是那股勇氣却始終提不起來，想了想，終於掏出了鎖匙，將那道柵給開了。

剎那間，十餘人滿身汗珠的蒼老漢子跌跌撞撞的奔了出來，他們彷彿久未逢甘霖似的，居然在那蒼老的臉上洋溢着一股難以言諭的歡愉之色………。

鐵無情上前道：

「趙叔，尤叔、還有霍叔………」

最先跑出來的三位老者一聽眼前的年青人在叫他，他們俱楞在那裡，他們沒有想到這年青人是他們的晚輩，是他們結拜大哥的兒子，他們俱不敢相認，畢竟，那孩子在很小的時候見過，可是事隔這麼多年，那變化太大了………

趙龍豪是三十六友的二當家的，他瞪大了眼，顫道：

「你是，你是………」

鐵無情連忙道：

「小情呀、趙叔、我是鐵無情………」

趙大叔眼裡已透出了淚水，他眞沒想到自己還能活着走出那個終日與火爲伍的鬼地方，他更沒想到自己結盟大哥的兒子能將自己這般快死的老兄弟給救出來………。

趙龍豪顫聲道：

「你是小情………」

尤愧寶大叫道：

「哎呀，小情、長這麼大了………」

鐵無情嘆聲道：

「各位叔伯，你們………」

趙龍豪聞聲憤怒的道：

「媽個巴子，我們這幫子老哥兒們，沒栽在敵人手裡，却讓自己兄弟吭死了，那個姓陸的，姓雪的，還有林善、范老六、呸、他媽的，居然將我們這班老弟兄給騙進這鬼洞裡，活活把我們關在這裡………」

鐵無情沉思道：

「趙叔、裡面還有沒有那位叔伯沒出來的………」

黯然的瞄了身後一眼，趙龍豪慘聲道：

「死了七個，現在還剩我們十三個………」

鐵無情長吸口氣，道：

「死了的暫時留在這裡，大叔、咱們離開這兒………」

搖搖頭，趙龍豪憤憤地道：

「賢姪，血盟兄弟，沒死的也差不多了，我們這幾把老骨頭，進了這裡就沒打算活着出去，那幾個狠心兔子胆的叛幫兄弟，怎麼也饒不了他………」

鐵無情凝重的道：

「你是指………」

趙龍豪恨聲道：

「老雪，陸大、林善………」

尤愧寶吼道：

「咱們先毀了這鬼洞，讓那些金子永埋地裡………」

此刻大家的目光突然全落在霹靂童子身上，霹靂童子已被鐵無情的威猛所懼，一見那麼多人

全都怨恨的瞪着他，心裡不禁透着絲絲涼意，顫聲道：

「你們想幹什麼？」

趙龍豪嘿嘿地道：

「你這個小兔崽子，是陸大的狗腿子，平常你他媽的躍武揚威，糟塌我們這批老兄弟，嘿嘿，今天，我讓你這小子也嘗嘗被折磨的味道——」

砰地一聲，一巴掌敲在霹靂童子的臉上，霹靂童子還沒來得及閃避，七八隻手已如雨點般落下，只見他滿臉鮮血，口裡狂吐不已，這也難怪，三十六友兄弟被他給折騰的幾乎去了半條命，此刻一旦解脫了，自有一股怒氣瀑發出來，自是不會輕饒了霹靂童子。

只見一個漢子抓起霹靂童子，道：

「我也讓你嘗嘗被火烤的味道。」

伸手將他扔進鐵柵之後，砰地將鐵門關了起來，霹靂童子雖然挨了一頓，那條命總算保住了，他倒在地上痛的直喘氣………。

雲標驀地抬頭，道：

「兄弟，先退出去………」

隨着他的話聲，洞裡頓時傳來吵雜之聲，只見人影幢幢，數十個黑衣漢子已自洞口之處向這

裡躍落。

鐵無情面上殺機一湧，道：

「他們來的正好——」

雲標朝上瞄了一眼，道：

「這些人全是四大家派駐的守洞殺手，平日這裡除了有限的幾個人可在洞裡逗留外，這些殺手是不能進來的，因為黃金畢竟是很誘惑人的……」

趙龍豪怒憤的道：

「他們卽然是衝着咱們來的，咱們就殺出去，」

這幫兄弟浪蕩江湖數十年，晚年却栽在自己人手裡，積怨和舊恨使他們恨不得砸碎了來人的腦袋，個個瞪着那雙不能遏止怒火的眼睛，赤着背，拉開拳，他們要拼了。

突然——

一溜火光閃起，頓時數十枝松油火把點燃了，將黑風洞照的恍如白晝，隨着那群黑衣漢子的搶入，只見陸大和林善伴着那個天下無敵，緩緩行了進來，鐵無情心裡一緊，天下無敵是七絕神君的死對頭，此人早已是武林前輩，功力高不可測，陸大的師父是孤獨老人，而天下無敵和孤獨老人情同手足，陸大顯然已請了他倆來對付自己……

趙龍豪竟忍耐不住，吼道：

「好呀、老陸、林善，你們他媽的是這樣對付咱家哥兒們，還有老六呢，他躲着想一輩子不見人………」

陸大和林善面上俱是一片死灰之色，畢竟這夥人曾經叩過頭，拈過香，喝過血的生死兄弟，那份愧疚和不安，藏在心底的那份良知，他們終究是愧見兄弟。

林善嘿嘿地道：

「此一時彼一時，咱們不談過去………」

尤愧寶氣怒道：

「你媽的林善、你是見財起意，見色流精的東西，老子瞎了眼，跟你這種人稱兄道弟………」

他罵林善見財起意，林善還不難過，罵他見色流精，那是觸動他內心的隱痛，他因為練功不愼，傷了那對卵蛋，而不能房事，兄弟夥走的近，就無話不談，他近過不少女人，却因無法人道，而悔恨不已，如今尤愧寶當着這多人喧染他的暗疾，頓時使他臉色蒼白，全身都泛起了抖顫…………。

林善怒聲道：

「尤愧寶，你該死……」

尤愧寶哈哈大笑道：

「怎麼啦，傷了你那份自尊了，沒用的東西，連個女人都留不住，誰會跟你這種一觸卽發的人在一起——」

林善氣的連句話都說不出來，那種錐心銘骨的傷痛令他愧覺人生乏味，連人生最原始的享受都沒有，雖然年歲已不小，幾近老年，但心底裡還是有那一份遺憾……。

陸大看不過了，吼道：

「姓尤的，你死到臨頭，還在那裡嚼舌根子……」

尤愧寶厲笑道：

「姓陸的，你更不是人，誘姦兄弟的老婆……」

陸大神情一變，天下無敵忽然道：

「有這種事麼？」

陸大連聲道：

「前輩，別聽他的，這幫子人是我們兄弟發了財，他們紅了眼，什麼難聽的事都會皺上……

……」

天下無敵哦了一聲道：

「他們這些人是來搶你和老林的金子，我問你，老夫進來這麼久了，怎麼連一塊金子也沒看見……」

陸大急忙道：

「前輩，金子全在柵後面的洞裡，待會兒，咱們解決了這些王八蛋，前輩，你要多少我就給你多少……」

天下無敵雙目一亮，道：

「眞的……」

林善連忙道：

「決不騙你，前輩，我兄弟不會騙你……」

天下無敵嘿嘿地道：

「很好，這裡面那個武功最高……」

林善還沒來得及說，陸大已搶着，道：

「那個鐵無情……」

天下無敵目光朝鐵無情一瞄，嘿嘿地道：

「他就是打傷你的那個小子……」

陸大嗯了一聲，天下無敵已緩緩走了下來，刹那間，所有人全都緊張起來，血盟三十六友這般老兄弟都是江湖跑久了，天下無敵的大名，他們是如雷貫耳，久仰已久，今日突然在此出現，得確讓他們大大一震。

趙龍豪在三十六友中居老二身份，除了鐵夢秋之外，他一向居領導地位，一見天下無敵下場了，道：

「賢姪，此人可不易與，老夫來會他吧。」

果然有長者之風，在這種情況下，處處表現着長輩照顧晚輩的風範，他惟恐鐵無情吃了虧，因爲他們的大阿哥鐵夢秋就這麼個兒子，如今大哥已爲了這批金子而死，謹餘這條命根子，站在兄長的情誼上，趙龍豪當然不願意鐵無情有何閃失。

他說完，人已向前移去。

鐵無情連忙道：

「趙叔，等一下」

趙龍豪一怔道：

「別跟我搶，眼前的人可不是易與的……」

淡淡一笑，鐵無情那會不明白他的好意，立刻道：

「趙叔，你和各位叔叔都太累了，這段日子，你們已熬受太多的折磨，這件事由小姪而起，先由我來，如果小姪有所閃失，趙叔，你再上………」

趙龍豪還想說什麼?雲標已攔住了老趙，道：

「前輩，我這位兄弟的武功也許你沒見過，待會兒，你可得好好指教指教，先留點力氣後面還有更精采的………」

老趙肚子裡可明白的緊，人家那是給自已留面子，休看這兩個年青人的歲數不大，那股老成決不比自己老一輩的兄弟差，他只好苦笑道：

「賢姪，小心了，不行可不能逞強——」

天下無敵向鐵無情的身前跨了一步，道：

「小夥子，你應該認識我……」

點點頭，鐵無情道：

「不錯，我們見過……」

嗯，天下無敵嘿嘿地道：

「你最好能擊敗我，因爲擊敗我後，你才有活命的機會，否則，這個黑風洞就成了你埋骨之處……」

鐵無情雅淡的道：

「謝謝老前輩提醒我，黑風洞風水絕佳，埋骨此處，死得其所，況且這裡還有無數的黃金爲伴，想想看，一個人躺在那麼多金子上面死，那也是別人所沒有的經驗——」

天下無敵聞言一怔，道：

「好呀，那我就送你上西天……」

此人身子不過是那麼略略一抖，一股浩瀚的勁道悄無聲息的對着鐵無情撞來，鐵無情早已暗中戒備，一見天下無敵的眉頭一動，他已移身斜蹤，揮手劈出一掌。

天下無敵笑了一聲道：

「好小子。」

雖然他功力參天，自覺茫茫濁世中難有敵手，但，以鐵無情那般年紀能看出他出手部位，已出乎這位老狐狸的意外，再見鐵無情不但避過他那無形的一擊，更能揮掌搶攻，僅這份身手已令他駭異了。

他略略一揮長袖，驀然推出一掌，雖然鐵無情的掌力先發，但，天下無敵的掌力却已迎頭而來，兩股力道剎那間扭轉在一起。

「砰——」

天下無敵的身子僅是略略一晃，而鐵無情却蹬蹬蹬地連着退了三步，明眼人一瞧便知，鐵無情的功力還略遜一籌，可是天下無敵的心裡却猛然往下一沉，他那後發的一掌雖說出手較慢，但却用了七成功力，雙掌交觸之下，也不過震得鐵無情略略退了三步而已，這種結果殊出此老的意外，他簡直不相信眼前的年青人能有這份功力。

他嘿地一聲道：

「不錯，不錯，你還能承受這一掌——」

鐵無情凝重的道：

「長輩果然厲害，在晚佩服——」

天下無敵大笑道：

「這才頭一招，你打我一掌，小兄弟，我當然會還你一脚，來，來，來，來，你也硬接我一掌。」

右掌在空中略略一晃，迅速的揮落下來，那掌看來那麼輕描淡寫，彷佛毫未施力一般，却不知鐵無情在對方掌勁尚未完全着體之時，已感覺它的威力，他知道自己不能閃，更不能移，那樣就顯得自己太小家子氣了，突然長吸口氣，喝道：

「來的好。」

也是右掌，緩緩的遞了出去。

趙龍豪跺脚道：

「賢姪，不能硬接——」

雲標更憂急的道：

「兄弟，快閃——」

喊歸喊，叫歸叫，鐵無情却如一座磐石般，凝立在當地如柱石樣的硬是不閃不避，那隻右手還是緩緩推出，雖然推動的勢子那麼慢，但，四週的人還是能感覺出他出掌的威力，如萬馬奔騰般的氣壯山河——

陸大臉上泛起了一抹笑意，道：

「前輩，毀了他……」

林善嘿嘿地道：

「他活不了了……」

就在他們兩人那份自信還沒消逝的當口上，兩隻手掌已在緩慢中交接在一處，洞底突然捲起一道勁風似的轟然而響，而兩個人已都在抖動……

兩掌沾在一起，誰也沒有抽回的意思，可是，兩個人的額頭上都青筋暴起，已微見汗珠……

尤愧寶哼聲道：

「不好，兩個人在拼內力……」

雲標慘聲道：

「那非要有一方死了才會罷手……」

趙龍豪大喝道：

「我要分開他們……」

他有一份愧疚之心，怎可讓自己結義大哥鐵夢秋之子如此的毀在天下無敵之手，心理一急，人已奔出，雲標已揮劍一攔，道：

「別動……」

趙龍豪大眼一瞪，道：

「你這是什麼意思？」

雲標大聲道：

「前輩，你難道要鐵兄弟當場吐血而死，憑他倆的功力，趙前輩有信心分得開他們麼？要知道這兩人的內勁已混合在一起，稍有不慎，不但你自己受傷非淺，他倆個人也會當場而死……」

趙龍豪一楞道：

「那要怎麼辦？」

雲標嘆了口氣，道：

「那就要碰運氣了，如果鐵兄還能支持下去，兩人頂多吐幾口血，如果一方太強，一方太弱，那就會死人了，至於誰死，那就難說了……」

尤愧寶聽雲標這麼一說，頓時一肚子怒火，他憤怒地道：

「你他媽的簡直在放屁，我也知道兩方非有一邊死不可，江湖上誰不知道天下無敵的功力蓋絕天下，鐵賢姪那會是他的對手，顯然，你是要看着他死……」

雲標面色一冷道：

「那也未必……」

陸大看到這副情景，心裡眞是又惊又喜，惊的是看不出鐵無情年紀輕輕，居然能和武林尊者天下無敵平分秋色，依然未分上下，喜的是眼見鐵無情已陷入絕境，如果今日鐵無情能死在天下無敵手裡，心腹之患豈不除去，他眉飛色舞的道：

「兄弟，咱們將高枕無憂了……」

林善嗯了一聲道：

「陸老哥，咱們眼下的實力，要收拾那幾個老小子應該不成問題，乘着他們只注意姓鐵的生

死問題上，嘿嘿，咱們何不叫那些殺手……」

陸大厲聲道：

「幹掉他們……」

林善冷笑道：

「難道你非等到分出勝負才下手……」

陸大嘿嘿地道：

「好。」

他向四週的黑衣漢子一揮手，那些黑衣漢子猛地向洞底中衝了過來，雲標眼角那麼略略一掠，頓時神情一變，他猛地明白陸大和林善的心意。

雲標厲聲道：

「他媽的，你們敢——」

他那柄劍在一道光影中劈了出去，此人的劍法眞如醉漢喝醉了酒一樣，怪異的胡亂揮洒，可是在揮洒間却有三個搶先攻來的漢子各挨了一劍——

趙龍豪目睹此景，怒聲道：

「兄弟，拼吧，宰幾個算幾個——」

血盟三十六友僅存的這幾位，雖然只有七八個，但都是當年的凶狠人物，雖然如今年歲已大，可是那股狠勁却絲毫不減，他們七八個人坦胸露脯的揚起雙掌，在趙龍豪的指揮下，立刻迎了上去。

頓時，殺聲震天的在洞底響了起來。

血肉和着慘叫，使這裡如人間地獄。

突然——

林善狠厲的道：

「老陸、你掩護我——」

陸大一怔道：

「幹什麼？」

林善詭秘的笑道：

「如果咱們乘此在姓鐵的身上戳上一劍，你想想，那後果會怎麼樣？嗯？」

陸大一擊掌笑道：

「好主意，姓鐵的只怕要當場而亡………」

這一着得確是夠狠毒的，任誰也不會想出這麼絕的一招，得確，以目前天下無敵和鐵無情拚較內力的情形下，雙方都受不了外來的一擊，林善的詭計太歹毒了，他面上露出一抹歹毒的笑意，道：

「兄弟，無毒不丈夫——」

隨着他的話聲，他人已飛掠而下，疾快的躍過衆人頭頂，手裡一柄長劍，照着鐵無情穿去。

雲標顫聲道：

「林善，你………」

他躍起身來，捨了眼前的敵人，飛身追去，但，在時間上差的太遠了，眼見鐵無情已是活命無望。

林善一聲大笑道：

「姓鐵的，你也有今天………」

犀利的劍刃在洞裡閃顫出條條寒光，快速而無情的利刃已隨着他那掠浮身形直射而入——

20

洞中突然閃起一道閃光，隨著那閃顫的光暈，緊接著是一道飄掠的黑影，一聲怒喝隨之而起，只見林善尚在空中的身子，已一頭往地上栽去，連手中的　刄都拋向半空，一個滿面怒容的老人冉冉而落——

孤獨老人——那個發掌的老人竟會是陸大的師父——孤獨老人，林善憤怒地自地上起來，一呆道：

「你……」

陸大高聲道：

「師父，他是自己人……」

孤獨老人面上彷彿罩上一層寒霜，他雙目裡透著一股無邊的怒意瞪著林善厲聲道：

「誰叫你下手的？」

林善惶悚的道：

「前輩，我……」

孤獨老人長吸口氣，道：

「我孤獨老人和天下無敵在武林中能被人尊爲一聲前輩，就是行事光明磊落，決不幹那種偷雞摸狗之事，姓鐵的固然是你們的仇家，却要用正當的法子博殺，像你這種手段，就是殺了那小子，我和天下無敵也不會饒了你……」

陸大苦笑道：

「師父，你怎麼幫起外人了……」

一瞪眼，孤獨老人憤怒的道：

「不成材的東西，枉我教了你半輩子，我曾經說過，我們武者鬥智鬥狠鬥奸鬥詐不玩陰，你們爲了除去眼中釘，乘別人在正當比鬥的時候下毒手，這種行徑簡直丟盡武人的臉，如果不是看在你是我徒兒的份上，我立刻就斃了你……」

陸大嚇得神色蒼白，道：

「是，師父——」

孤獨老人怒聲道：

「通通滾——」

孤獨老人這一攪和，四下全停了手，地上已死十幾個，血盟三十六友這班老兄弟全喘呼呼

地站在那裡，趙龍豪大聲道：

「武林中畢竟還有正義之人……」

孤獨老人哼地一聲，沒有說話，一移身，突然伸出雙手，一隻手抓住鐵無情的掌，另一隻手揪住天下無敵的手，大喝一聲道：

「起——」

隨著那聲大喝，鐵無情和無敵老人雙雙分了開來，鐵無情臉色蒼白，身子搖搖晃晃，雲標上前扶了他一把，道：

「兄弟，快調息。」

鐵無情雙目一垂，人已坐在地上，急忙運起功來，汗珠如豆的掉了下來，此刻，他只覺內力洶湧，但卻身心疲憊，深吸口氣，已運起功來。

無敵老人並不比他好多少，一搖身子，只覺孤獨老人的手掌心裡傳過一股熱流，他感激的望望他的老友一眼，藉著這股暖流，而換過氣來，喘道：

「好厲害的年青人……」

孤獨老人嘆口氣道：

「咱們倆是老了，看看人家小伙子，才巴掌點大，居然能和咱倆扯平，江湖是沒有我倆混的

了……」

無敵老人苦笑道：

「咱倆走……」

陸大急聲道：

「師父——」

孤獨老人瞪眼道：

「你想幹什麼？」

陸大恭聲道：

「師父，你和師叔答應替徒兒討回公道，現在，您兩位老人家只要伸伸手，就能解決了姓鐵的，師父，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

孤獨老人冷冷地道：

「你不覺得手段太卑劣……」

陸大面色一變道：

「師父，徒兒手段也許低俗了點，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江湖上爭強鬥勝本來就是不擇手段，況且，這裡的黃金已被這些朋友知道了，往後……」

黃金，這兩個令人心動的字眼果然令孤獨老人的眼睛一亮，雖然陸大跟他提過，但，畢竟他沒見過，無敵老人此刻已氣息均勻，聞言道：

「在那裡——」

陸大立刻一揮手，道：

「彭一沙人開門——」

隨著他的喝聲，一個漢子已應聲而去，他跑到左邊的石壁前，在一個旋鈕上一按，隆隆之聲頓時響了起來，偌大的一塊石壁居然開啓了一道門，一蓬耀眼的金光自那石門內透閃出來，照得每個人都睜不開眼來……

塊塊金磚堆在那門後，一排排的讓人數不清楚有多少，這些人何嘗見過這麼多的黃金，頓時間，全都楞在地上，瞪直了眼，望著那些金子，不知該說什麼？

尤愧寶伸直了舌頭道：

「我的媽呀，原來這裡才是藏寶之處……」

血盟三十六友碩果僅存的這群漢子，雖然被關在這裡，每日在煽爐溶金，卻也不知道藏金之處，竟在他們咫尺之處，個個都僵立在那裡。

天下無敵伸舌頭道：

「眞有這麼多金子……」

陸大嘿嘿地道：

「師父，看在黃金的份上……」

孤獨老人冷冷地道：

「這些金子富可敵國，陸大，你準備如何運用這些金子，要知道，這批金子雖富可敵國，但放在這裡與糞土無異，別認爲金子就能打動師父的心……」

陸大連忙道：

「師父，這批金子徒兒幾個並不想獨得，徒兒可以分給在場的自家人，但必須殺了鐵無情，誰殺了他，誰有資格分金子，我保證給的金子足夠吃五代……」

不屑的一笑，孤獨老人道：

「師父幾歲了……」

陸大先生一怔道：

「七十有九了，師父，何以突然問這問題？」

孤獨老人長嘆口氣，道：

「徒兒，你師父已近八十之人，還能活幾歲，這些金子對我又有何用，剛才，如果你說把

這些金子散給貧困之人，或去黃河濟助災民，嘿嘿，念在你還有公益之心的份上，也許我會殺了姓鐵的……」

陸大先生一呆道：

「師父，這……」

孤獨老人嘆道：

「人為財死，鳥為食亡，陸大，自現在起，是福是禍，全看你自己了，師父和天下無敵是不會管這檔子事了。」

那知天下無敵突然道：

「我要管這件事——」

孤獨老人一呆道：

「你沒弄錯吧。」

天下無敵嘿嘿地道：

「我活了這大的歲數，也沒見過這麼多的黃金，想想，別說摸了，就是看看都舒服，舉手之間，就能發大財，老頭子，這機會不多呀——」

搖搖頭，孤獨老人嘆道：

「老兄弟，貪念不可有，別臨老送了命，還是跟我回去，遨遊山水，笑談江湖事，豈不寫意……」

無敵老人嘿嘿地道：

「咱們運個七絕神君都鬥不過還談什麼寫意，老兄弟，陸大也是一片孝心，殺幾個人又算得了什麼？再說，咱們這也是替晚輩們解決一些問題……」

孤獨老人忽然仰頭一嘆，對自己這位多年老友突然變得那麼功利，似乎有些不解，他知道這位老友的牛脾氣，認定的事就不會更改，黯然的退向一邊。

天下無敵目中凶光一閃，道：

「陸大，你說這些人全都該死……」

陸大向血盟那批老兄弟看了一眼，又落在鐵無情和雲標的身上，他雙目一寒，滿面殺機的道：

「一個也不留，黑風洞的秘密只要一傳進江湖，往後就無寧日了，師叔，通通殺，別留一個……」

雲標吼道：

「媽的，你好狠——」

他的劍已揚了起來，一溜劍影在空中閃過，照著陸大劈去，天下無敵突然一移身，嘿地一聲道：

「你先死。」

一拳過去，如雲空裡的閃電，轟地一聲，將雲標給擊得滿嘴鮮血，結結實實的硬挨了一拳，天下無敵拳法怪異，居然連雲標那麼靈快的身手都躲避不過。

雲標吼道：

「我跟你拼了。」

他雖然受傷很重，依然踉蹌的爬起來，斜馭長劍，準備給予對方致命的一擊，趙龍豪和尤愧寶知道，已到了全部兄弟的生死關頭，雖然天下無敵是他們平生僅見的強大之敵，可是他們寧可戰死，絕不弱了血盟之名。

趙龍豪吼道：

「兄弟，拼了。」

七八道人影已如旋風般的圍向天下無敵，血盟三十六友個個都有一身不俗的功夫，合七八人之力，那威勢也夠驚人的，只見掌風霍霍地迸天裂地似的猛砸向天下無敵。

天下無敵嘿嘿他大笑道：

「痛快——」

那兩個字在他舌尖上略略一打轉，已有兩位兄弟給他劈倒在地上，此人功力太深了，雖然已拼鬥了一場內力，眨眼間已恢復了七成，舉手間，依然是那麼渾厚。

尤、寶目中含淚叫道：

「桑哥，蘇九弟，你們要挺下去……」

他的吼聲也不過剛剛消逝，兄弟們又躺下了兩個，憑七八人之力居然連人家的邊都沒摸著，便死了四個，現在只剩下趙龍豪，尤愧寶和一個呂桐三個了，趙龍豪目眥欲裂，厲聲道：

「兄弟，我先走了……」

他不再閃避天下無敵的攻勢，雙拳如雷般的擊出，居然是種不顧生死的打法，尤愧寶隨後跟上，那個呂桐乾脆全身撲向天下無敵，三個人全不要命了……

天下無敵大笑道：

「去吧。」

他的拳影眞快，一拳將呂桐擊向半空，一掌又按了尤愧寶的頭一下，而那隻打了呂桐一拳的手又抽回來搗向趙龍豪的心口窩上，憑他們三個人連對方的衣角還沒沾上，呂桐已口吐鮮血，尤愧寶更是悶哼了一聲，再也沒有動靜，顯然是已斃命了。

那無影的一拳眼看又要落在趙龍豪的心窩上，憑趙龍豪現在的勢子，萬萬無法閃避開這致命的一拳，那知就在這一瞬間——

一縷耀眼的劍影閃了過來。

那迅烈的一劍，來的玄妙而快速，天下無敵的手掌疾速的往後縮回，但，那快利的寒劍在他的掌緣剛縮的刹那，倏地暴長三分，哇地一聲，一隻血掌隨著這聲慘叫而拋向半空，天下無敵已頹然的坐在地上。

他厲聲道：

「你砍了我的手……」

鐵無情的臉色雖然蒼白，可是却精神奕奕，雙目烱烱有神，他看了死去的那些父執輩，心裡有若彼鞭子抽搐一樣難過，趙龍豪可說是死裡逃生，驚魂甫定的瞪著眼睛，茫茫的望著尤愧寶和其餘兄弟的屍體，一行淚水泊泊流下，鐵無情拍拍他，黯然的道：

「趙叔，別難過——」

趙叔面上奇冷奇寒，黃澀澀的那張臉讓人看不出他心底裡到底有多痛苦，可是却能讓人感覺出他的悲痛如針錐入心坎一樣，他斃在心裡而不能發洩出來，那才是眞正的痛苦，鐵無情難過的在他身邊大叫道：

「趙叔，哭出來——」

哇地一聲，趙龍豪眞的哭了起來，那麼大的個兒，那麼一把年歲，如孩童般的放聲痛哭，看的令人難過，令人鼻酸……

他顫聲道：

「都死了，我活著還有什麼意思。」

堅定有力的哼了一聲，鐵無情道：

「趙叔，你不能死，咱們還要報仇……」

茫然的望著鐵無情，趙龍豪自言自語的道：

「報仇……」

鐵無情瞪了陸大和林善一眼，道：

「當然要報仇，不然太沒天理了。」

趙龍豪霍地跳起來大吼道：

「對，我要替兄弟報仇……」

孤獨老人已替天下無敵止了血，並上了藥，天下無敵雖然斷了一手，那股凶性却絲毫未減，狠狠地道：

「天下有誰能砍了我的手，連七絕神君都傷不了我，你這小子，居然敢砍了我的手掌，我非宰了你不可，——」

鐵無情斜馭長劍，道：

「你已沒有能力了，兩隻手都打不過我，何況是一隻手，老東西，省了吧，留條命還能多活幾年——」

天下無敵厲聲道：

「看著吧，我不會那麼快死……」

他忽然長吸口氣，腹部倏然隆隆鼓起，像個氣球一樣，如鼓帳般的向外吐出來，孤獨老人神色一變道：

「你幹什麼？」

天下無敵嘿嘿地道：

「血功……」

孤獨老人大悚道：

「老兄，千萬施不得，那是要命的……」

天下無敵厲聲道：

「顧不了那麼多了，我栽不起這跟斛——」

僅這幾句話間，他的臉已如熟透了的蕃茄一樣，紅的可怕，而兩隻眼睛更是如銅鈴般的睜得老大，誰也不知道他在施展何種功夫，唯有孤獨老人却擔心的滿面憂悒，一直守候在天下無敵身旁。

鐵無情凝重的道：

「真想不到你連血功都練成了。」

天下無敵一楞道：

「你知道這門功夫……」

點點頭，鐵無情道：

「聚散血功，灑血殺人，老前輩，那功夫會要命」

天下無敵呸地一聲道：

「我就是要你的命——」

猛然間，一聲大吼，天下無敵的嘴忽然一張，一蓬血雨如噴灑的雨珠，向鐵無情全身罩了下來，鐵無情在血幕之下，也是一聲大喝，王者之劍已如穿雲之箭的投射而去，在擲劍的剎那，雙掌已疾揮而去，渾厚的掌勁將那射來的血珠擊散——。

只聽叮叮一聲，地上已現出班班血點，每個血滴都深陷在石地裡，可見天下無敵的血功是何等淩厲——

但，天下無敵的血功散完了，他的胸口却插了那柄王者之劍，他半睜著雙目，斜躺在孤獨老人的懷裡。

孤獨老人傷感的道：

「去吧，早晚都要走這條路。」

他合上他的眼睛，抱在懷裡，蹣跚的往洞外行去，一眼看見陸大和林善已退向洞口，怒道

「你滿意了……」

陸大畏縮的道：

「我……」

林善却嘿地一聲道：

「老陸，你還在乎什麼？黑風洞是咱們兄弟所有財產的藏處，知道了秘密的人有誰能讓他活下去，雖然他是你師父，也不能例外，全部死在這裡……」

孤獨老人瞪眼道：

「你說什麼？」

林善的身影往外一閃，嘿嘿地道：

「告訴你老東西，爲了永遠保有這批黃金，凡進黑風洞的人沒有一個能活著出去，陸大早已埋了火藥，只要點燃引信，這個洞就會封死……」

孤獨老人心弦一震，道：

「陸大，眞的嗎？」

陸大苦笑道：

「師父，我很抱歉，這是沒有辦法的事，誰讓你們知道太多的秘密，保守秘密的最好辦法就是封了每個人的嘴，師父，恕徒兒不孝，徒兒也是身不由己……」

憤怒的哼了一聲，孤獨老人怒道：

「畜牲，你這畜牲……」

他移身躍向洞口，却見林善的手裡已拿著一隻火把，他一揚手中火炬，大聲道：

「誰敢來，老子點火藥了。」

洞裡所有的人都被林善的舉動震楞了，黑風洞洞口已埋了火藥，如果他眞的點了引信，洞裡的人都會葬身於此，誰也跑不出去，陸大和林善的心腸眞狠眞毒，居然連自己的恩師都不放

過。

雲標吼道：

「他媽的，我沒見過這麼沒心肝的東西……」

鐵無情雙目一寒道：

「咱們衝出去。」

此刻在洞底的人，除了鐵無情這夥人外，還有很多陸大和林善的手下，他們拼死拼活的和對手撲殺，結果自家的主子卻連他們也放不過，聞言之下，紛紛奪路往洞外衝去。

突然，陸大吼道：

「點火——」

一蓬火光隨著林善的火炬子而燃起，洞口剎時煙霧彌漫，陸大和林善已在洞口消逝，只聽見兩人的狠毒笑聲，歷久不絕。

轟然一聲——

那震天巨響如天崩地裂，沙石飛揚，地石碎落，那巨大的洞口，頓時被一道石塊堵了起來，驚得那些猴子瘋狂的吱吱而叫，而洞裡的人更是慘聲欲絕。

數十條人命就隨著那封閉的入口而毀滅，難道鐵無情的江湖生涯真會這樣草草結束，鐵鷹殺手的組合在大阿哥的陷入絕境之後又會是怎樣一個局面。

21

轟然聲中，黑風洞的洞口就在這聲巨響中封閉了，碎屑裂石隨着那聲巨響而飛揚在整個洞底，孤獨老人身子已騰空射起，抱着無敵老人的屍體，沉喝道：

「速退——」

煙霧和碎石塊自洞口迸落下來，站在近處的那些漢子紛紛往後躍退，雲標連着呵嗽起來，大叫道：

「沒有空氣會蹩死我們……！」

鐵無情冷靜的道：

「這洞的腹地很廣，一時半戴還不會沒有空氣，各位如果想要活命，大夥不妨看看有沒有別的出路！」

這話還眞靈光，誰不想活命，誰又想死的不明不白，數十條漢子此刻已不分敵友，各自散去，在洞底各處找尋可能出去的地方，但，此洞深有數丈，寬有半里，一時間，他們還眞找不到任何可出去的地方。

趙龍豪嘆了口氣，道：

「賢姪！別找了，生死有命，富貴在天，想想看，這麼多老兄弟跟着盟主大哥！沒有鬥死，臨晚却死在這裡，人生眞是變化無常！」

點點頭，鐵無情苦澀的道：

「趙叔！別想太多了，咱們總要活下去，陸大和林善是禽獸、是畜牲，這種人如果讓他們逍遙下去，會有天理麼？趙叔！拿下他們的頭，祭這些死去的叔伯！」

趙龍豪雙目一亮，道：

「是要報仇！」

鐵無情拍拍趙龍豪的肩頭道：

「那好！咱們想辦法出去，在還沒完全絕望之前，我們決不放棄希望，趙叔！振作點，我相信咱們一定能找到出口！」

他仔細的在洞底搜索，只見四處石壁陡峭，那有可通之路，要想離開這裡，唯有再從出口處出去，但，出口已被巨石封閉，如何打開才是最傷腦筋的事情。

突然，他發現石壁上有幾隻猴子在那裡搔癢抓蚤子，剛才拚鬥之時那些猴子俱已吓得逃了出去，此時何以會又鑽了進來，他楞楞地道：

「牠們如何進來的……？」

雲標吸了口氣，道：

「有通風處！」

要知這個巨洞的洞口一封，必然是空氣稀薄，誰知這裡有近三十多人，却沒有發生窒息的現象，顯然這裡一定有通風之處，而那些猴子來去自如，如無出路，牠們何以會進進出出？

突然，趙龍豪驚道：

「霹靂童子！」

鐵柵後，霹靂童子早已失了踪影，除了那個煉溶黃金的大爐尚有洶洶之火外，那童子早已不知去向，趙龍豪久被關在那個大洞裡，怎麽也尋思不出霹靂童子能躲在那裡？難道鐵柵後的洞中有通路………。

陡地，那個存放金塊的洞門砰地一聲一聲大響，石門猛然的垂落下來，將那道門又堵死了，緊接着是一陣天旋地搖，恍如世界末日般的震動起來，壁上石塊滑落、石屑頓時飛濺，已有幾個漢子被墜落的石塊擊斃，人人自危的尋找藏身之處。

孤獨老人神色一變，道：

「地震！」

緊接着轟地一聲，火光頓時自地上冒了出來，天崩地裂般的整個石洞都在一片滾石中飛濺，慘聲隨之而起，偌大的石洞立刻變成人間慘景，那些武功較差或閃避不及的漢子，全都葬身在石塊之中。

趙龍豪拉開鐵柵喝道：

「進來！」

雲標和鐵無情閃身投入，孤獨老人懷裡的天下無敵始終未曾放下，進了這個洞後，臉上已有數處被石塊砸傷，他傷心的掉下了淚，嘆道：

「我活了大半輩子，想不到却要葬身此處！」

僅這一刹那，那洞底已被巨石埋沒，三十幾條漢子居然全被活活壓死，趙龍豪在這個小石室裡轉了半天，就是沒看見霹靂童子的踪影，他詫異的道：

「他會飛上天去？」

這石穴中除了那個火爐之外，就是被溶的金子，此刻金子已凝成一大塊圓形金塊，尚熱騰騰的放在大鐵鍋裡，陸大諸人爲了不讓這些金子讓人隨意搬走，所以才想出這麽一個辦法，要將所有金子溶在一起，雖然有人混進來，一時間也無法搬動那麽多的金子，所以在這裡建了爐，將三十六友兄弟關在這裡替他們工作，其用心可也良苦，但在此刻，這些金子無異與糞土一樣，在這

些人眼裡一文不值，如何能尋個出路才是他們迫切需要的。

雲標溜了一眼，道：

「霹靂童子難道會縮地功夫，他必定有路可走！」

他遍尋不着出處，氣的在地上一踩脚，咚地一聲，那聲音絕非石地之音，一楞之下，立刻又踩了兩脚，咚咚二聲，雲標一劍刺去，頓時火花四射，只見一塊鐵板覆在地上，趙龍豪沉聲道：

「掀開！」

一個地道的入口已呈露出來，雲標嘿地一聲道：

「那小子原來是從這裡跑掉的……」

這條地道很長，雖然略呈潮濕，却很乾爽，當他們快近盡頭之時，眼前忽然一亮，隨着一片翠綠青葱之色，原來這條秘道居然通往一座山谷，趙龍豪幾乎要扼腕頓足，他和這班老兄弟被困洞中有一年之久，居然從沒發現此一通路，豈非是命中註定死生分離。

但當大夥剛觸及那股清新空氣，那股青草氣息，孤獨老人和鐵無情已是面現濃重之色，鐵無情雙目一寒，道：

「朋友！出來吧！」

隨着他的沉喝，只見那濃密的山林裡響起一聲夜梟般的長笑，這聲長笑又冷又厲，震得每人

——中集完請看下集——